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康拉德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朱炯强 编选

康拉德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康拉德精选集

朱炯强 编选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6 插页 345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ISBN7—5329—1595—6

I·1374 定价 19.00 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选者序一

康拉德——英国文坛上的奇才

朱炯强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这位英语文学中杰出的作家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非同凡响的奇才。

康拉德的全名是约瑟夫·特奥多罗·康拉德·克尔泽尼奥夫斯基，1857年12月3日出生于波兰南部的别尔吉切夫的一户贵族之家。当时的波兰，深受沙皇俄国的高压统治之苦，民族矛盾激烈；而他的父母亲又是激进的爱国主义者，致力于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他父亲阿波罗·克尔泽尼奥夫斯基是饮誉波兰的诗人和翻译家，遭到的政治迫害更非寻常。康拉德四岁时，他的父亲被沙俄政府逮捕，随即被流放到沙俄北部的沃洛格达，他母亲携子随行，终因难敌当地恶劣的气候和凄苦的环境，1865年在悲愤中去世；而他父亲也因重病缠身，获准返回波兰，但不久也就含恨离世了。十一岁的孤儿由他外祖母和舅父鲍勃罗斯基抚养、监护，接受学校和家庭教师对他的教育。

1866年康拉德去他舅父家时，在敖德萨首次见到大海。时而汹涌咆哮，时而宁静如镜的海洋令他浮想联翩，流连忘返，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奔向大海的思潮。1874年，

康拉德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背井离乡，告别波兰，只身去了法国的马赛港，在一艘法国商船上当学徒，开始了他近二十年的航海生涯。

1878年，二十一岁的康拉德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当时他掌握的英语单词不足六个，还不会讲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在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他苦苦学习英语，开始在英国商船上当水手，逐步从三副（1880年）、二副（1881年），直到当上大副（1883年）。1886年8月，他加入英国国籍，同年11月通过考试，获得船长资格证书，使他驰骋海上如虎添翼。康拉德是在学习讲英语的同时学习写作的。1889年，他辞去“奥塔戈号”船长的职务后，在伦敦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此书1895年问世后的下一年，他与一名英国妇女杰西·乔治结为伉俪。二年后他告别海上生涯，定居英国，创作了大量的传世之作，于1924年8月3日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去世，终年六十七岁。

康拉德一生坎坷，大部分时间是在颠沛流离、心情忧郁中度过的，从陆地到海洋，从濒临北极的冰封小镇到烈日炎炎的赤道地带，他的足迹遍及五大洲。这种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和艰辛遭遇为他提供了不寻常的创作素材。

康拉德的一生是充满了矛盾和变化的一生。

他热爱祖国波兰，却不得不选择英国定居，成为它的公民。他出生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贵族之家，他的孩提时代却是在冰天雪地的流放地熬过的。接着，父母先后去世，十一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心灵和肉体上的折磨和伤痛，既萌发了康拉德对世事朦胧的怨愤和疑虑，也形成了他多愁善感和郁郁寡欢的性格，并对他在审视素材时的取舍和编织这些素材时所折射出的色泽和感染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他爱好法国文学，却选中了英国语言，作为他的写作工具。康拉德在波兰生活了十六个春秋，辛酸的童年无疑是他背井离乡的最大原因，而在他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师的教育中，法语是他的第二语言。波兰文化与法国文化有着许多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深受民族压迫之苦的波兰知识分子把响彻《马赛曲》的法国看成他们理想的圣地，康拉德也不例外。康拉德还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从他的书信上看出，他对巴尔扎克、莫泊桑和福楼拜等法国作家推崇备至，在创作风格上更是与福楼拜非常相似，这不能不说他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但他却选择英语作为他创作的语言。

康拉德热爱海洋，热爱冒险，但最终还是定居英国，过着与海上生活截然不同、较有秩序的陆上生活。如果说航海生涯中充满惊险和浪漫，那么，陆上的生活却是较为平稳、相当现实的了。

康拉德是二十一岁时才踏上英国国土、学习英语的，从一个不会完整地讲一句英语句子的异国水手，到熟练地用英语创作，最终成为英国的一位语言大师，创作和发表十四部长篇小说、七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二十七个中短篇故事）、三部戏剧和为数众多的散文，以及许多饱含哲理、闪耀思想光辉的书信，这不能不说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

1866年他在敖德萨首次见到大海，对海洋产生了无限的眷恋和向往，因此，他选择法国作为他奔向大海的驿站是顺理成章的；但与祖国、家庭乃至母语关系的决裂在他心灵深处留下永恒的烙印。就这样，背井离乡、浪迹天涯、孤独忧郁的游子形象频频闪现在他小说之中，构成了康拉德作品的一个基本特征；而背离故国家园的负疚之心也时时显露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评论家艾伦·瓦特认为，康拉德的小说满怀乡愁、颂扬

乡情，充满坚韧不拔、不辱责职的自我牺牲精神，平添了作品的一种英雄主义色彩。

康拉德的一生，从文化范畴看，和当时的四大文化氛围紧密相连，它们是斯拉夫语系的波兰和俄国、拉丁语系的法国、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和作为殖民地各民族文化的亚非地区。波兰培养了他的爱国情怀；而沙皇俄国的统治使他饱尝了苦难和辛酸；绚丽多彩的法国文化激发了他的文学爱好；英国让他开阔眼界，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为他准备了写作的语言；而处于殖民地的亚非地区的生活和见闻却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康拉德一生中经历的矛盾和变化无一不是与这四大文化氛围休戚相关的，或者说，这种多元化的文化现象宛如四条无形的源流，在康拉德一生中既互相融汇、互相揉合，又互相冲撞、互相影响、互相辉映。这对康拉德的创作思想的形成和艺术手法的展现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作品的特色和魅力。

归纳康拉德作品的背景，可以说是：陆地—海洋；而从深层次来剖析这一背景，结论是：原始—文明。原始和文明的对立、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在康拉德作品中呈现得最为鲜明。然而，在描写这类对立和冲突时，重心往往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事件在人物内心世界上的反映。因此，阅读康拉德的作品，必须聚焦于人物及其精神世界，因为康拉德通过人物的言行、人物的经历和感受来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以至他们的品质和潜能。这就不同于稍早于他的另一位英国作家史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尤其是海洋小说），在后者的作品中，故事和情节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

康拉德的创作年代正处于英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交汇口，一而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继续向前，而另一面却是

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军突起。这两股文学潮流无疑都影响着他、吸引着他，而他以其风格独特的作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更接近于亨利·詹姆斯、乔伊斯、沃尔夫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风格，这可能是詹姆斯极力推崇康拉德小说的重要原因。

对于康拉德的小说，通常有二种分法：一种是根据故事的内容或情节划分为海洋小说、丛林小说、政治小说，另一种则根据故事的背景分为以海洋为背景的小说、以欧洲为背景的小说、以亚洲非洲殖民地地区为背景的小说。对于这类划分，康拉德颇不以为然。他曾说过：“我常被人误解，被称为海洋作家、赤道作家、浪漫主义作家，还有现实主义作家等等。实际上，我所关心的完全是要给予事物、事件和人物的‘理想’价值，如此而已。”

康拉德作品之所以伟大，除了他的丰富阅历以外，关键在于康拉德具有超凡的想像力和深邃的洞察力，在于他对理想的追求和博大的胸怀，在于他运用语言、编织素材的天赋。他的作品广泛地探索了自然和人生，写景则栩栩如生，抒情则丝丝入扣，幽默讽刺则挥洒自如，象征比比皆是。每读他的一部作品，不论是写海洋的、写丛林的，或写社会的，都让人感受到又经历了一番人生之路。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康拉德非常重视象征手法的运用和作品中象征的作用。他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学创作都是象征的，只有通过象征，才能让读者从中获得感染、奥秘和美感，了解事物的复杂性。”从海洋、风暴到丛林、茅舍，乃至于一件生活用品，都可以成为他笔下传达寓意的象征。当然，他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并不常见于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刻意反映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意识活动，从而揭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真实和真谛。

因此，作品的分类对康拉德来说并不一定显得特别重要，基于这一原因，对本书所选的六部代表性的小说，我们不冠于“海洋”或“丛林”，而是以作品发表的先后排列，只求反映出康拉德的创作特色。这六部（篇）小说分别是：《文明路上先锋站》（1898）、《黑暗的心》（1902）、《青春》（1902）、《走投无路》（1902）、《秘密分享者》（1912）、《阴暗线》（1917）。下面对这六部小说作一简要的介绍。

《文明路上先锋站》按照康拉德自己的说法，是他1890年非洲之行的“战利品”。故事情节是围绕在非洲的一个殖民贸易站里的两个“文明使者”展开的。在一次争吵中，站长凯亦兹杀死了他的部下和伙伴卡利尔，后又自杀。这篇小说历来被当作《黑暗的心》的脚注，气势当然不及后者，但短小精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殖民主义的犀利讽刺。悲剧性的情节描写，喜剧式的人物刻画以及题目本身都具有深刻的讽喻。

《黑暗的心》是公认的康拉德的一部代表作。故事的叙述者和主角马洛，沿着刚果河，向着反复耳闻但未曾谋面的目标——库尔兹前进。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他终于见到了库尔兹。但此时的库尔兹已奄奄一息，不久就死去了，死时连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黑暗的心》绝不是一部简单的历险记，它涉及到政治、道德、宗教、心理、社会秩序以及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等诸多范畴，无一不发人深思。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价值结论；而其中的象征意义历来成为评论的焦点，极受推崇。

《青春》是一篇“小说化了的自传”，被康拉德同时代的著名评论家爱德华·加纳特誉为“现代英国的海洋史诗”。故事是依据1881年康拉德在“巴勒斯坦号”当二副时远航东方的一次不平凡经历写成的。古老的帆船自燃焚烧，在烈焰腾空、狂

涛恶浪的大自然威力面前，船员们斗志昂扬，意志坚强，与灾难进行了殊死搏斗。这部小说的描写惊心动魄，气势磅礴，激动人心，不愧是一曲青春的赞歌，歌颂了青春的活力，歌颂了人的勇敢、机智和活力。

《走投无路》中的主人公是惠利船长，他双目失明后，在舵手的帮助下继续指挥航行。但有一个卑鄙的船员在罗盘旁放了一件装有铁块的上衣，导致机械失灵，轮船触礁。船长忠于职守，拒绝逃生，与沉船同归于尽。该篇在人物塑造方面显示出康拉德特有的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秘密分享者》塑造了另一个船长——“我”。“我”新任船长，对自己信心不足。但是，通过一次表面上似乎违法也违德的事件——隐匿并放走因救船（另一艘船）而杀人的逃亡者莱格特，“我”树立了自信。这篇小说在气势上虽不及《黑暗的心》那样磅礴，但深沉的内心刻划以及“另一个自我”的象征意义，引起评论界的高度重视。

《阴暗线》是一篇自传体小说，它与《秘密分享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年轻的船长“我”首次独当一面指挥航行，船上笼罩在一种神秘阴暗的色彩和气氛之中，仿佛是前船长的阴魂不散，仍在船上徘徊，但最终还是超越了“阴暗线”。实际上“阴暗线”是指前船长葬身的北纬八度二十分的死亡之线。这一点更成了评论家眼中具有多层次象征意义的一个界线。《阴暗线》是康拉德的最佳小说之一。

康拉德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奇才，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作家，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康拉德研究也成了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香港大学英文系系主任道格拉斯·克尔博士是一位潜心研究康拉

德的著名学者，此次选编过程中，我们通力合作，对篇目的选定反复推敲，分别写了序言和前言。英国的康拉德—乔伊斯学会知道我们选编这本书时，也向我们和山东文艺出版社表示了感谢之情。同时，我也要感谢香港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漪涟博士，她在选编此书的过程中，自始至终，给予我们热情洋溢的鼓励和支持。最后，我也要感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柳鸣九先生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本书列入这套名家精品的系列丛书，使之得以及早问世。愿这本书在我国康拉德研究上起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由于我们对康拉德的研究还刚起步，不当之处，还请专家和读者教正。

编选者序二

康拉德及其作品

道格拉斯·克尔著

姜 剑译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是最杰出的英语作家之一，然而他并非英国人，英语不是他的母语而是第二或者第三语言。他曾生活在波兰、俄国、法国、英国，并曾长年在海上航行，但似乎可以说，他在任何地方都始终没有完全回到家的感觉。他的作品不仅是这种复杂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隐喻。康拉德所塑造的大多数人物都发现自己身处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和其他几位现代派作家一样，如詹姆斯、艾略特、庞德和乔伊斯，康拉德也是一位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他乡异客，他的作品也常常表达了一种流离和飘泊之感，有时则是一种兴奋和发现之感，这正是那些将这个世界看作是异国他乡的人们才会拥有的感受。

1857年，约瑟夫·康拉德生于乌克兰，那时乌克兰是波兰的一部分，还处在俄罗斯的统治之下。康拉德的家庭属于拥有土地的贵族，施洗礼时他被命名为约瑟夫·特奥多罗·克尔泽尼奥夫斯基。康拉德的父母都是热忱的波兰爱国者，并献身于解放波兰的事业。康拉德的父亲阿波罗·克尔泽尼奥夫斯基是一位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在波兰享有很高的声誉。康拉德四岁

时，父亲由于参加地下民族主义活动而被捕，全家被流放到俄罗斯北部的沃洛格达。由于沃洛格达恶劣的气候，康拉德的母亲不久就去世了，到了1869年，他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成为孤儿的康拉德被送到舅父撒迪厄斯·鲍勃罗斯基那儿，由他抚养、监护。十六岁时，康拉德离开波兰去法国，决心开始他的航海事业。从他早期的经历中有可能发现他后来作品中一些重要主题的根源，即放逐、迁移，理想主义的必要性和代价，忠诚与背叛、冒险与责任。

康拉德的家人反对他从事航海，他们认为一个波兰人不应该离弃他的祖国，那种普通船员的生活对于一位绅士是不适合的。尽管如此，康拉德从小就已下定决心去海上。1874年，他到达马赛，开始在法国船上学做海员，这段时间对年轻的康拉德来说是一段具有冒险色彩的生活，在他后来的自传体式的作品中，他似乎并不情愿道出这段海员生活的全部事实，很有可能那时他卷入了走私活动，也许是走私枪支的活动。他一度是个毫无节制的赌徒，多亏他那可怜的舅父赠给他的大约三千法郎，使他摆脱了大堆的债务。他一生中遭受着生活一次又一次的打击，1878年，也曾试图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后来他总声称他是在一次决斗中受的伤。

同年，康拉德加入了英国商业船队，而那时他会说的英语单词不到六个（他后来才开始学会写作），他以后的大部分航海生涯都是在英国的船上度过的。第一次亚洲的航行为他早期的小说《青春》提供了背景和许多素材。这期间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势力和商业活动都达到了顶峰。康拉德这时随船到过欧洲、北美、南美、非洲、澳大利亚的一些港口，特别是亚洲的许多港口。他最早的小说发生在我们现在所称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海岸和岛屿上，那时几乎整个亚洲都受到

欧洲殖民和商业势力的控制，这些势力包括英国、葡萄牙、法国和荷兰。1886年，康拉德成为船上的官员，并当上了船长，同年他成为英国公民。1888年，在一艘名为“奥塔戈”的帆船上，他完成了第一次作为船长的航行任务。大约三十年后当他开始创作小说《阴暗线》时，第一次做船长的那段航行经历仍记忆犹新。1889年他开始写第一部小说，即后来的《阿尔迈耶的愚蠢》。1890年，他在一艘航行中非刚果河的汽船上担任船长，当时那里由比利时的殖民势力控制。康拉德在亚洲时已有很多机会领略到殖民主义的行径，但在刚果面对欧洲人的贪婪掠夺，他深感震惊和厌恶。欧洲人的这种臭名昭著的掠夺，在欧洲也竟成为一大丑闻。“死亡与交易的快乐舞蹈”成为小说《黑暗的心》的主题，大多数人认为这部作品是他最为成功的著作，这一作品他自称是他从非洲生活中带回来的另一部分“战利品”。这一主题同样也反映在他稍早一些的小说《文明路上先锋站》中。

航海事业是永不平静的。这一特点可以从康拉德的许多小说人物中体现出来。康拉德到过许多地方，而且从不长时间地停留在一条船上，后来小说中他的大部分故事情节和背景都是从海员生涯的所见所闻中取得的。因此他的朋友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非常羡慕他拥有如此丰富的经历运用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当然并不是大多数海员都会成为小说家的。康拉德的作品能够得到人们的欣赏和青睐，并不仅仅因为他收集了在异国他乡发生的趣闻轶事，而是由于他具有想像力、同情心和自己的风格。

在刚果，康拉德不幸染上了疟疾，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次身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紊乱，这意味着作为海员的生涯即将结束。《阿尔迈耶的愚蠢》发表的（这部小说以约瑟夫·康拉德之

名发表)的那年,康拉德结婚,随后又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小说《海岛浪子》。1897年,《水仙号的黑水手》发表,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所偏爱的一部作品。在英国南部,康拉德住了下来,开始从事职业创作。起先这种生活总有些不稳定,尽管他的作品得到了批评界的好评,可作品销量并不如人意。和其他现代派作家一样,康拉德对创作总是一丝不苟,他时常感觉到写作过程的艰难,每完成一部作品常常令他心力交瘁。这时的朋友兼合作者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一位当之无愧的著名小说家,给予他很大帮助,是他常常将康拉德从自我怀疑和写作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这时,康拉德开始与许多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交往,如詹姆斯、吉卜林、威尔斯、斯蒂芬·克伦及哲学家伯特兰·罗素。20世纪早期,康拉德创作了一系列小说,然而每部作品都是在焦躁和艰难中完成的,同时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这些作品包括《吉姆爷》(1900)、《诺斯特罗摩》(1904)、《特务》(1907)、《在西方的注视下》(1911)、《机遇》(1913)和《胜利》(1915)。《阴暗线》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康拉德最优秀的一部作品。1924年,康拉德逝世,被安葬在离大海不远的坎特伯雷。

康拉德小说中只有《特务》这一部小说的背景设在英格兰。通常他对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小说的惯常主题,如家庭生活、财产与继承、爱情与婚姻,描述不多,实际上典型的康拉德小说将它的主人公从熟悉而又安全的环境中拉出来,抛置在某个偏远而又隔绝的地方(如在陆地或海洋),要么就是处在一种陌生或极度的困境中,这种处境对于个人的性格和文化价值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早期的小说《青春》,晚期的《阴暗线》都表现了勇气、坚忍和合作精神在自然因素挑战下的胜利。但康拉德的小说大多体现了个人和思想的软弱、失败和腐化,这

就反映了他扎根于心底的怀疑论——“人是令人惊诧的”，小说《吉姆爷》中的一个人物这样说，“但并不杰出”，——正如同时代的托马斯·哈代所认为的那样，康拉德也赞同后浪漫主义的历史悲观论。康拉德是欧洲帝国主义时代中伟大的编年史作家之一，也是伟大的批评家之一。他的作品中蕴含着政治特点，这与同时代的另一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不同，他对于殖民官员（包括政府或军队的）的生活着墨不多。通常情况下，他作品中的人物是旅行者、商人，他们从事着帝国的贸易。康拉德小说中的世界具有典型的男子汉的特征，男人们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在异国他乡遭遇到恶劣的条件并面临陌生的文化。

康拉德的作品可算是处于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字路口，退后，是十九世纪小说的现实主义伟大传统；向前，则是如乔伊斯和弗吉尼亚·沃尔夫等现代派作家所实践的讽刺和实验性的结构，而这些都是现代派作家不相信模拟现实主义所描述的假定理论。特别是，康拉德的小说频繁地削弱作品本身叙述者的力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黑暗的心》中的马洛，他常常哀叹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以使听众相信他的经历。“我们孤零零地生活着，正如我们孤零零地做梦一样，”马洛这样说道。康拉德被认为是语言上的印象派，尽管他拥有特殊的天赋，能够使描写的形象生动、丰富多彩，但有时他还是会因语言晦涩难懂遭到指责。然而，康拉德和许多现代作家一样，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令人困惑的，讲述一个故事、交流一种涵义都是困难的，这种语言交流的困难性是他重新提出的话题之一。他在1897年写的一篇序言中，向读者解释了作家的任务应是什么：“我所竭力要完成的任务是利用文字的力量，使你们听到、感觉到，更重要的是使你们看到。”

黑暗的心

章汝雯译

—

巡航小艇“奈莉号”稍微一晃便抛下铁锚，连帆都没颤动一下就停稳了。潮水已经涨平，风也几乎平息，既然定下要开往河的下游，那唯一可做的就是停泊下来等待回潮。

泰晤士河的入海处在我们面前展开，就像是漫漫水路的开端。远处水面海天相连，融为一体。在这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随潮漂来的大驳船上褐色的风帆衬托在一簇簇尖尖矗起的红帆中，青漆漆过的斜杠闪着亮光。低低的海岸上笼罩着一层烟雾，那海岸平坦地伸向大海，消失在水中。格雷夫森特上空一片黑暗。再往远处似乎浓缩成一层悲怆的朦胧，一动不动地覆盖着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公司经理是我们的船长，也是我们的老板。他站在船头，面朝大海，我们四人深情地望着他的背影，此情此景比这条河上的任何东西都更充满海洋情调。他看上去像个导航员，对海员们来说导航员就是安全可靠的化身。但他的工作竟然不在那波光闪闪的海湾，而是在他背后那层黑压压的朦胧中，这令我们很难理解。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是大海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它不仅

能使我们在长期的分离中心连着心，还使我们能容忍彼此的信口开河，甚至是自以为是。律师是我们当中最好的老伙计，由于他年长德高，享受着甲板上唯一的一个靠垫，躺在仅有的地毯上。会计已经拿出了一副西洋骨牌，很有技巧地玩着。马洛盘腿坐在船尾，背靠着后桅。他脸颊深陷，脸色发黄，背脊挺直，活像一个苦行僧；两臂下垂，手心向外，又像个菩萨。锚已停稳，船长很满意，所以朝船尾走来坐在我们中间。我们懒洋洋地聊了几句，此后艇上便一片沉静。不知为什么我们并没玩牌，而是若有所思，什么都不想干，只是静静地瞪眼看着。夜幕即将降临，周围是那么地静谧、那么地美丽。水面平静地泛着波光，天空一片洁净，安详而又辽阔。伊塞克斯沼泽地上的那层雾就像透明闪光的薄纱，从丛林高地上垂下，把低低的海岸藏在了自己透明的皱褶里。只有西边笼罩着上游的那层朦胧此刻变得更为沉重，好像是落日的临近激怒它似的。

终于，沿着一条曲线，太阳在不知不觉中沉得很低，从泛着光的白色转为无光无热的暗红色，似乎要被笼罩着芸芸众生的那层朦胧吞噬，马上就要消失似的。顷刻间海面上出现了变化，宁静中减少了光辉，而变得更为深沉。这条宽阔古老的河流在白日将尽时平静地流淌着，它世代代为两岸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现在这条通向天涯海角的水上通道庄严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观赏这条古老的河流不是凭着短暂的白日所射出的鲜艳光辉，因为它出现后就一去不复返，而是靠一种永久的记忆所发出的庄严之光。的确，对一个崇敬、热爱大海并以海为生的人来说，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关于泰晤士河下游的思古之情。海水永无休止地流淌着，满载着对人和船的记忆。正是这条古老的河流，它或把人和船载回家里去休息或是送到海上战场。这个国家引以为豪的人，从弗郎西斯·德莱克爵士到约翰·

富兰克林爵士，它都认识而且为他们服务过。他们都是骑士，不管有无骑士的封号，他们都是海上伟大的游侠。它曾运载过有着夜明珠般名字的船只，从满载着金银珠宝归来受到女皇陛下接见，由此而结束光辉历史的“金鹿号”到出发征讨而一去不复返的“爱瑞巴士”和“恐惧号”，它认识所有这些船以及船上的勇士。他们从德普特夫德，从格林威治和爱瑞斯出发，去探险，去定居。它运载过皇帝和生意人的船，它认识船长、将军、专做东方生意的私贩、东印度舰队现役的“将军”们。那些想猎取黄金追逐名利的人都是从这条河上出去的；他们手持利剑，还常常举着火炬，他们既是内陆强权的使者，又是圣火火花的高举者。什么样伟大的人和事不曾随着这条河流向不为人知的神秘世界呢！……人们的梦想、共和国的种子、帝国的萌芽等等。

太阳落山，夜幕降临到河上。沿岸开始出现灯光，三脚竖立在烂泥平台上的查普曼灯塔射出强烈的光芒。船上灯光星星点点地在河道上来来往往，再往西到河的上游，那硕大的城市依然不祥地显示在天际，夕阳中一片低沉的朦胧，星星下一片苍白的亮光。

突然，马洛说：“这也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

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依然以海为生的人，关于他所能说的最坏的一句话就是他不代表他的阶级。他是一名海员，但也是个流浪汉；而大多数海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过的是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的心绪就像是呆在家里那样稳定，他们的家总在他们身边——船，他们的祖国也在身边——大海。船只之间非常相似，而大海也总是同一个模样。在他们不变的环境中，异国的海岸、异国的面孔、千变万化的生活从他们身边悄然而过，不是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而是有点目空一切的无知。

因为对于水手们来说，大海是他们生活的主宰，像命运一样不可捉摸，所以除了大海本身，没什么东西是神秘的。至于其他，偶尔上岸溜达一次，或狂欢一番就足以揭开整个大陆的奥秘，他们通常会认为这个秘密不值得去了解。水手们的信口开河都是直来直去的，全部的意义就像一只敲开的核桃明摆在它的壳子里。而马洛不一样（如果撇开他信口开河的嗜好不谈的话），对于他来说，事情的意义不像核桃仁藏在它的壳里，而在于它的外表把整个故事包裹起来，突出它的含义，就像一道灼热的光散发出一层雾气，这情景也像月晕光环，有时在光怪陆离的月光辉映下，才让人看清楚。

他的话似乎并不出人意料，马洛正是这种人。大家默默地接受了，连嘟囔一声也没有。接着他又慢慢地说：

“我在想着非常古老的年代，罗马人初到这里，也就是一千九百年前——就像是不久前的某一天……自从——你们说骑士？光明才从这条河里出来。是的，但是这光明就像平原上一束流动的火焰，像云里的一道闪电。我们只生活在这道闪光之中，但愿它能天长地久，永不停息。但是昨天这里一片黑暗。试想想地中海一艘漂亮战船上的一名指挥官在突然接到开往北方的命令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匆匆忙忙跨越高卢，去负责一条小船，如果可以相信这书里说的话，那么这种船就是由许多军团战士造的，他们都是一些能工巧匠，一两个月能造上百艘。试想想他来到这里——世界的尽头，铅灰色的海，烟灰色的天空，死板得像六角手风琴一样的船——载着备用品，或是有待于交付的订货，或者随便什么东西，沿着这条河向上游驶去。沙岸、沼泽地、森林、土著人——几乎没什么可让文明人吃的东西，除了泰晤士河的水，其他什么也没有。这儿没有法拉里美酒，也无法上岸。在一片荒芜中偶尔可见一处军

营，就像一堆干草中的一枚针——有的只是寒冷、迷雾、暴雨、疾病、流放和死亡——死亡暗藏在空气中、水中、丛林中，在这儿他们一定是像苍蝇般地死去，是的，他做了，而且毫无疑问干得很好，之后也没多想，也许谈起时吹嘘过。他们算得上是男子汉，敢于面对黑暗。也许他眼睛盯着不久能提升到拉文纳舰队的机会而大受鼓舞，不过他在罗马得有朋友，而且还要能从这恶劣的气候中生存下来。试想想一个穿着罗马长袍的体面的年轻公民——或许由于赌博输得太多，乘火车跟随某个收税员或生意人来这儿寻求发财的机会。在一片沼泽地上登陆，穿过森林，来到内陆的某个驿站，顿时感觉四周一片原始的荒凉——无边无际的荒凉从四周包围过来，那是森林中、丛林中、野蛮人的心中骚动着的野性的所有神秘生活。

“他不能渗透到这种神秘的生活中去，不得不在无法理解同时也是令人厌恶的世界中生活下去。但这世界也有一种能对他发挥作用的诱惑力，由极度憎恶而引起的诱惑力——你知道，设想一下那与日俱增的后悔、逃跑的愿望、无能为力的厌恶、投降、仇恨。”

他停顿了一下。

“听着，”他又开始说了，抬起胳膊，掌心朝外，双腿盘在面前，那姿势就像穿西装讲经的菩萨，只是少座莲台而已。“听着，我们谁也不会有和这相同的感受了。拯救我们的是效率，是对效率的热衷。不过这些家伙没什么了不起的，真的，他们不是殖民者，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机构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没什么别的。他们是征服者，而征服只需暴力，就是有了，也没什么好吹嘘的，因为这种力量只是在偶然情况下从别人的软弱中产生的。为了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能抢则抢，这就是暴力掠夺、大规模的屠杀，而人们也是盲目跟从，

这行为对于那些与黑暗打交道的人来说非常合适。征服这片土地，主要是指从不同肤色或者是鼻子比我们稍塌一点的人那儿夺走它。如果我们十分仔细地去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征服并不是什么漂亮的事。唯一能补救这种遗憾的就是观念，隐藏在征服背后的观念，不是情感上的借口，而是一种观念，以及对于这种观念无私的信仰——一种你可以树立，并为之顶礼膜拜、为之牺牲的东西……”

他突然停了下来，点点火光从河面滑过。小小的红光、绿光、白光，互相追逐、超越、合并、穿插，然后又慢慢地或匆匆地分开。这座大城市的交通深夜里仍在这条不眠之河上继续着。我们观望着，耐心地等待着，在潮水结束前没其他事可做。长时间的沉默后，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想你们几位还记得我有一阵子确实干过内河航运的差使。”我们知道，在退潮之前，我们无法逃避，肯定得听听马洛讲一段有头无尾的经历了。

“我不想用个人经历来打扰你们，”他开始说了起来，但听得出来他像许多讲故事的人一样有个弱点，似乎拿不准听众最想听什么。“但是要想理解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你们还得了解一下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看到些什么，我又是如何沿着那条河到达我初次见到那个可怜家伙的地方。那是航海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也是我人生经历的最高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似乎能照亮有关于我的每一件事，甚至照进我的思想。那地方也是非常黑暗，而且还很可怜，没一点特殊，也不十分清楚。不，不十分清楚。然而它似乎能投射出一束亮光。”

“你们记得我那时是定期跑东方的，印度洋、太平洋、中国海，一去就是六年左右。当时我刚回到伦敦，闲着无事可做，上你们那儿影响你们的工作，闯进你们家里捣乱，似乎我

接受了什么神圣的使命要开导你们似的。这种日子一度时间内还不错，但过了不久我就不愿再休息了，然后开始找船——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但是那些船都不愿接受我，我也烦了这事。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地图，往往盯着南美、非洲或澳大利亚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沉浸在探险的光荣之中。那时候地图上有许多空白，每当我发现地图上一处特别诱人的地方（不过所有的地方都那么诱人），我会指着说‘长大了我要去那儿’。我记得北极就是其中之一。我没去过那儿，现在也不想尝试，那魅力已经不存在了。另一些地方分布在赤道周围以及两个半球的每一个纬度上，我去过其中一些，而且……算了，我们不谈这个了。但是仍然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是最大最空白的，我非常想去。

“诚然，到这个时候它已不再是空白。自从我孩提时代以来，它已布满了河流、湖泊，并有了各种名字。它不再是一块令人兴奋、具有神秘色彩的空白——一块让男孩梦想光荣探险的空白，它已成了一块黑暗之地。但那块土地上有一条特别大的河流，大得可以在地图上看得见，就像一条伸展开的巨蛇，头在海中，身体曲踞于远处一个辽阔的荒野上，尾巴消失在内陆地带。当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着它的地图时，我被它深深地迷住了，就像一条蛇迷住了小鸟——一只愚蠢的小鸟，于是我想起了那条河上有家大商行，一家贸易公司。见鬼去吧。我心里想，他们要做生意不能不用水上的工具——汽船！我干吗不去搞一条来管管呢？我沿着舰队街走着，无法摆脱这一念头，那条蛇把我迷住了。

“你们也知道那是一家大陆上的商行，我在那儿有许多亲戚。他们说那儿省钱，而且也不像看上去那样讨厌。

“很抱歉，我承认我开始打扰他们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不习惯那样做，这点你们是知道的。我一向走自己的路，靠自己的努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但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必须不择手段地去那儿，所以我就去求他们帮忙。那些男人们口上叫‘我亲爱的朋友’，却什么也不帮我；然后，你们相信吗，我就去找那些女人们。我，查利·马洛，竟然利用女人为自己找工作。天哪！你们瞧，这个念头就这样驱使着我。我有个姑妈，一个非常热心的女人。她写信说：‘很乐意帮你，我愿为你做一切的一切。你的主意非常妙。我认识管理机构里一位大人物的夫人，还认识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等等。如果我喜欢的话，她决心要忙一阵子，让我当上汽船的船长。

“当然我如愿以偿，而且很快实现。好像是那家公司得知消息，说他们的一个船长在和当地人的一场混战中阵亡。这正是我的机会，我更想去了。过了好几个月我才想办法找回他的尸体，还听说那场混战最初是关于母鸡的误会而引起的。是的，就是两只黑母鸡。弗瑞斯赖文（那家伙的名字，丹麦人）认为自己在交易中上当吃了亏，所以就上岸拿棍子揍那个村长。听到这些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同时还有人告诉我弗瑞斯赖文是世界上最温和最文静的人。毫无疑问他是这样的人，但他在那儿从事这一崇高事业已经有好几年了，也许他觉得最后有必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他就毫不留情地抽打那个老黑人；同时一大群人，都是那个老黑人的同胞，围着看，吓得目瞪口呆。后来有一个人——我被告知是村长的儿子——听到老父的叫声，逼急了，拿了一根长矛犹豫地刺了一下，当然轻而易举地戳进了两个肩胛骨中间。然后所有的村民都逃到树林中去，因为他们担心各种各样的灾难要发生；与此同时，弗瑞斯赖文的汽船在轮机手的驾驶下也惊慌地逃离而去。此后在我出

来接替他的位置之前似乎没人关心过他的尸体问题。不过，我不能不管。当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我的前任时，他肋骨间长出的青草已经高得足以覆盖他的遗骸了。全副骨架都在，自他倒下之后，这堆超自然的遗体就没人动过。村庄已经空无一人，木屋都黑洞洞地敞开着，歪歪斜斜，正在腐烂，周围的篱笆已经倒掉。毫无疑问这儿肯定发生了灾难。村民们都不见了，极度的恐慌把男女老少都驱散到树林里去，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也不知道那两只母鸡后来怎么样了，但不管怎样，肯定是献身于这场进步的事业。不过，通过这次伟大的事件，我谋到了一份差使，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敢奢望。

“我像发疯似的东奔西跑做准备工作，还不到四十八小时，我已经在穿越海峡，去见我的雇主，并签合同。短短几个小时后，我就到了一座总让我联想起白色坟墓的城市，无疑这是偏见。我没费劲就找到了公司的办公室，这是城里最大的建筑，我遇到的每个人心里装的都是它。他们打算管理一家海外帝国，通过贸易赚取数不清的钱。

“阴暗处一条狭窄而荒凉的街道，高高的房屋，无数个挂着软百叶窗的窗户，死一般的寂寞，石头缝间长出的青草；左右都是神气十足能走四轮马车的拱道，巨大的双扇门沉重地开着一道缝。我从其中的一条缝中溜进去，走上一条打扫干净但未加修饰、显得死气沉沉的楼梯，推开我看到的第一扇门。二个女人，一胖一瘦，坐在草垫的椅子上打着黑绒线。瘦的那个起身朝我走来，仍低着头织毛线，只有当我开始给她让路时（就像你给一个梦游病患者让路），她才停下抬起头来。她的衣服朴素得就像一块雨伞布。她一言不发转过身去，把我带进了接待室，我报上自己的名字；环顾四周，只见中间放着一张松木桌子，沿墙摆着一些旧椅子，一边墙上挂着一张光彩夺目的

大地图，上面标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红色特别多，因为这种颜色无论什么时候看了都让人赏心悦目，而且看到红色人们就知道那儿已经取得业绩。蓝色也多，绿色有一小块，还有一些斑斑点点的桔红色；东岸是一块紫色，表明一些杰出的开拓先锋正在那畅饮陈啤酒。但是这儿没有一个地方是我想去的，我要去的是用黄颜色标着的地方，正好在地图中间。那条河就在那儿，像条蛇——既令人销魂又能致人死命。吱呀一声，门开了，探出一个白头发的脑袋，像是个秘书，脸上带着同情，用那个皮包骨头的中指示意我进入‘圣地’。灯光阴暗，一张笨重的写字台立在屋子中间；写字台后面露出一个穿着灰暗礼服的大个子的身影，正是那个大人物。据我估计，他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手中不知掌握着多少个百万。他握了握手，好像还嘟囔了一句，对我的法语表示满意，用法语说了一句——祝你一路顺风。

“大约四十五分钟之后，我发现自己又和那个富有同情心的秘书一起呆在候客室里，他颇为悲伤又满怀同情地让我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字。我相信我承担了许多责任，其中包括不泄露贸易机密。我不会泄露的。

“我开始感到有点不安。你们知道我不习惯这些礼节，而且气氛中有某种不祥的东西，就像是被人牵进了什么阴谋里去——我也不知道——反正不大对头；我很高兴能逃出来。外面房间里，两个女人仍在一个劲儿地打着黑绒线。不断地有人到来，那个年轻的来回走着给他们引路；年长的那个坐在椅子上。她的平底布鞋踩在一个脚炉上，怀里躺着一只猫，头上戴着一个白玩意儿，一边脸颊上有一颗疣，鼻尖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她透过眼镜瞥了我一眼，那冷漠的无动于衷的一瞥让我感到不安。她带着两个看上去愚蠢但神情快活的年轻人从我身

边走过，投到他们身上的眼光也是那样漠不关心。她似乎知道关于他们以及我的一切事情。一种不安的感觉流遍全身。她似乎神秘莫测，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就是到了那个遥远的地方我还是经常想起这两个人：她们守着黑暗之门，织着似乎用来做温暖的遮尸布的黑绒线。一个带路，不断地把人们引向那未知的世界；另一个则用漠不关心而且世故的眼光审视着一张张神情快活而又愚蠢的脸。噢！织黑绒线的老家伙！我们这些将要死去的人向你们致敬！在她见过的人中没有多少能再度见到她的——不到一半，远远不到一半。

“还要去见见医生。‘只是一个简单的手续而已’，秘书安慰我说，那样子似乎对我的悲哀深表同情。于是一个帽子歪到左边眉毛上的小伙子从什么地方的楼梯上下来，带着我前往。我猜那小伙子是个职员，虽然这房子沉静像阴曹地府一样，但公司里肯定有职员。他衣服破旧，不修边幅，夹克的袖子上还有墨水渍，领带又大又皱，打在像旧靴子尖似的下巴下。见医生还太早，所以我建议喝点什么，他马上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我们坐在那儿喝着苦艾酒的时候，他对公司的生意大吹特吹，后来我表示奇怪，顺便问他为什么不去那儿。他立刻变得非常冷静，回过神来，庄重地说：‘柏拉图曾对他的徒弟说，我并不像我看上去的那么傻’，说完，举起酒杯一干而尽。我们起身离开。

“老医生按着我的脉搏，但看得出来心里显然想着别的事。‘好的，好去的，’他咕哝着说，然后带着几分迫切问我是否愿意让他测一下我的脑袋。我相当惊奇，但还是说可以，所以他拿出一个像卡尺的东西，前后左右周围四边都量了尺寸，并仔细地作了笔记。他身材矮小，满脸胡子，穿着一件像工作服似的旧外套，脚上拖着一双拖鞋，我当他是个不会伤人的傻瓜。

他说：‘为了科学，凡是去那儿的人，我总是请他们允许我量一量他们的脑壳。’‘他们回来的时候也量吗？’我问。‘噢，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回来，’他说，‘再说他们脑子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不是吗？’他微微一笑，好像开了个悄然的玩笑。‘这么说你要去那边喽，会出名的，也挺有意思。’他目光锐利地看了我一眼，又作了记录。‘家族里有人发过神经病吗？’他干巴巴地问道。我感到非常恼火，反问道‘这问题也是为了科学吗？’他并不在意我生气了，说：‘观察人们的思维变化对科学来说是挺有意思的，当场观察，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问道：‘你是个精神病医生吗？’‘每个医生多少都应该懂一点，’这个古怪的家伙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有个小小的理论，你们去那儿的先生们一定要帮我证实一下。我的国家占有那片如此宏伟的土地，会有许多好处，而我只沾这么一点点光，让别人去发财吧。请原谅我的这些问题，不过你是第一位接受我检查的英国人……’我急忙向他保证我根本不是典型的英国人。‘如果我是，我就不会这样和你谈话了。’他笑着说，‘你的话很深奥，但也可能有错。’‘避免在日光下暴晒，更要避免激动。再见，你们英国人怎么说的？Goodbye！对了，Goodbye！在热带地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平静。’他举起食指警告说：‘冷静，冷静。再见了！’

“还有一件事要做——去和我那了不起的姑姑告别。我发现她得意洋洋。我喝了杯茶——要有好多日子喝不上这样体面的茶，在一间非常贵夫人式的柔和的房间里，我们坐在火炉边静静地长谈了一次。在这次倾心交谈中，我才得知她把我推荐给了那位大人物的夫人，天晓得还有多少其他的人。她说我是个奇才，招了我是公司运气好，这样的人不是每天都能得到的。天哪！让我去主管的竟是一条不值几文钱的装着玩具般汽

笛的内河汽船。我好像还只是‘工作者’之一，你知道是大写的工作者（大写的工作者不是指一般的工作人员，而是指负有开拓非洲传播文明的责任）。像是一个光明使者之类，或是像一个低级圣徒之类。那时，报刊上及社会言谈中这种陈词滥调很多，正好生活在骗人鬼话顶盛时期的这位出类拔萃的女性被搞得晕头转向。她大谈‘使那千百万愚昧无知的人摆脱他们可怕的生活习惯’，她一直谈，我敢说，谈得我非常不舒服，我只好斗胆暗示公司是为赚钱的。

“‘亲爱的查理，你忘了，劳动赚钱是理所当然的事，’她兴致勃勃地说。真怪，女人们竟这样不切实际。她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而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天地，也不可能存在。那天地太美妙了，如果她们建立起这样的天地，那么在日落西山前，肯定会土崩瓦解。我们男人们自从创世以来一直心满意足接受的某种该死的事实会突然冒出来，把女人们那块天地砸个粉碎。

“谈完话后她拥抱了我，叮嘱我要穿法兰绒衣服，一定要经常写信，等等，然后我就走了。不知为什么，走在街上时，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个骗子。说来也怪，我一向是接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内便可以去天涯海角的，而且比大多数人过马路时考虑得还要少，这次面对这种平常事，竟然会——不说犹豫吧，但却是惊恐地停顿下来；我能给你们作的最好解释是，在那一二秒钟内，我觉得自己不是动身去一个大陆的中心，而是去地球的中心。

“我是乘一艘法国汽船走的，他们在那边的每一个混账港口都要停。就我所知，唯一的目的是把士兵和海关职员送上岸。我望着海岸，看着海岸从船边掠过就像猜谜一样。它呈现在你面前，有时微微地笑着，有时愁容满面，有时招手引人，

有时气势宏伟，有时丑陋无比，有时平淡无味，有时荒凉粗犷，而各处的海岸全都沉默不语，带着一副窃窃私语的神情。来吧，来探索吧。这片海岸几乎没什么特色，似乎仍处于形成阶段，面目单调沉闷。那片莽莽丛林的边沿，看上去如此的浓绿，几乎是一片漆黑；它镶着一条白色浪花的花边，像一条用尺子划好的线，笔直笔直，沿着碧绿的大海，远远地伸展开来。大海蒙上了一层缓缓移动的迷雾，海水的闪光变得模糊不清了。阳光照得很猛，这片土地似乎在闪光，上空布满了水汽。白色浪花那一边随处可见一簇簇灰灰白白的斑点，上面也许还飘扬着一面旗帜。那些定居点已有几个世纪了，但同人迹罕至、一望无际的背景相比，却好像只有大头针般大小。汽船隆隆地前进，停靠，送士兵上岸，然后又继续前进，把海关职员送上岸。在这片像是被上帝抛弃了的荒野上，只见一间锡皮小屋和一根旗杆隐没在其中，而这些海关职员却是受命来这儿征税的；再送些士兵上岸，可能是去保护这些海关职员的吧。我听说有些在海浪里淹死了；但他们是否真的淹死了似乎没人关心。只需把他们往那儿一扔，我们就继续前进了。海岸日复一日，天天一个模样，好像我们没有前进过似的；但是我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许多贸易点，名叫大巴沙小波波之类的，这些名字似乎只有在丑恶的布景前演出的下流滑稽剧中才出现。乘客所过的懒散日子、在这群与我毫无瓜葛的人中所感到的那份孤独、油腻腻懒洋洋的大海、海岸一成不变的阴沉气氛，这一切都似乎使我远离真理，而处在令人沮丧、毫无意义的幻想中。时时传入耳中的海浪声，像兄弟的言语，的确给我带来了快乐，它是一种来自自然的有缘由有意义的东西。岸边时不时划来一只船，暂时让人接触到现实。船是由一群黑人划的，从远处便可以看见他们的眼白在闪光。他们在那儿喊着、

唱着，汗流浹背；这些家伙的脸就像奇形怪状的面具，但他们有骨骼、有肌肉，充满了野性的生气，有着强烈的运动活力，这一切都像海边的浪花一样自然而真实。他们出现在那儿不必找任何借口，看到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暂时又觉得自己仍然属于实实在在由事实构成的世界，但是这种感觉持续不了多久，总会出现某种东西把它吓跑。记得有一次我们碰到一艘在岸边抛锚的军舰，那儿连一个小木棚都没有，而它却对着丛林开火，好像法国人正在那一带进行一场战争。舰上的军旗像破布一样有气无力地垂挂着；长长的六英寸大炮的炮口架遍了低低的船身；油腻粘滑的浪涛把军舰懒洋洋地荡起又扔下，使细细的桅杆左右摇晃。在这片由大地、蓝天和海水组成的空旷无垠中，它在那儿莫名其妙地对着陆地开炮。砰，一尊六英寸的大炮响了，一股小小的火焰升起又隐没，一小串白烟消散了，一粒小小的子弹发出一声微弱的尖叫——什么事也没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在这过程中有一种神经病的成分；这一景象中，有一种故作悲哀的开玩笑的感觉。船上有人一本正经地向我保证说那边营地里住着土著人（他称他们为敌人），隐藏在某个看不到的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摆脱不了这种感觉。

“我们把属于那条船的信件给它（我听说那条寂寞的船上正在发热病，一天要死三个），再继续前进。之后又在一些名字滑稽的地方停靠上岸，那儿就像一座温度过高的墓穴，在宁静世俗的气氛中人们正在举行着死亡和贸易的欢乐舞蹈。我们一路沿着没有一定形状的海岸前进，危险的浪涛冲击着海岸，好像大自然本身也在试图抵挡入侵者。小河流进流出，这是生活中死亡的溪流，它们的河岸烂成一滩泥，河水变成稠稠的泥浆，侵蚀着水中歪歪斜斜的红树丛，那些红树丛仿佛处于极度

的绝望中，朝我们蠕动着。我们在那些地方逗留都不够长久，不足以得到某个特别的印象，但总的来说我越来越感觉到模糊和压抑，就像在恶梦四伏的环境中进行着令人厌倦的行程。

“过了三十多天，我们才看到那条河的入口处。我们在政府机构所在地的岸边抛锚。但我的工作要再行二百里左右才开始。因此一有可能，我就出发到上游三十英里的一个地方去。

“我乘上一条航海小汽船。船长是一个瑞典人，知道我是个水手，就邀请我上了驾驶台。他是个瘦瘦的年轻人，挺漂亮，但神情忧郁，头发又长又直，走路拖着脚步。当我们离开那个可怜的小码头时，他对着海岸轻蔑地仰起了头，问道：‘你住在那儿吗？’我说‘是的’。他接着说：‘这政府机构里的人倒不少，是吗？’英语说得非常准确，但也很费劲。‘有些人为了一个月几法郎的钱干着什么工作呀，真有意思。不知道到了上游荒野地带这种事又会是什么样子。’我说我不久就会看到了。‘是吗？’他大声说，拖着脚后退一步，同时一只眼睛警觉地盯着前方，继续说道：‘别太肯定了，前几天我载过一个人，半路上吊死了。他也是个瑞典人。’我惊叫一声：‘吊死了，天哪！为什么？’他仍警觉地注视前方，回答说：‘谁知道？也许是太阳过烈他受不了，也许是荒野吃不消。’

“我们终于驶进一片开阔的水域。出现了一段陡峭的悬崖，岸上是一堆堆翻起的泥土，小山上房子；还有一些是铁皮顶的，它们有些搭在一片低穴中，有些斜挂在山坡上。在这片有人居住的荒野地带上空回荡着急流不断发出的喧闹声。许多人，大多数是黑人而且没穿衣服，在那儿像蚂蚁似地移动着。河里冒出一座桥。刺眼的太阳时不时会射出一道强光，淹没你眼前这一切。‘那就是你公司的贸易站’，瑞典人指着石头山坡上三间像军营的木头房说：‘我会把你的东西送上去的。你是

说四个箱子？好，再见。’

“我碰到一只翻倒在草地上的锅炉，然后找到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这条小路遇上大石块就绕道；一只小型火车车厢底朝天地在那儿躺着，小路也绕了过去。车厢上一只轮子脱落了，这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具动物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还看到其他一些正在腐烂的机器零件，和一堆生锈的铁轨。一丛树木在路的左边投下了一块阴凉，似乎有什么黑黑的东西在那儿微弱地蠕动着。我眨了眨眼睛，看见前面路很陡。路的右边响起了号角声，接着我看见一群黑人在奔跑。一声沉闷的巨响震动了大地，从悬崖上冒出一股烟，仅此而已，悬崖表面没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在修铁路，悬崖并没挡道，但这声毫无目的的巨响就是他们所进行的全部工作。

“身后传来了一声当啷声，我转过头来，发现六个黑人排成一行吃力地沿着小路往上走。他们挺直身子，慢慢地走着，以使顶在头上的装满泥土的小篮子保持平衡，那当啷声正好和他们的脚步合拍。他们的腰间缠着黑色的破布，短短的布片在身后像尾巴似地摇来晃去。我看得见他们的每一根肋骨；他们身上的每一个关节都像绳子打的结，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着一只铁项圈，一根链条把他们拴在一起，链条的环节在中间摇荡，发出有节奏的丁当声。悬崖上又传来一声爆炸声，这使我想起来时看到的那艘朝陆地开火的军舰，这和那种声音一样地不吉利，但这些人无论你怎么想像都不可能成为敌人。他们被称作罪犯，那被触犯了的法律，就像开了花的炮弹，落到了他们的头上，这是从大海那边传来的无法解开的奥秘。他们干瘪的胸脯一齐喘着气，撑得很大的鼻孔颤抖着，眼睛木然地望着山上。他们在离我不到六英尺远的地方从我身边走过，看都没看我一眼，带着不幸的野蛮人所特有的那种十足的死一般的冷

漠。在这群黑人的后面，一个改造过的犯人有气无力地溜达着；他穿着一件掉了一颗扣子的制服外套，拿着一支枪，手握在枪的中间，他是正在发挥作用的新势力的产物。当他看见路上走来一个白人时，动作迅速地把武器扛在肩上，这纯粹是出于谨慎，因为从远处看，白人都很像，他搞不清我会是谁。但他很快就放心了，咧开大嘴，露出白牙，流里流气地笑了；同时看了一眼他的囚犯，仿佛对我非常信任，把我当成他的合作伙伴，毕竟我也是这崇高而又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我没有往上走，而是转身从左边下来，我是想等看不见那群用链条串起来的人后再上山。你知道我不是特别软弱，迫于环境，我曾攻击过、防守过，有时候也得抵抗、也得进攻——那也是以攻为守，不必计较得失，只看我所碰上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要求。我曾见过暴力的魔鬼、贪婪的魔鬼以及欲望的魔鬼；但是苍天在上！这些都是强大、贪婪、红眼睛的魔鬼，他们摆弄人、驱使人——是人啊，我告诉你们。但当我站在山坡上，站在这片土地刺眼的阳光下，我预见我将要结识的是一个软弱无力、装腔作势、目光短浅、贪得无厌而又残酷无情的魔鬼。至于他们阴险狡猾到什么程度，我是在几个月后一千里路以外才知道。有那么一会儿，我站在那儿惊呆了，仿佛谁给我提出了警告。最后我绕来绕去地走下山，朝我刚才看到的树丛走去。

“我避开山坡上一个很大的、正在挖着的人工洞穴，至于他们为什么挖它我觉得无法推测。既不是采石场也不是沙坑，只是一个洞穴而已。也许是出于某种慈善的愿望找点事情让罪犯做做吧，我说不准。后来我差点掉进了一个很窄、比山坡上的断层裂缝大不了多少的深谷，我发现许多供新居住区用的进口水管翻倒在那里，没有一根不破裂的，乱七八糟一大堆。后

来我终于走到那片树下，我是想到树荫下去散散步，但一走进树荫，我就觉得像踏进了某个阴森的地狱圈子。山中的急流就在附近，静得令人沮丧。在树林中充满了急流所发出的那种不间断的、单调的、猛烈又而急速的哗哗声，那声音响得有点神秘；那儿的空气一动不动，连树叶都不摇晃一下，似乎大踏步前进的地球的脚步声突然变得充耳可闻了。

“黑影子蜷缩着，背靠树干坐在树丛中，他们紧靠大地，一半露在外面，一半隐没在昏暗的光线中，露出痛苦、认命和绝望的神色。悬崖上又一个地雷爆炸了，我脚下的泥土微微地颤抖了一下。工作继续进行着，工作！正是在这个地方，那些参加过工作的人们离开工地前来等死。

“他们正在慢慢死去，这是一目了然的事。他们不是敌人，也不是罪犯，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什么东西，他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整天跟饥饿和疾病打交道的黑影子，稀里糊涂地躺在绿树的阴影中。他们是从沿海各地按照定期的合同合法招来的，离乡背井，生活在这水土不服的环境中，吃一些从没吃过的食物，于是他们病倒了，失去了劳动能力，这才得到允许，爬开去休息。这些奄奄一息的黑影子像空气一样自由，也像空气一样稀薄。我开始能分别树下的眼神。眼睛往下一瞥，我看见了靠近我手边的一张脸。一把黑骨头直挺挺地斜靠着，一个肩膀顶在树上，眼睑缓缓抬起，深陷的眼睛向上望着我，一双空洞的大眼睛，眼球深处是一种茫然的、白色的、捉摸不定的微光，连这点光都在慢慢地消失。这人似乎还年轻，差不多还是个男孩，但你们也知道对于他们年龄很难判断。我别无办法，只是把口袋里那位好心的瑞典人在船上给的饼干递给他一块。他的手指慢慢地靠拢来，抓住了饼干——再也没有别的动作，也没再看我一眼。他的脖子上系着一络毛线。为什么？从

哪儿弄来的？是一种标志，一种装饰，一种符咒，还是一种抚慰的行为？究竟跟什么意思有关呢？这一小绺远隔重洋运来的毛线围在他那黑脖子上显得格格不入。

“在同一棵树旁，还有二把瘦骨嶙峋的黑骨头盘腿坐在那里。其中一个下巴托在膝盖上，茫然地瞪着眼睛，一副令人不忍看的可怕模样；和他一起的另一个幽灵前额趴在膝盖上，好像疲惫不堪；其他人四处散开，歪歪斜斜，各种瘫痪的姿势都有，恰像一幅描绘大屠杀或发瘟疫的画。正当我吓得目瞪口呆时，他们当中的一个靠着四肢撑起来，匍匐着爬向河边去喝水。他从双手里舐着水，然后坐在阳光下，小腿盘在身前，过了一会儿他那乱蓬蓬的头便垂在胸前。

“我不想再在丛林中溜达，急忙向贸易点走去。快到时我遇见一个白人，他的穿着打扮出乎意料的高雅，猛一看我还以为是个幻影。一个高高的浆硬的领子、一对雪白的袖口、一件轻便的羊驼毛外套、一条雪白的裤子、干净的领带，还有一双铮亮铮亮的皮鞋。没带帽子，头发中分，梳得油光发亮，一只白白的大手捧着一顶绿色条纹的女用阳伞，耳朵后还夹着一支笔杆。他真是令人惊奇！

“我和这个奇人握了握手，得知他是公司的会计主任，公司所有的账务都是在这个站进行的。他说他只出来一会儿，‘吸点新鲜空气’。这话听起来非常古怪，带着一种终生伏案工作者的口气。我本来根本不想跟你们提起这个人，只是和我那段时间记忆密不可分的那个人的名字，最初我是从他这里听到了。再说我尊敬这个人，是的，我尊敬他的白领、他的大袖口，还有他那梳得油光发亮的头发。他的外表无疑是理发店里的假人模特儿，但是在这片根度堕落的土地上，他依然保持住了自己的外表，这就是一种骨气。他浆硬的领子和笔挺的衬胸

完全来自于他的性格。他出来差不多三年了，后来我禁不住问他的衬衫怎么会保持这么白。他稍微红了红脸，谦虚地说：‘我一直在教站里的一个土著女人学做事。真难，她不喜欢这种工作。’这么说这人还真做成点事。他一心扑在账本上，所有的账务都是整整齐齐、有条不紊的。

“贸易站里的其他一切都是混乱不堪——人、物品、房子。一串串满身尘土的黑人撇着八字脚来了又走。流水般不断送来的产品，不值钱的棉布、珠子，以及运到黑暗深处的铜丝，换回来的是源源不断的珍贵象牙。

“我被迫在贸易站等了十天，那段日子好像是永无尽期。我住在院子的一间小木屋里，但是为了躲避混乱不堪的环境，我有时会跑到会计的办公室里去。那间办公室是用横条的木板建成的，粗制滥造，所以当他趴在那张高高的写字台上时，从脖子到脚后跟都被狭窄的光线划成一条一条。要想看外面，根本用不着打开那扇巨大的窗户。那儿也很热，大苍蝇像魔鬼似的嗡嗡作响，不是叮人，而是刺得你痛。我一般是坐在地板上，而他却带着一副无可指责的外表（甚至还微微散发着香味），坐在一条高高的木凳上，不停地写呀写，有时他也站起来活动一下。当躺着病人的方便矮床（某个从内地过来的公司代理人生病了）放到他办公室时，他表现出有点不耐烦。他说：‘这病人的呻吟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就是没有这呻吟声，在这种气候条件要想防止账目差错已经很难了。’

“有一天，他头也没抬，说道：‘到了内地你无疑会遇上库尔兹先生。’当我问他谁是库尔兹时，他说他是公司第一流的代理人。看到我对这一简单的信息表示失望时，他才放下笔慢慢地说：‘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我再问了些问题，才得知库尔兹先生目前掌管一家贸易站，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站，

坐落于真正的象牙产区，在‘那边的最深处’。他一个人送进来的象牙等于所有其他的人加在一起的量……他又开始写了。那病人病得太重，连呻吟声都叫不出来。苍蝇在一片巨大的宁静中发出嗡嗡的声音。

“突然传来一阵越来越响的低语声和嘈杂的脚步声，一个运输队到达了。一阵粗鲁激烈的说话声从木板房外迸发开来，所有的搬运夫们都在说话，在这一片喧哗中，只听见总经理那‘悲哀的声音’说‘别吵了’，这可怜的声音那天已叫了二十遍。……他慢慢地站起来，说‘吵死人了’，然后轻轻地走到房间另一边去看病人，回来跟我说‘他没听见’。我吓了一跳，问道：‘什么！死了？’他非常镇静地回答说：‘不，还没死呢。’然后，朝贸易站院子里的嘈杂声扬了一下头，说：‘当一个人非得把账目做正确时，他就会恨这些野蛮人——恨得要死。’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当你见到库尔兹先生时，替我告诉他这儿一切都很好，’他朝写字台瞟了一眼，又说，‘我不高兴给他写信，靠我们这群邮差，把不准到了中央站信会落到谁的手里。’他用那双温柔的金鱼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又开始说：‘他前程远大，非常远大。不久他就会成为公司管理机构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上头的人，我指的是欧洲的董事会，有意要提拔他。’

“他转身去工作。外边的嘈杂声已经消失，过了片刻我朝外走时在门口停住了。在苍蝇嗡嗡的叫声中，那个被送回家来的公司代理人躺在床上，满脸通红，不省人事；而另一个则趴在桌子上，正在为那一笔笔完全正确的交易做着正确的账目。在门口台阶下五十英尺的地方，我能看得到死亡丛林那静止不动的树梢。

“第二天我随着六十人的运输队终于离开了贸易站，去走

一段二百英里的路程。

“关于整个路程跟你们讲多了没用，反正到处都是一条条小路。人们用脚踩出来的一条条小路构成了一张网散布在这荒芜的土地上，穿过高高的野草，穿过烧焦的野草，穿过灌木丛，在一条条阴森森的深谷里爬上爬下，在一座座热得冒烟的石头山上爬上爬下。一片荒凉，一片孤寂，一个人也没有，连个小木屋都看不见。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从那里逃走了。如果许多神秘的黑人，带着各种各样可怕的武器，突然在迪尔和格来夫森之间的路上出现，把前后左右的人都捉去为他们搬重东西的话，我想那一带的家家户户也会马上撤走。只是这儿连房子都不见了，不过我仍然走过了几处被遗弃的村庄，那一堵堵草墙废墟给人一种悲哀的简陋的感觉。一天又一天，六十双赤脚的踩踏声和沙沙的磨地声，每双脚都承受着六十磅的重量，跟在我后面。露营、烧饭、睡觉、拔营、行进，时不时会有搬运工在行进过程中倒地而死，安息在路边长长的青草中，旁边放着盛水用的空葫芦和长木棍。四周和上空是死一般的寂寞。或许某个静寂的夜晚，会传来远处颤抖的鼓声，渐渐隐没，又渐渐变响，一种寥廓而又微弱的颤抖声，一种奇怪而又狂野的声音，它在呼吁，在暗示，或许像基督教国家的教堂钟声一样蕴意深刻。一次，一个穿着没扣纽扣制服的白人带着一群瘦弱的桑给巴尔人在路边安营扎寨。他很好客，也很快乐——且不说他已经喝得醉醺醺。他称自己在养护道路。不能说我看到什么路，或发现有人在养路；只是我再往前走三英里时看到过一个中年黑人的尸体，前额上有子弹孔，或许这尸体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永久的改进吧。我也有个白人同伴，一个挺不错的家伙，但太胖了，而且还有个令人生气的坏习惯，老是在炎热的山坡上晕倒，那时往往还要走好多里路才能看到一丝绿荫和

一点点水。你也知道，拿自己的外套当阳伞，撑在一个人的头上等着他渐渐苏醒，是一件恼人的事。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干嘛要跑到这儿来，他轻蔑地回答说：‘当然是赚钱，你以为呢？’后来他发烧了，不得不把他放在吊床上用一根长杆抬着走。由于他体重有二百多磅，那帮搬运工就跟我吵个没完。他们不肯抬，逃跑，深夜背着东西溜走——简直是造反。所以一天晚上我用英语夹带着手势发表了一通演说，每一个手势都让我前面的六十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早上，我让吊床在前开路，一切顺利。一个小时后，我发现所有的一切——人、吊床、呻吟、毯子、恐惧，全都被抛在草丛中，那重重的木杆划破了他可怜的鼻子。他非常急切地要我杀掉一个，但周围连个搬运工的影子也没有。我想起了那个老医生说的话，‘当场观察人的思维变化对于科学来说肯定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正变得有意思起来，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到了第十五天，我又看到那条大河，并且一瘸一瘸地进了中央贸易站。贸易站坐落于一个河湾上，四周都是灌木丛和树林。一边是臭烂泥垒成的边界，另外三边围着破破烂烂的篱笆，一个没有封上的缺口就是门。这个地方只须看一眼就足以让人知道是个软弱无能的家伙在管理。几个无精打彩的白人手持长棍从楼里出现，溜过来看我一眼，然后又隐退到什么地方去了。其中一个矮胖、易兴奋、留着黑色小胡子的家伙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老是东拉西扯，当得知我是谁时，便马上告诉我我的汽船已经沉到河底去了。我惊呆了，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噢，这‘没什么问题’，‘经理本人’就在这儿。‘每个人表现都很出色，很出色！’他激动地说：‘你必须马上去见总经理。他正等着呢。’

“当时我还没马上明白沉船的真正意义，我想现在我懂了。”

但我还是不敢肯定，不敢完全肯定。当然现在想起来整件事情实在是太蠢了，蠢得简直不合乎情理。虽然……但是当时只不过是一件惹人气恼的小事而已。汽船沉了。两天前他们匆匆忙忙出发到上游去，经理也在船上，由某个自愿的人来开船。船开出去还不到三小时，就在石头上把船底给撞破了，在南岸附近沉没了。我问自己，现在船没了，该怎么办呢？其实为了把我管的船从河里捞出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第二天我就得着手干起来。捞船，以及把一块块碎片搬到贸易站花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跟经理的第一次会面很奇特。那天早上我走了二十英里，而他却没叫我坐下。他的肤色、面容、举止及声音都平淡无奇。中等身材，体型一般，一双普通的蓝眼睛，或许是出奇地冷酷，落在谁的身上肯定会像斧子一样锋利而又沉重。但是就在这些时候，他身上的其他部位似乎并不存在这种意图。此外，他嘴唇上的表情含糊不清，不易觉察，我记得像笑又不像笑，我也说不清。虽然，每当他说过什么事后，这种表情在一瞬间加强起来，但我仍认为这种微笑是无意识的。它总是出现在每次讲话后，好像是给这段话贴张封条，使那些最普通词句的意思显得绝对地深不可测。他是个普通的生意人，从年轻时起就在这些地方工作，如此而已。别人都服从他，但他既不能让人爱，也不能让人怕他，甚至不能让人尊重他。他只能让大家感到不舒服，对，就是不舒服！不是一种确切地不信任，只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仅此而已。你想像不出这帮人办事会有多少效率，他们没有组织才能，没有创造才能，甚至没有维持秩序的才能，这一切从贸易站的凄惨状况中就可以看出。他没有学识，没有智力。这个位置竟会轮到他，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他从来不生病。……他已经任了三期了，每期三年……因

为在众人体力不支的情况下，令人得意的健康条件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当他回家休假时，他总要大大地花天酒地一番。一个上了岸的水手稍有不同，但仅在表面而已，这从他偶尔的言谈中可以得知。他没什么创造力，只是能维持日常工作，别无他才。但他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一小点上：无法说出什么东西能控制像他这种人。他从不把这奥秘说出来，或许他腹内空空什么东西也没有。这一怀疑也只是怀疑而已，因为那个地方没什么外部检查可以测定。有一次，当贸易站里几乎所有‘代理人’因各种热带病而倒下时，有人听见他说：‘来这儿的人就不应该有五脏六腑。’他说完这句时嘴角边又出现了他所特有的那种微笑，似乎这是通向他那黑暗深处的一扇大门。你以为你自己窥见了什么，可是封条贴上了。每当用餐时间，白人们总要为争坐上席而吵个不休，这使他很恼怒，所以命令造了一张极大的圆桌，为了这张圆桌不得不专门盖一间房子，这就是贸易站的餐厅。他往哪儿坐，哪儿就是首席，余下的也就别争了。对他的看法这一点是不变的，他既非彬彬有礼，也不粗野无礼。他不动声色，纵容他的‘男仆’——从海岸那边来的一个过度肥胖的年轻黑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以一种挑衅的态度对待白人。

“他一看见我就开始说话。我在路上已经走了好长时间，他等不及，只好没等到我就出发了。上游几个贸易站必须得到供应品。路上耽搁太多，他不知道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也不知他们过得怎样——等等，等等。他对我的解释置之不理，一边玩着一根封口火漆条，一边几次三番地重复情况‘非常非常地严重’。有谣传说一个重要的贸易站正处于危险之中，站长库尔兹先生病倒了，但愿这不是真的。库尔兹先生是……我感到厌倦，感到恼火，心里骂道‘去你妈的库尔兹’。我打断

他的话，说我早已在海岸一带听说过库尔兹。‘那么说，那边也在谈论他，’他喃喃地自言自语。接着他又开始说了，向我保证库尔兹先生是他手下最好的一个代理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对公司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应能理解他的焦虑。他说他是‘非常非常地不安’。当然他在椅子上如坐针毡，叫道‘啊，库尔兹先生！’他弄断那根封口火漆条，好像被这一意外事件惊呆了。他想知道的下一件事是‘要花多少时间’……我又一次打断了他。你们知道，我很饿，而且还站着，因此越来越生气，说：‘我怎么知道？我连那只沉船都没看见过——要几个月吧，肯定得要。’所有这些谈话在我看来是多么的无意义。他说：‘几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才能开船吧。是的，三个月该干好了。’我冲出他的小木屋（他单独住在一间泥砌成的小棚屋里，还带着走廊似的东西），嘟嘟囔囔地说着自己对他的看法：他是个饶舌的白痴。但后来我收回了自己的这句话，因为他对‘干这件事’所需时间估计的精确程度让我惊叹。

“第二天我就去干活了，不再理睬贸易站，可以这么说吧，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抓住生活中能给人补偿的一些事实。但是你有时还必须小心点；于是我看见这个贸易站，看见这些漫无目的的人在院子里溜着步晒着太阳。我有时间问自己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他们手里拿着滑稽可笑的木棍游来荡去，就像一帮不忠诚于自己信仰的圣徒，被妖术迷在一个破篱墙内。‘象牙’这个字随处可听见，在空气中回荡，在耳边传诵，从口中叹出，你们会以为他们在向象牙祈祷。一丝愚蠢的贪婪的臭气通过这个词向四处扩散开来，就像一具尸体上发出的气味。天哪！我从没见过这么不实在的东西，篱墙外边是一片沉寂的荒野，笼罩着地球上这一小块辟出的土地。这荒野让人觉得似乎

是某种伟大而不可战胜的东西，就像邪恶或真理，耐心地等待着这一疯狂侵略的结束。

“噢，这几个月的日子呀！算了，不提了。又发生了许多事情。一天晚上，一间堆满白布、印花布、玻璃珠子以及其他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屋子突然起火，让人觉得好像是地球开了个口，让一股复仇的火焰把所有这一切破烂烧成灰烬。当时我正坐在那艘折开的汽船边静静地抽着烟斗，看见他们在火光中上蹿下跳，手臂举得老高老高，正在那时，留着胡子的那个矮胖的人向河边飞奔而来，手里拿着一只铅桶，说让我放心，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出色，很出色’，他打了大约一夸脱的水，又飞跑回去。我注意到桶底有一个洞。

“我慢慢地溜达过去，没必要着急。你们知道那东西已经像一盒火柴一样化为乌有了，从一开始就是无救的。火焰蹿得很高，逼得人一个个都往后退，每件东西都点着了，接着就塌陷了。那草棚已经变成一堆余光犹烈的灰烬。一个黑人正在火堆边挨打，他们说是他不知怎的引起了这场火灾。就算是吧，他正在那儿发出可怕的尖叫。后来，我发现他连续几天坐在一小片阴凉处，看上去病得不轻，还想尽量恢复过来。过了一会他站起来——那片悄无声息的荒野又把他搂进了自己的怀抱。当我从黑暗处走近那堆灰烬时，发现自己站在两个人身后，他们正在谈话。我听见他们提到库尔兹的名字，又听见‘利用这次不幸事件’这句话。两个之中一个就是那位经理，我跟他道了声晚安。‘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嗯？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说完他就走开了，另一个留在原地。他是一流的代理人，年轻，有绅士风度，还有点含蓄，留两撇八字胡，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他和其他代理人不怎么来往，那帮人也说他是经理派来监视他们的密探。至于我，在那以前几乎从没跟他说过话。

我们谈起了话，漫步离开了吱吱作响的废墟。然后他请我到他的房间里去，他的房间在贸易站的主楼内。他点燃一根火柴，借着亮光我发现这个年轻的贵族不仅拥有一只镶银的衣箱，还独自享有一根蜡烛。而在那时只有经理才有权享受蜡烛。当地出产的草席遮盖在泥墙上，一大堆长矛、标枪、盾牌、刀剑作为战利品挂在墙上。这位先生负责管理的事是制砖——我是听人这么说的，但在贸易站内连砖头片也看不到，他在那儿已经一年多了，一直空等着，好像是缺点什么东西，他无法做出砖头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稻草吧。反正那儿找不到，而且也不可能从欧洲运来。我不清楚他在等什么，或许是等待着一种具有特殊创造力的行动吧。无论如何，他们所有的人，总共有十六或二十个圣徒，都在等待着什么；说句实话，虽然他们得到的唯一东西是生病（据我所见），但从他们干事的态度来看，不像是合他们胃口的差使。他们以一种愚蠢的方式彼此勾心斗角、相互中伤来消磨时间，贸易站内到处都充满搞阴谋的气氛，不过什么也没发生。这跟其他每一件事——整个公司的假慈悲、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管理机构以及他们的工作表现，跟所有这一切一样地不真实。唯一真正的情感就是希望到某个能搞到象牙的贸易站谋个差使，得到分成。为此他们彼此勾心斗角，互相诋毁，互相仇恨。但是交往时他们连一根指头都没动过，是的，不会动的。天哪！这世上总有某种东西，凭着它，一个人可以偷一匹马，而另一个却连看一眼马缰绳都不行。干脆偷一匹马吧。很好，偷就偷了，也许他还能骑。但是冲着马缰绳瞥一眼就有可能激怒一位最仁慈的圣人，弄得他大发雷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和我交往，但在那儿聊天时，我突然想到这家伙是想得到点什么，事实上，他想从我这儿探听消

息。他不停地提到欧洲，提起他认为我认识的人——提些问题引出话头，打听我在那座阴森森的小城里都认识些什么人，如此等等。虽然他极力想保持一点目空一切的神态，但他那双小眼睛由于好奇，像云母片似的在闪烁发光。开始我颇为惊讶，但马上就 very 想知道他究竟能从我这儿探听到些什么，我想像不出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他这样下功夫。看到他自作自受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因为实际上，我身上只有些令人扫兴的寒气，脑袋里装的只有那条倒霉的汽船。显然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彻头彻尾、不知羞耻的撒谎家，最后他生气了，为了掩饰他的狂怒，他打了个哈欠。我站起身来。那时我注意到一幅小小的油画，钉在一块木板上，画的是一个妇女披着衣服，蒙着眼睛，高举火把。背景灰暗——几乎是一片漆黑。这个妇女动作端庄，但火把的光照在脸上显出不吉祥的兆头。

“这幅画把我吸引住了。他彬彬有礼地站在我身边，拿着一只半品脱的空香槟瓶子（安神用的），上面插着蜡烛。他回答了我的问题，说这是库尔兹先生画的——一年多前就是在这个贸易站里作的，当时他正等着某种交通工具想去他的贸易站。我说：‘请你告诉我，这个库尔兹先生是谁？’

“他眼睛转向别处，简短地回答说：‘内陆贸易站的站长’。我笑着说：‘非常感谢。而你是中央站的制砖师呢，这尽人皆知。’他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他是个奇才，是一个怜悯、科学和进步的使者，鬼知道他还是些什么别的。’他突然大声宣称：‘为了指导欧洲交托给我们的任务，可以这么说，我们需要更高的智慧、广泛的同情以及一致的目标。’‘这话谁说的？’我问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说过，’他回答，‘有些甚至写过；于是他就来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这点你应该知道。’我真的很惊奇，所以打断他的话，问道：‘为什么我应该知

道?’他并不在意，继续说：‘是的。今天他是最好的贸易站的站长，明年他就会是副经理，再过两年……不过我敢肯定你知道二年后他会做什么。你是属于新派的——道德派，派他来的人同样也推荐了你。别说不知道，我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恍然大悟，我亲爱的姑妈那些有影响力的熟人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我差点笑出声来。‘你是否看了公司的秘密信件?’我问道。他没话好说。太有意思了。接着我一本正经地说：‘等库尔兹先生当上总经理，你就没有机会了。’

他突然吹灭蜡烛，我们走了出去。月亮已经升起，一些黑人有气无力地在那儿游来荡去，往火堆上泼着水，引起一种啾啾的响声。月光下水蒸气往上冒着，那个被打的黑人在什么地方发出呻吟声。‘这畜生惹下多大的乱子!’那个留着小胡子的、不知疲倦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活该!犯法——惩罚——揍!决不手软，决不手软，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后再起大火。刚才我还在跟经理说……’他看见我的同伴，马上就截住话闸，带着一副奴才相，亲热地说：‘你还没睡呀，这很自然，哈!有危险嘛，心情激动。’他溜之大吉。我继续往前走到河边，另一个跟在我后面。我听见一种喃喃低语声，刺得我很不舒服。‘一堆蠢货，给我滚!’只见那帮朝圣者三五成群地在那儿指手划脚评论着什么，有几个手里还拿着木棍，我真的相信他们连睡觉都抱着这些棍棒。篱墙那边，树林鬼怪似的叠立在月光下，透过它朦胧的颤动，透过那座可悲院子里发出的微弱声响，这片土地的沉寂沁入人的心脾——它的奥秘，它的伟大，这隐蔽的生活中所包藏的惊人的事实。挨了打的黑人在附近什么地方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接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使我加快脚步离开那个地方。我感觉一只手伸向我的臂下，那家伙说：‘亲爱的先生，我不想被人误解，尤其

是你，因为你很快就要见到库尔兹先生了，而我要过很久才能有此荣幸。我不愿意他对我的性格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

“我让他往下说，这个纸糊的靡非斯特。我似乎觉得，只要试一下，我伸出食指就可以戳穿他，也许他腹内空空，除了一点屎尿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难道你没看出来，他一直计划着不久以后要在现在这个人手下弄个副经理当当；我发现，库尔兹的到来把他们两人搅得够受。他口若悬河地讲着，我也不想去阻止。我双肩靠在我的那艘破汽船上，它像一只水中巨兽的尸体，已被拖上岸来，躺在斜坡上。天哪！我的鼻孔里满是泥土的气息，原始泥土的气息。眼前是庄严静穆的原始森林；黑漆漆的溪水上是一片片发着光的斑点；月亮把一切都披上了一层银色——茂密的野草上、泥土上、树藤缠结而且比庙宇还要高的墙上都洒上了一层银色；通过一个昏暗的缺口我能看到那条宽宽的大河闪烁着、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它同样也披上了一层洁白。所有这一切都是伟大而且充满希望，它们默默无言，而这个人却在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不知我们二人面前这个广阔无垠的宇宙是一种呼吁呢还是一种威胁，我们漂泊到这里的人是干什么的？是我们驾驭这哑然无声的东西，还是它来控制我们？我觉得那个不会说话、也许还是个充耳不闻的聋子的东西是多么巨大，巨大得令人惶惑。那里而究竟有什么呢？我只看见一点象牙从那里出来，我还听说库尔兹在那儿。关于它我已听得够多了——上帝知道！然而不知怎么的，它却没有给我带来一个生动的形象，就如有人告诉我那儿有个天使或那儿有个魔鬼一样，太含糊太笼统了，我对它的感觉就如同你们当中哪一位相信火星上可能有人居住一样。我曾经认识一个苏格兰的帆船工，他就非常肯定火星上有人。如果你问他那些人长什么样子、如何行动，他就会不好意思地嘟囔说些‘四

肢着地’之类的话。虽然他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但如果你发笑，他就会找你打架。我可不会为库尔兹先生去打架，但为了他我差点撒了谎。你们知道，我讨厌、憎恨而且受不了谎言，并不是因为我比我们当中其余的人直率，只是因为撒谎让我害怕。谎言里有一种死亡的朽味，一种致人死地的臭气，而这正是我最为厌恶最为憎恨的东西，也是我想忘掉的东西。它让我难受让我恶心，就像咬了一口腐烂东西似的。我看这是性格吧。可我做的事就跟撒谎差不多，我让那年轻的傻瓜尽情地想像，认为我在欧洲有多少权势就有多少权势。转眼间，我就变得跟其他着了魔的朝圣者一样地虚伪，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对那个我不曾谋面的库尔兹先生会有帮助——你们明白的。到那时为止他对我来说仍然只是个名字而已，我跟你们一样，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你们着见他了吗？你们听说过这故事吗？你们看见什么东西了吗？我觉得我似乎在给你们描述一个梦——白费力气，因为不管我怎样叙述，都不可能表达出这个梦的感觉，那种荒谬、奇怪、困惑在一种挣扎反抗的颤抖中融成一体，那种认为梦的本质不可信的念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

“……不，这不可能；要想把人的一生中某个特定时期对生命的感觉——那构成生命的真实性、生命意义的东西——它那微妙而又贯穿一切的本质，要想把这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生活中的我们正如梦境中的我们一样都是孤独的……”

他又停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然后接着说：

“当然你们这帮人现在看这件事比我那时要清楚得多。你们看到我，一个你们了解的人……”

天已漆黑，我们几个听故事的人几乎都看不清彼此了。很

长一段时间，他独自坐在一边，对我们来说他只不过是个声音而已。谁也没发一言。其他的人也许睡着了，但我醒着，听着，仔细地聆听着，一句不漏，一字不漏，希望能从中找出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引起我内心淡淡的不安，这故事好像不是从人的口中讲出来的，而是在河上混浊的夜空中形成的。

“‘……是的，’我让他说下去，”马洛又开始了，“至于我背后的权力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确实这么做了！而实际上我背后什么依靠也没有！除了当时我背靠着的那艘倒霉的、已经撞破了的旧船，别的我什么也没有。他在那儿大谈特谈，说‘每个人都必须往上走’、‘你也知道上这儿来不是为看月亮的’、库尔兹先生是个‘万能的天才’，即使一位天才也懂得跟‘有效的工具和聪明的人’在一起工作要容易得多。他为什么没制砖头？正如我清楚地知道，身体方面的无能为力是妨碍他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为经理做秘书工作，那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会放肆地拒绝上司对他的信任。’那时我明白这个道理吗？我明白。我还要什么呢？我真正要的是铆钉，天哪！我要铆钉，我要继续这项工作——堵住漏洞，铆钉正是我需要的东西。海岸那边有一箱箱铆钉，一箱箱堆得高高的，箱子都快撑破了、裂开了，山坡上的那个贸易站内每隔一步就会踢到一颗乱扔的铆钉。铆钉滚进了那个死亡丛林，只要你不怕麻烦弯弯腰，口袋里就会装满铆钉，而需要的地方却连一颗也找不着。我们有合适的木板，但找不到可以钉住它们的东西。一个孤独的黑人信使，肩背邮袋，手拿木棒，每个星期都要离开贸易站到海岸那边去。每星期好几次，海岸运输队会带着货物过来——鬼火一样磷光闪闪的印花布，你只要看一眼就会吓得发抖；一便士就能卖一夸脱的玻璃珠子；讨人嫌的带斑点的

棉布手帕，就是没有铆钉。三个搬运工就能把修汽船用的所有铆钉搬过来。

“他越来越和我套近乎，但我猜想，也许是我全无反应的冷淡态度最终激怒了他，因为他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他既不怕上帝也不怕魔鬼，更不要说怕什么人了。我说这点我完全看得出来，但我要的只不过是一定数量的铆钉；如果库尔兹先生知道此事的话，铆钉也正是他所需要的东西。现在，每星期都有信送到海岸去……他大声嚷道：‘亲爱的先生，我是按别人口授照写的呀。’我要铆钉，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总会有办法的。他改变了态度，显得非常冷淡，突然开始谈起河马来了；还问我睡在汽船上是否受到过骚扰（我日夜都离不开这只捞起的破船）。他说一只老河马有个坏习惯，喜欢深夜爬上岸来在贸易站的场地上溜达。那些朝圣者往往一齐出动，把手边能拿到的所有枪枝里的子弹全都打在它身上，有些人甚至连守几夜等候它。不过这精力都白费了。他说：‘这动物的生命是受魔法保护的，不过在这片土地上，你只能说动物是如此，但不是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儿没一个人的生命是受魔法保护的。’他在月光下站了片刻，那精巧的鹰钩鼻子略微有点歪着，两只云母片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闪亮着，然后，简短地道了一声晚安，就大踏步地走了。看得出来，他的内心被扰乱了，而且还相当困惑不解，这使我比前几天感到更有希望。离开那家伙去找我有权有势的朋友——那条破破烂烂、歪七歪八、毁成一堆废铁的、破罐头盒似的汽船，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安慰。我爬上了船，它就像被人沿水沟踢了一脚的哈特利和帕默公司制造的饼干盒一样，在我脚下辘轳作响。它构造并不坚固，外形也不漂亮，但我在它身上已花了不少功夫，足以让自己爱上它。没有任何有权有势的朋友对我的作用会比它更大，它给我一个

机会，让我出来跑跑，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我不喜欢工作，而是宁愿懒洋洋地过日子，光在心里想着那些能办到的各种各样的美事。我不喜欢工作——没人喜欢工作——但是我喜欢工作里所包含的东西，也就是发现自己的机会。真正的你——对你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这是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他们只能看见外表，但永远也不可能说出这外表到底意味着什么。

“看见有人坐在船尾，双脚悬空荡着，我并不感到奇怪。你们也知道，我跟贸易站里的那几位机修工很有交情。我猜是由于他们缺乏修养的缘故吧，其他朝圣者当然瞧不起他们。这是机修工领班，一个好工人，他的行业是造锅炉。他瘦长，脸孔黄、神情忧郁，长着一双热情的大眼睛，头顶光秃得就像我的手掌心一样。但他那些掉下的头发似乎都贴到他的下巴去了，而且还在这块新领地上繁荣昌盛起来——他的胡子一直垂到腰部。他是个鳏夫，带着六个孩子（为了上这儿来，把孩子托付给他的一个姐姐了），生活中最喜欢的事是放鸽子。他对此既热心又内行，一谈起鸽子他就忘乎所以。收工之后，他有时会从自己的小木棚走到我这儿，聊聊孩子和心爱的鸽子。干活时他得爬到船底下的烂泥里，所以他就用一块类似餐巾似的布把胡子扎起来。这布是他特地带来的，上面有几个小环，可以挂到他的耳朵上。傍晚时，他就蹲在岸边，在溪水中非常仔细地洗着这块包胡子用的布，然后还郑重其事地把它摊到灌木丛上晾干。

“我拍了一下他的背，喊道：‘我们就会有铆钉啦！’他匆忙站起来，仿佛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大声说道：‘没有铆钉！’然后又轻声地问：‘你……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像发了疯似的。我把一根手指按在鼻子边上神秘地点点头。‘那真

是太好了!’他边喊边翘起一只脚，手伸到头顶上噼啪地捻着手指头；我试着跳起了快步舞。我们两人在铁甲板上欢呼雀跃，破船发出一阵吓人的响声，对岸的原始森林把它反传回来，就像一阵春雷隆隆地从沉睡的贸易站上空滚过。这一定惊动了在木棚里睡觉的那些朝圣者，经理屋子里的灯亮了，门道里出现一个黑影，黑影消失了，过了一秒钟左右，连门道本身也消失了。我们停下来，被我们用跺脚声赶走了的沉寂又从这片土地的深处反弹回来。那由草木组成的大墙，由树干、树枝、树叶和垂挂的攀藤相互缠结组成的繁茂的庞然大物，在月光下一动不动，像无声的生命在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侵袭；植物的浪潮滚滚而来，越堆越高，达到顶峰，好像准备压倒这条小河，把我们每一个渺小的人从它渺小的生命中清除出去。它一动不动。远处传来一阵沉闷的水花飞溅声和鼻息声，似乎一条鱼龙正在那闪闪发光的大河中洗澡。锅炉制造工用一种通情达理的口气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该得到铆钉呢？’真的，为什么不能呢！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使我们不应该得到铆钉。我信心十足地说：‘三星期后就运到。’

“但是铆钉没到。来的不是铆钉，而是一场侵扰，一场袭击，一场灾祸。在随后的三星期中它是分批到的，每批带头的是一只驴子，上面骑着穿新衣服黄皮靴的白人。他们高居在上，冲着两边受宠若惊的朝圣者弯腰致意。驴子后面跟着一帮吵吵嚷嚷的黑人，他们因走痛了脚而脸色阴沉。院子里卸下许许多多的帐篷、露营小板凳、铁皮箱子、白箱子以及黄包袱，乱七八糟的贸易站中神秘的气氛又将增添一层。这样的队伍来了五批，那架势荒唐可笑，好像他们抢了无数家服装店和食品店，然后带着战利品匆忙逃跑，让人觉得他们是在一场掠夺之后硬拖着身子来到这荒郊野外坐地分赃。这种无法摆脱的混乱

状态就它本身而言倒也合乎情理，只不过让人觉得这些人的愚蠢行为跟强盗的行径所差无几。

“这个忠诚的队伍自称是埃尔拉多探险队，我相信他们宣誓过要严守秘密。但他们的言谈都是些肮脏下流的海盗黑话：他们无所顾忌而又不具胆略；贪婪而又胆小；残忍而又缺乏勇气。在他们这伙人中没有一丝的远见卓识，也没什么严肃认真的打算，而且他们好像也没意识到在这世界上干事情这些素质是必备的，他们的欲望就是要把这片土地中的宝藏掠夺走。他们这样做跟盗贼撬开宝宝箱一样没有什么道德原则可言，至于谁来承担这项崇高事业的所有费用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们经理的叔叔是这帮人的头头。

“从外表看他像是贫民窟里来的卖肉屠夫。他看上去睡眼惺忪但又流露出狡猾的神色，两条短短的腿上神气活现地托着一个大肚皮。当他手下的那帮人蜂拥似的在贸易站内东走西串时，他除了自己的侄儿，其他的谁也不理。人们可以看见这两个人整天游荡，脑袋凑一块说个没完没了。

“我已不再为铆钉的事烦神了，一个人做这种蠢事的能力比你想像的要有限得多。我说一声‘去他妈的’，也就随它去了。我思考的时间有的是的偶尔也会想到库尔兹先生。我对他不是很感兴趣，不过还是有点好奇，很想知道这个脑子里带着某种道德观念来这儿的人是否能够爬到最高处，也想知道他坐到高位后将如何开展工作。”

二

“一天晚上正当我仰面朝天地躺在那艘汽船的甲板上时，我听到一阵声音越来越近——原来是他们叔侄沿着河岸散步。

我把头枕在一只胳膊上，差不多昏昏入睡了，这时有人在我耳边说话，好像是说：‘我像小孩一样不会伤害人，但我也宁愿受人支使。我是经理吗？或者我不是？我受命把他派到那儿去。真是不可思议。’……我意识到这两人站在靠船头的河岸上，正在我的头下边。我没动，也没想到要动：我困了。‘是不舒服’，那位叔叔抱怨说，‘是他自己要求公司把他派到那儿去的’。另一个说：‘存心表现一下他的能力，我也接到相应的指示。你看那人，一定是有来头的。难道不可怕吗？’他们俩一致认为很可怕，接着就说了一些古怪离奇的话：‘一手遮天——一个人——董事会——牵着鼻子走’，其中一些荒唐滑稽的话战胜了我的睡意，因此当那个叔叔说话时，我已差不多醒了。他说：‘也许气候会为你排除这一障碍。他是一个人在那边吗？’经理回答说：‘是的。他派他的助手送了一张纸条给我，上面是这样写的：把这个可怜的家伙从这儿赶出去，别再麻烦给我派这样的人来了。我宁可一个人，也不愿和你给我打发来的人呆在一起。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你能想像得出这种狂妄吗？！’另一个声音嘶哑地问：‘打那以来发生过什么事吗？’侄儿猛一扭头，说：‘象牙，从他那儿送来了许许多多的象牙——全是上好的——大量的——真是气人。’接着那低沉的声音问道：‘还有什么呢？’‘清单。’可以这么说，他的回答像放炮似的射出来，随后便是沉默。他们一直在谈论库尔兹。

“当时我已完全清醒，但我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想动。年纪大的那个似乎非常恼火，吼叫道：‘这么远的路，象牙是怎么运过来的？’另一个解释说是由一个独木船队运来的，库尔兹身边的一个英国混血儿职员负责押送；还说显然库尔兹本来打算自己来的，因为那时站里已经没有货也没有供给品了，但走了三百英里之后突然决定回去，一个人坐

一条四人划桨的独木舟返回，留下那个混血儿继续沿河运送象牙。竟然有人会做出这种事，这两人惊呆了，至于此事的动机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而我也似乎第一次见到了库尔兹先生，眼前清晰地出现了那一情景：独木舟，四个划桨的土著人，还有那个孤独的白人，他突然转身，不去公司总部，不去享受舒适的生活，把对家的思念（也许有吧）又带回去，朝着那片荒野深处、朝着空荡荒凉的贸易站走去。我不知道他的动机，也许他只是个为工作而工作的杰出人物吧。你们知道，他们在谈话过程中一次也没提到他的名字，他被称为‘那个人’。而那个混血儿，据我所知是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完成了这次艰难的行程，却被他们称为‘那个混蛋’。那‘混蛋’汇报说‘那人’病了，没有完全康复……我头下的两个人向远处移动了几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来回溜达。我听他们说：‘军站——医生——二百英里——现在很孤独——不可避免的担搁——九个月——没有消息——奇怪的谣言。’他们又走近了，这时经理正好在说：‘据我所知，除了长途贩子——一个温神似的家伙，别的没有人能从土著人那儿搞到象牙。’他们现在谈谁呢？从只言片语中我猜这个人可能是库尔兹所在的那个区的，而且经理也不赏识他。他说：‘对这种人只有杀一儆百，我们才能摆脱不公平的竞争。’另一个嘟囔着说：‘当然，绞死他！为什么不呢？任何事——在这片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我就是这么说的。你要明白，这儿的任何人，任何人都不可可能危及你的位置。为什么？你经得起这种气候——你比他们活得久。危险在欧洲，不过欧洲那边我来之前已经留意——’他们走开了，在那儿窃窃私语，后来声音又抬高了。‘那一连串出乎意料的担搁不是我的过错，我尽力了。’胖的那人叹了一口气，‘太惨了。’另一个接着说，‘他那些纠缠不清的胡说八道，在这儿把

我烦得够呛，说什么‘每个贸易站都像一座灯塔，在前进的道路上指向更美好的事物；当然它也应该是贸易的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博爱、进步和教化的中心。’你看，这条蠢驴，他竟然还想做经理。不，这是——’说到这儿，他因过分激动而呛住了；我稍稍把头抬高了一点，惊讶地发现他们离我是多么近——就在我的下面，我本可以在他们的帽子上吐口唾沫的。他们眼睛盯着地，想着心事。那位经理用一根细细的树枝轻轻地敲打着自己的腿，他那精明的侄儿抬头问道：‘来这儿以来一直可好？’另一位吃了一惊，说：‘谁？我？噢！像有魔法保护似的——像有魔法保护似的。但其他的人——噢，我的天哪！全都病了。他们死得也快，我都来不及把他们送走——真是令人难以相信！’那位叔叔咕哝着说：‘是呀，一点不错。我的孩子，相信这点吧，我说啦，就靠这一点。’他伸出那只短短的胳膊做了一个把森林、溪流、泥土以及河流都收归已有的手势，仿佛要在这片阳光灿烂的大地上，不知羞耻地挥动手臂，向潜伏的死亡、暗藏的邪恶，以及这片土地内部深藏的黑暗发出一声别有用心的呼吁。这一情景是如此的触目惊心，我突然跳了起来，回头看看树林的边缘，似乎期望它会对这黑暗的自信表演作出某种反应。你们知道人有时会产生一些愚蠢的念头。眼前这片庄严的沉寂以它不祥的耐心正视着这两人，等待着一场疯狂的掠夺早日结束。

“他们一齐大声地骂着——我认为完全是出于害怕，然后假装不知道我的存在，转身朝贸易站走去。太阳西沉；他们肩并肩地走着，身子前倾，好像是拖着两条长短不一的滑稽身影艰难地往山上爬着。那身影跟在他们后面，缓慢地扫过高高的野草，连一片草叶也没压弯。

“几天后埃尔多拉探险队开进了一片富有耐心的荒野，正

如大海淹没一个潜水者一样，这帮探险队员也消失在荒野中。很久以后消息传来说所有的驴子都死光了，至于那些价值不如驴子的‘动物’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毫无疑问，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我没打听过。当时我正为不久就要见到库尔兹先生而兴奋不已，我说不久是相对而言的。离开溪流都天算起整整两个月之后，我们才到库尔兹贸易站下的河岸边。

“沿河而上就像是回到了世界的起源时代，大地上植物丛生，参天大树宛如人间君王。一条无人涉水的河流，一片无边的沉寂，一片无法穿透的森林。那儿的空气温热、浓重、沉闷、呆滞，连灿烂的阳光里都没有欢乐。一段一段漫长的水道向前流去，荒无人迹，一直流向远处一片浓荫覆盖的朦胧中。银色的沙岸上，河马和鳄鱼在并排晒着太阳。河水越来越宽阔，流过一群树水丛生的小岛；在那条河上像在沙漠上一样，你会迷路的，整天找不着河道，老撞到浅滩上，弄得你还以为自己着了魔，担心从此要跟你曾认识的一切——远处的某个地方——或许是在另一个世界，失去联系。刹那间人会突然想起过去，有时候当你连一分钟也无法留给自己时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人的过去都是以焦燥和喧哗的梦幻形式回来的，你奇怪自己怎么会想起这一切。在这由植物、水和沉寂组成的奇怪世界中，在它那威慑一切的实际中，这种沉寂没有给人一点平安无事的感觉，这种沉寂来自于不可思议的动机所产生的极大力量，它带着报复的面容注视着你。我后来才习惯，而且能做到视而不见；我没时间，我得整天猜摸着航道，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得靠灵感、靠隐藏在水中的那些浅滩的迹象。我密切注意着水中的岩石；一块该死的狡猾的暗礁本来是会划破这铁皮罐似的汽船船底，并把所有朝圣者淹死，但我侥幸地躲过

了，在此过程中我学会了在危险面前咬紧牙关保持镇静；我还得注意找些枯木头，夜间劈好，第二天可以用来烧锅炉。当你不得不关注那种事时，当你不得不只注意表面发生的事时，现实——现实，我告诉你——就销声匿迹了。所幸的是内在的真实永远是隐面不露的，谢天谢地！但我仍然感觉到了它的存在；我经常觉得它那神秘的沉寂在注视着我，看我怎样耍把戏，就像它注视着你们这些家伙，看你们怎样在各自的钢丝绳上表演一样，为了——那叫什么来着？一个筋斗半个克郎。”

“马洛，说话文明些”，一个声音大声抱怨着。于是我知道除我之外听故事的人中至少还有一个醒着。

“请原谅，我忘了这价钱里还应包括一阵心绞痛。说实在的，如果把戏玩得好，价钱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们的把戏玩得很妙，而我那次干得也不错；第一次出航没把船沉掉，这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奇迹。试想像一下一个蒙着眼睛的人在一条烂泥道上赶着大篷车的情景。实话告诉你，干那事时我是全身冒汗不停发抖。毕竟对一个水手来说，本应该整天漂浮着的玩意儿，在他的看管之下竟然弄破了船底，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过。可能没人知道，但你自己却永远忘不了那轰隆一声——对吧？那可是对准心口的一拳啊。你记住了它，老是梦见它，多年后半夜醒来还是想着它，而且全身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我并不想吹牛说那汽船老是浮着，它不止一次搁浅，每次都得有二十个食人生番围着它溅起泥浆往前推。一路上我们雇了几个这样的家伙做水员，挺不错的家伙——这帮生番——干他们那活。他们都是些可以一起干活的人，我至今仍感激他们。毕竟，他们没在我面前相互吞食。他们随身带着已经腐烂的河马肉，为此我闻到了荒野神秘气氛所发出的那股臭气。哦，我现在都闻得到。经理在我船上，还有三四个手持木棍的

朝圣者，他们全都安然无恙。有时我们会经过紧靠一片不为人知的边缘地带的贸易站，白人们会从一间摇摇欲坠的小木屋里冲出来，既高兴又惊奇，在那儿手舞足蹈地欢迎我们，似乎他们是被一种咒符禁锢在那儿。象牙这个词会在空中回荡一会儿，然后我们又重新驶入沉寂之中，沿着空荡荡的河段，绕过悄然无声的河湾，在两岸峭壁之间蜿蜒前进，船尾轮发出的沉闷的击水声空洞地在两岸回荡着。树，到处都是树，成千上万，高耸入云；而在它们的脚下，这只满身污泥的小小汽船爬行着，紧靠河岸逆流而上，就像一只懒洋洋的小甲虫在高大门廊下的地板上蠢蠢蠕动。它让你感到非常渺小，非常迷茫，但那种感觉并不十分压抑。毕竟是你感到渺小，而那肮脏的小甲虫却向前爬着，这正是你想让它做的。那几个朝圣者指望它往哪里爬我不知道；但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想让它爬到能得到点东西的地方。对我来说它专门朝着库尔兹在的地方前进；但后来输气管道漏了，我们就爬得很慢。河道在我们前面展开，又在我们身后合拢，似乎森林悠然地穿过河而，切断了我们的归途。我们越来越深地钻进了黑暗的河心，那儿非常安静。深夜里，树林的另一边有时会传来阵阵鼓声，沿河而上，隐约地驻留不散，仿佛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直到东方发白。我们不知道这鼓声意味着什么，是战争，和平，还是祈祷？一阵寒冷的沉寂降临，意味着黎明的到来。伐木工们都在安睡，他们的篝火快熄灭了；宁静中，枝条的折断声都会让你大吃一惊。我们漫游在一片史前的大地上，一片在外表上像一个不为人知的星球的大地上。我们本以为自己是第一批以巨大的痛苦和过度的辛劳为代价前来继承一笔该诅咒的遗产的人，但突然间，当我们费力地绕过河弯时，却发现一堵堵草墙和尖尖的草屋顶，听见一阵呼叫声，看见许多黑人肢体在舞动；他们手在拍，脚在

蹶，身体摇晃，眼珠子转动着，这一切都出现在沉重而肃静的树木下。汽船费力地爬行着，沿河两岸是一片黑暗和莫名其妙的狂乱。那些史前的人们是在诅咒我们呢，还是向我们祈祷，或是欢迎我们？谁知道呢。我们处于隔绝中，无法理解周围的环境。我们像幽灵一样飘逝而过，惊讶的同时心中暗暗地胆怯，就像清醒的人在疯人院里面对一场狂烈的暴乱。我们无法理解，因为我们离得太远；我们记不得事，因为我们是在原始时代的黑暗中航行，在那已经逝去的年代中航行，我们在自己的身后几乎没留下任何的痕迹，也没留下任何的记忆。

“这片土地似乎不是存在于人间。我们已经看惯了被人制服的怪物带着镣铐的形象，但是在那儿——那儿你看见的却是一个自由的怪物。它不属于人间，但这些人——不，他们并非不属于人间。你们知道这是最糟糕的一点——怀疑他们并非不属于人，你会慢慢产生这种想法。他们在那咆哮着、跳着、转着，做着各种各样吓人的鬼脸；但令你毛骨悚然的是你会想到他们也是人——像你一样的人——你曾在遥远的年代跟这帮野蛮的、狂热咆哮着的他们有着亲属关系。丑，是的，是够丑的；但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你就会承认自己内心深处存在着那么一丝丝的东西，能与那种喧嚣中所包含的可怕的坦白产生共鸣，并会隐约地觉得那里面有某种含义，即使是你——距离原始时代的黑暗这么遥远的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呢？人脑是万能的，面为一切尽在其中，过去的一切以及未来的一切全在你的大脑之中。那到底有些什么呢？欢乐、恐惧、悲伤、忠诚、勇敢、愤怒——谁说得清呢？——但真实——剥去了时间外衣的真实，让傻瓜张大嘴巴去发抖吧，人是心中有数，而且能一眨不眨地冷眼旁观。但要做到这一点他起码必须跟岸上的那些人一样，他必须拿出自己的真东西——拿出他与生俱

来的力量——面对这一真实。光靠外在的东西是不行的，身外之物、衣服、漂亮的布片——那种一摇就会从你身上飞走的布片，不，光靠外在的东西是不行的；你需要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念。这可怕的喧闹声中有什么东西在向我呼唤着，有吗？好极了。我听到了，我承认，但我也想说话，不管好歹，我的话不能不说出来。当然，一个傻瓜，一半是由于胆小一半出于多愁善感，总是安全的。谁在那儿叽里咕噜呢？你们想知道我是否上岸跟他们一起咆哮一起跳舞了？没有，我没去。你们是说多愁善感？多愁善感见鬼去吧！我没时间，我不得不去忙那些白铅粉和毛毡条，用来堵住漏气的蒸气管道。我得注意掌舵的情况，避开那些暗礁，千方百计地让这个铁皮罐前进。在这些事情中有表面的真实，并非一定要聪明人才能看出。我时不时还得去照看那个野蛮人锅炉工，他是受文明教育而得以进化的典范，已经能点燃一只立式锅炉。他就在我的下面，说句实话，看着他就像看见一条学人样子穿着马裤、戴顶羽毛帽、用两条后脚走路的狗一样令你大受启发。几个月的训练对这不错的家伙产生了效果，他显然是努力做到了无所畏惧，斜起眼睛仔细看着汽压计和水标；他还用锉刀锉平了他的牙齿，可怜的家伙，头上的那撮毛剃得奇形怪状，两边脸颊上有三个装饰性的伤疤。他本应该在岸上拍手跺脚，但他并没这样做，而是在辛劳地干活，受制于一个奇怪的魔法，脑中装满了让他长进的知识。他有用是因为他受过训练；而他所知道的就是——如果那个透明的东西里所装的水不见了，那锅炉里邪恶的精灵就会因渴得难受而大发雷霆，并会进行可怕的报复。因此他汗流浹背，一边生火一边观察着那块玻璃（臂上绑着一块由破布做成的临时代用的符咒，下唇上嵌着一块手表大小的磨光了的骨头）。树木茂盛的河岸从我们身边滑过，短时间的喧哗声留在

我们身后，与我们作伴的是漫无尽头的沉寂——我们向前爬着，向库尔兹爬去。但暗礁很多，水道险恶又多浅滩，锅炉里似乎真的有生气了精灵，这样一来，我和那个锅炉工都没时间去窥视自己心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了。

“离内地贸易站大约五十英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间芦苇盖的小屋，一根歪歪斜斜神情悠郁的木杆，上面飘扬着无法辨认的破布条（曾经是一面旗帜），还有一堆叠得整整齐齐的木头。这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上了岸，在那堆木头上找到一块木板，上面还有一些已经褪色的铅笔字。仔细辨认后才知道它写的是：‘木柴给你们，快来，靠近时当心。’下面有签名，但认不出来了，不是库尔兹，而是更长一点的名字。快来？快来哪儿？沿河而上？‘靠岸时小心’？我们刚才可没小心。但这个警告不可能指这个地方，因为靠岸之后才会发现这块牌子。上游肯定出了什么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呢？多大的事？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怪这电报式的写法，骂它愚蠢。周围的树丛默默无语，而且挡着视线，我们看不远。小屋的门道里挂着一块条纹布做的红布帘，可怜巴巴地向我们飘着。人去楼空，但看得出来有个白人不久前在这儿住过。里面留有一张粗糙的桌子——两根柱子上支一块木板；黑暗的角落里有一堆垃圾；我在门口捡到一本书，书的封皮已经没了，书页来回翻过多次之后变得又脏又软；但书脊却用白棉线爱惜地重新连过，白线看起来还很干净。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发现，书名叫《航海术要领探讨》，作者是一个名叫陶沃或陶森之类的人，还是皇家海军的一位船长。这书看样子是够枯燥的，上面有说明性的图解和令人讨厌的数字表格，出版有六十年了。我尽可能小心地捧着这本惊奇的古董，生怕它在我手中溶化掉。书中，陶沃或陶森认真地探讨着船上的链条和滑车的断裂应变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不是一本非常引人入胜的书，但一看就会发现它目的明确，认真真在谈论如何正确地工作，这就使得这些不起眼的书页（虽然是这么多年前出来的）不仅具有专业的光彩，还有其他内涵。当书中那个朴实的老水手谈论着链条和绳索时，我忘了莽莽丛林和那些朝圣者，甜美地感到自己遇上了真实的东西，决不会有误的真实的东西。在那种地方能找到这样一本书已经够稀奇了；但更为惊人的是书边缘都用铅笔做了笔记，而且显然是和正文有关。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全部的笔记都是用密码写的！是的，看上去是像密码。试想想一个人带着这么一本书来到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进行研究——记笔记——而且还用密码！这真是神乎其神。

“有一会儿功夫，我总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一种恼人的声音，抬头看时，发现那堆木头已经不见了，那位经理在所有朝圣者的帮助下从河岸边冲我喊着。我把书塞进口袋里。说真的，放下它就好像把我自己从老朋友家拖走似的。

“我把那破发动机开起来前进。经理回过头来看着我们刚离开的地方充满恶意地说：‘准是那个可怜的生意人——那个闯进来的家伙。’我接着说：‘他一定是个英国人。’经理板着脸孔咕哝着说，‘如果不小心的话，即便是个英国人也会遇到麻烦的。’我装作天真地说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麻烦的。

“这时水流更急了，汽船好像只剩最后一口气，船尾的轮子有气无力地扑打着，我发现自己正踮起脚跟仔细地听着汽船发出的一声声扑打声，因为说句毫不夸张的话，我预见这讨厌的东西随时都可能完蛋，看着它就像看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生命。但我们仍然往前爬着。有时我会选出不远处的一棵树来衡量一下我们向库尔兹前进了多少，可是没等驶到那棵树平行的地方，我就认不出是哪棵了。这么长时间盯着一样东西看超过

了人的忍耐程度，经理非常漂亮地表示放弃。我焦虑不安，也非常生气，内心开始斗争起来，定不下来我是否该跟库尔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但我还没来得及得出结论，就突然想到我说话也好，沉默也罢，说实在的，我的任何行动都是白费劲。一个人懂与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谁当经理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人会突然有一种顿悟，这件事的实质隐藏在深处，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不是我能干预得了的。

“第二天傍晚时我们估计自己离库尔兹的贸易站大约还有八英里。我想继续前进，但经理神情严肃，告诉我那上面的航行非常危险，既然太阳已经西沉，最好还是等到第二天早上。他还指出，如果我们遵循‘靠近时小心’的警告，就必须在白天走——不能在黄昏或黑暗中。这话够明智的。八英里意味着我们大约要走三个小时，而且在这河段的最尽头我看到了一些可疑的涟漪。尽管如此，我对这一耽搁还是有股不可名状的恼怒，当然也很不理智，因为经过这么多月后，再等一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许多木柴可以烧，再加上要小心这句话，我便把船开到河中央停下来。这一河段又窄又直，两岸高耸，就像铁路上的路堑。太阳还没下山，暮色就已悄然降临河面。水流急而平稳，两岸鸦雀无声。由野藤缠在一起的一棵棵活树、矮树丛里的每一个灌木丛、最嫩的树枝以及最轻的树叶，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已经转化成岩石。这不是睡眠状态，而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简直就像老僧入定，静得连一点点声音都听不见。你只能惊讶地看着，开始怀疑自己耳朵聋了——然后夜幕突然降临，又让你变成一个瞎子。大约清晨三点，几条大鱼跃出水面，那扑通声好像枪声，吓得我跳了起来。太阳升起时，出现了一层温暖而又粘乎乎的白雾，比黑夜更让你茫然。这白雾既不漂荡也不移动，它就在那儿呆着，仿佛是什么固体的东

西停留在你的周围。大约到了八九点钟左右，它才像一扇百页窗似的敞开了。这时我们瞥见了许许多多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无边无际茂盛的丛林，丛林的上面太阳像红红的火球一样悬挂着，一动不动，然后那白色的百页窗又重新落下，仿佛是从装了润滑油的滑槽里溜下来似的。当时我们已经在起锚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只好又下命令重新抛下。可是还没等锚抛下，一声叫喊，一声非常非常响的叫喊，仿佛来自于那无边无际的沉寂，在不透明的空中缓缓地盘旋而上。它停止了，进入我们耳朵的是一阵夹杂在野蛮疯狂的嘈杂声中的一种如诉如泣的喧嚷。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令我毛发倒竖，我不知道其他人感觉如何：这凄惨而又混乱的叫喊在我看来仿佛就是雾本身发出的尖叫，来得这么突然，显然是在刹那间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出的。这声音最终以一声让人难以忍受、过分刺耳的尖叫而匆匆爆发出来，但又突然打住了，留下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立在那里，丑态百出，听着那同样吓人同样过分的沉寂。‘天哪！什么意思——’站在我旁边的一个朝圣者结结巴巴地说。他身材矮胖，黄头发，红胡子，穿着一双两侧有松紧布的靴子，一身粉红色的睡衣，裤脚塞在袜子里。另外两个张大嘴巴足足呆了一分钟，然后冲进小木屋，马上又仓卒地冲出来，站在那儿两眼惊慌地望来望去，手里已经拿好‘上了膛’的温切期特步枪。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汽船，它的外表已经模糊不清，好像马上就要溶化掉似的；再就是汽船左右一条狭长的烟雾迷茫的水面，大约两英尺宽，再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就我们的耳目所及，其余的世界已不知去向。真是不知去向，消失了，不见了，随风而去，连一丝声音一点踪迹也没留下。

“我走上前去，命令立即起锚，以备必要时马上出发。‘他们会进攻吗？’一个吓坏了的声音轻轻地问道；‘我们全要在这

场大雾里被宰掉，’另一个喃喃地说。他们紧张得脸都变了形，手在微微发抖，眼睛也忘了眨。看看船员中白人和黑人脸部表情的对比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虽然这些黑人的家离这儿才八百英里远，他们跟我们一样对这条河的这一带也很陌生。白人们当然一个个心绪不宁，脸部表情奇怪，显然是被这场狂乱的喧闹吓得够呛；黑人们则表现出警觉关切的神情；但他们的表情主要还是安静，就是那两个边拉着锚链边笑的也一样。有几个简短地嘟囔了几句，事情似乎就圆满地解决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宽胸膛的年轻黑人，他正经八百地穿着一件深蓝边的衣服，长着一对吓人的鼻孔，把头发全都巧妙地盘成一个个油光发亮的小卷，他正站在我旁边。为了表示友好，我说‘啊哈！’他睁大了充血的眼睛，闪一下锋利的牙齿，急切地叫道：‘捉住他们，捉住他们，把他们交给我。’我问：‘什么？给你？你打算怎么处置？’‘吃掉他们，’他干脆地说，同时一只胳膊靠在栏杆上，以一种庄严而又深思的姿势，眼睛盯着浓雾。要不是想到他和他的同伴一定很饿，要不是想到他们至少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一天比一天饿，我肯定会被他们吓坏的。他们受雇已经六个月了（我认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清楚的时间概念，我们也是经历无数的年代之后才有的。他们仍处于原始时期，没有先人的经验可以教他们），当然，只要根据河下游那儿规定的什么滑稽法律写过字据，那么谁也不会去问他们这段时间内该怎么过。当然他们自己带了一些变质了的河马肉，即使在那场吓人的喧闹中朝圣者们没把大量的肉扔进河里，它们也维持不了多久。扔掉河马肉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专横的举动，实际上是一种合法的自卫。你不可能在走路、睡觉、吃饭时都闻着死河马的味儿，而同时又维持着你朝不保夕的生存。此外，每星期给他们三根铜丝，每根大约九英寸长，让他们拿

这个做通货在沿河村庄买些食物。你们可以看出这到底行不行得通。要么沿河两岸没村庄，要么村民们充满敌意，要么就是经理（他喜欢我们其余的人都吃罐头，时不时还来一头公羊）因为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不肯把船停下来。所以，除非他们把铜丝吞下去或做成小卷到河里去套鱼，否则我就看不出来他们奢侈的薪水对他们有什么用。我必须说工资是定期付的，不愧为是一家有信誉的大贸易公司。除此之外，我看他们唯一可吃的东西——虽然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能吃的——就是几团半生不熟的面团，肮脏的淡紫色，用树叶裹着；他们时不时吞下一块，但这一块小得可怜，似乎更多是为了做出吃东西的样子，而不是真正为了什么维持生命。那么他们饿得难受时为什么不来进攻我们呢？他们三十个人而我们才五个，完全可以饱餐一顿。这事现在想起来仍让我惊奇不已。他们都是些身强力壮的人，而且没多少能力去考虑后果；虽然他们的皮肤不再油润光滑，肌肉也不再结实，但他们仍有勇气仍有力气。我看得出来某种抑制力，一种阻碍这种可能的人性的奥秘，在这件事中起了作用。我注视着他们，兴趣越来越浓，倒不是因为我想到自己很快就会被他们吃掉；不过我得承认，正好在那时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好像是新的角度，发现这些朝圣者是多么不值得一吃，而且我希望，确确实实地希望我自己的外表不是像他们这个样子——该怎么说呢——这么引不起别人的食欲：一点荒谬的虚荣心，与我那时整天沉溺其中的梦幻似的感觉很相称。也许当时我还有点发烧，但人总不能老是把手指搭在脉搏上过日子。我经常有点发烧，或者一丁点别的什么事，比如，这片荒野用爪子抓我跟我闹着玩、在更大的攻击来临之前小小的前奏。是的，我看着他们时的感觉就和你们看着其他人一样，想了解一下当他们的肉体要经受无情的考验时，他们的冲动、动

机、能力及弱点是怎么样的。克制！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克制？是迷信、厌恶、耐心、恐惧，还是某种原始的自尊心？但没有哪种恐惧能经得住饥饿啊，也没那种耐心能与饥饿抗衡，而当饥饿出现时厌恶根本就不存在；至于迷信、信仰或者其他什么你们称之为原则的东西，它们还不如微风中的稻草。难道你们不知道逐渐把人饿死这种事的残酷？不知道它那恼人的折磨？不知道它那黑暗的思想和它那阴森森的凶残？我知道这一切。与饥饿斗争需要一个人使出浑身的力量，相比之下，这种日拖一日的饥饿比对付生离死别、奇耻大辱和灵魂的沉沦要容易得多。可悲，但的确如此，而这些家伙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顾忌什么。克制！我还不如指望一只在尸体遍地的战场上觅食的鬣狗克制自己。但事实摆在我面前——一个令人目眩的事实，就像大海上浮起的泡沫，一个深不可测的谜语表面所带有的一丝涟漪，它比那隔着茫茫白雾从我们身边扫过的河岸上的野蛮喧嚣里所包含的令人无法理解的绝望调子更加神秘。

“两个朝圣者在急促地低声地讨论着应该靠那一边河岸。‘左边，’‘不，不行，怎么能靠左呢？右边，当然是右边。’经理在我后面说：‘情况很严重。如果在我们到达之前库尔兹先生出了什么事，那我可就惨了。’我注视着他，丝毫不怀疑他说的是真心话。他就是那种只指望表面上能过得去的人，这就是他的克制，但当他嘟嘟囔囔地说什么马上继续前进时，我连理都懒得理他。我知道，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稳住的话，那我们就会彻底悬空；在我们靠上一边或另一边河岸之前，我们就说不清往那儿去，是往上游呢还是往下游，还是穿过河面，即使穿过河而我们一开始也无法知道是哪一边。当然我没往前开，我可不想把船撞个粉碎。你想像不出一个能比这儿更惨的出事地点，无论是不是马上淹死，我们肯定会以

某种方式马上完蛋的。一阵短时间的沉默后，他说：‘我批准你冒一切风险前进。’我简短地回答说：‘我拒绝冒任何风险。’虽然我的语调让他感到意外，但实际上这回答也在他意料之中。他相当有风度地说：‘好吧，我必须服从你的判断。你是船长。’我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以表示我对他的态度。我望着大雾，这场雾还要持续多久呢？毫无希望。库尔兹在悲惨的丛林中掠夺着象牙，通向他的道路充满危险，就好像我们要去找一个被魔法迷住沉睡在神话城堡里的公主一样。经理以一种表示信任的语调问：‘他们会进攻吗？你看呢？’

“我认为有几个明显的原因可以说明他们不会进攻。浓雾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坐独木舟离开的话，他们会迷路，正如我们现在如果动一下也会迷失方向一样。我还判断河两岸的丛林相当茂密，无法穿透——不过那里面有许多双眼睛，有许多已经看到我们的眼睛。沿岸的树丛当然也很浓密；但树丛后面矮小的植物是可以通得过的。刚才浓雾散去的短时间内，我在这段河道上没有发现任何独木小船，当然与汽船平行的两边也没看见。但让我认为他们不可能进攻的原因是那喧哗声的性质——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些喧哗声听上去不像是打算马上行动那样的凶猛，虽然这声音出乎意料，而且还野蛮猛烈，但我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感觉，觉得它充满悲哀，不知为什么看见这汽船使那些野蛮人心中升起了难以克制的忧伤。如果有危险的话，我认为这危险也来自于接近进发的人类的一种强烈情感。即使过度的悲伤最终也会狂暴地发泄出来——不过一般说来它采取的是冷漠的形式。

“你们要是能看见那些朝圣者目瞪口呆的样子该有多好啊！他们没勇气咧开嘴笑，甚至连骂我的勇气都没有；但我知道他们肯定以为我发疯了——也许以为我被吓疯了，我正经八百地

作了演说。亲爱的伙计们，烦恼是没用的。密切观察？是的，你们可以猜得到，当时我正像猫盯着耗子似的严密注意雾散的任何迹象；但不管我怎么做，我的眼睛仿佛被埋在了几英里深的一堆棉絮中，已经毫无用处了，那感觉真很像在棉絮里——呛人、暖和、令人窒息。我说的话，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绝对符合事实。后来我们提到的那场进攻其实不过是不让我们靠岸而已，远非什么侵略性的，甚至连通常意义上的防御行为都算不上；因为它是迫于绝望不得已而为之，从本质上来说纯粹是自卫的。

“应该说是在雾散二小时之后事态才有所发展。开始是在离库尔兹的贸易站，粗略地说，大约一英里半的地方。船刚挣扎着绕过一个河弯，我就看见河中央有一座小岛（不过是一座绿草丛生的小圆丘），它是唯一的这么一座小岛。但当我们能看得更清楚时，我发现它是一条长形沙洲的顶端，或者不如说是一连串在河中心延伸的浅滩中最初的一个。这些浅滩全都颜色暗淡，刚好被水盖住，整个一串在水面下隐约可见，仿佛人的脊梁骨在背部中间的皮肤下依稀可见似的。就我看来，我可以从它的左边驶过去，也可以从右边走。当然，两边的河道我都不熟。两边的河岸看上去极为相似，深度好像也一样；但有人曾告诉我贸易站在西边，我自然就朝西边的河道开去了。

“船一进入河道我就意识到它比我预料的要窄得多。我们的左边是一连串不断的长沙洲，右边是又高又陡的河岸，长满了浓密的矮树丛。树丛的上方是密集的林木，茂盛的树枝倒悬在河道的水面上，每隔一段距离便会有一根粗大的树枝突出在水中。那时已临近傍晚，树林看上去阴沉沉的，一块很大的阴影已投到水面上。我们就在这阴影中开着汽船往前走，很慢很慢，你能想得出有多慢就有多慢。我把船的方向偏了一点，贴

近河岸开着——探水杆已经告诉我近岸的地方河水最深。

“我的一位饥肠辘辘逆来顺受的朋友正在我下面的船头上测量水深。这汽船跟装上甲板的驳船一模一样，甲板上有两间柚木小屋，有门有窗。锅炉装在船的最前端，机器装在后边。整个船身上方张着一顶轻便的顶棚，用几根柱子支撑着。烟囱就从这顶棚上接出来，烟囱的前面还有个薄木板搭成的小屋用做驾驶室。驾驶室里有一张长沙发、两条轻便折凳，角落里放着一支装好子弹的马蒂尼—亨利牌的枪、一张小桌子和一个方向盘。正前方开着一扇宽大的门，两边各有一扇百叶窗，当然门和窗总是开着。我白天就蹲在小屋门前顶棚的最前方，晚上就在长沙发上睡，或者说尽量想睡一觉。舵手是一个身强体壮的黑人，他来自岸上的某个部落，我可怜的前任曾训练过他。他炫耀自己的铜耳环，从腰部到脚踝都裹着蓝布，自以为了不起。他是我所见过的傻瓜中最不稳当的一个，当你在他身边时，他开起船来虚张声势；但你一走开，他就会陷入恐慌之中，并马上让那破汽船弄得昏头转向。

“我俯身察看探水杆，感到非常恼火，因为每测一次，伸出水面部分就会多一点，而且那个测水员突然放弃不量了，直挺挺地躲在甲板上，连那杆都懒得提上来。不过他仍抓牢那根杆，让它垂在水中。与此同时，我看见就在我下面干活的锅炉工突然一屁股坐在锅炉前，低下了脑袋。我感到惊奇，赶忙朝河面望去，发现航道上有一个树桩。树枝，许多小树枝在我周围飞舞——密密麻麻：它们在我鼻子前飕飕而过，落在我的脚下，拍打着 I 身后驾驶室的墙面。这段时间内，水流、河岸、丛林都非常安静——悄然无声，我只听得见尾轮沉重的击水声和这种拍打声。我们笨手笨脚总算躲过了树桩。箭，天哪！有人朝我们放箭！我赶忙走入驾驶室把对着河岸的那窗关掉。那

个傻瓜舵手手捏着舵轮把柄，膝盖抬得高高的，跺着脚，嘴里磨着牙，活像一头套上缰绳的马。该死的东西！我们摇摇晃晃地开到离河岸十英尺的地方。我不得不探出身去把那扇沉重的窗关掉，就在那时我看到与我平行位置的树丛中有一张脸，正在凶狠地盯着我。突然间，仿佛从我的眼前揭去一层面纱，我看见在那树枝缠结的阴暗的林间有无数裸露的胸部、手臂、大腿和瞪得滚圆的眼睛，丛林中挤满了舞动着的四肢，闪着亮光，全是古铜色的。树枝颤抖着、摇动着，发出沙沙的声响。箭从他们那儿飞出来，这时窗子已经关上了。我跟舵工说：‘照直开。’他把头挺得直直的，面孔朝前，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着，还不停地把脚轻轻地抬起又放下，口中吐出一小点白沫来。我生气地说：‘保持安静！’可我还不如命令一棵树不要在风中摇曳。我冲了出去。下边的铁甲板上响起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慌乱的惊叫声。一个声音尖叫道：‘你能掉头吗？’我看前方水面上有一个V字形的波纹。什么？又一个树桩！我脚下又射来了一阵弓箭。那些朝圣者们已经用他们的温彻期特开火了，但只不过把子弹射入丛林中而已，升起一阵倒霉的火药烟，慢慢地朝前飘去。我骂了一句。现在我既看不见波纹也看不见树桩。我站在门口向外张望，箭一簇簇地飞来。这些箭也许慢过毒，但看上去似乎连一只猫都杀不死。丛林中传出了吼叫声，我们的伐木工掀起了战斗似的呼喊，背后的枪响使我震耳欲聋。我回头望去只见驾驶室里充满火药烟，还传出混乱声。我朝舵轮冲去，因为那傻瓜丢下一切不管了，他打开窗门，立在窗前，怒目圆睁，用那杆马蒂尼-亨利枪在扫射。我边喊他回来边把突然弯向一边的汽船扭转过来，就是我想调头也调不回来了，树桩就在前面很近的地方，还隐没在烟雾中，再也不能耽搁了，所以我把船向河岸挤过去——一直冲河岸，因

为我知道那儿的水最深。

“我们沿着倒悬于水面的树丛艰难地前进，只见残树枝横七竖八，落叶飞舞。下边的射击声突然打住，正如我所料，子弹用完他们自然会停的。我把头向后一扬，刚好躲过了一颗闪光的子弹，它从驾驶室一边的窗口射进，穿过屋子，又从另一边的窗口飞出去。那个发疯似的舵工正挥舞着没有子弹的步枪对着河岸大吼大叫，我越过他向岸上看去，发现许多模模糊糊的人影弯着背，跑着、跳着，或向前滑行。一会儿能看清，马上又模糊了，消失了。有样高大的东西出现在窗前的半空中，步枪掉入水中，那人急忙往后退了一步，回头看我一眼，目光非常奇特、熟悉，又意味深长，然后就倒在我的脚边，他头部的一侧两次撞在舵轮上。有个像长条藤似的东西，它的一端咔嚓作响，撞倒了一只轻便小凳。看起来是他从岸上什么入手里夺过那东西，用力时失去平衡。淡淡的烟雾已经散去，我们避开了树桩，往前看时我发现再过一百码左右我们就可以放手驾驶，离开河岸了。那时我感觉自己的脚又暖又潮，不得不低头看看。只见那人翻了个身，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我；双手紧握那根长条藤。正是这根长矛的矛杆，或是从窗口扔进来或是戳进来，刚好扎在他肋骨下侧；矛尖划开一条可怕的切口，深得已经看不见了；我的两只鞋子已经灌满血。舵轮下面积了一摊血，一动不动，闪着暗红色的光；他的眼睛闪着惊人的光芒。射击声又爆发了。他焦虑地看着我，双手紧紧地抓住那根矛，仿佛抓着什么宝物似的，那神情好像是怕我会把这东西夺走。我不得不尽量避开他的凝视，去掌握舵轮。我一只手伸到头上，去摸索拉汽笛的绳子，赶紧一声接一声地猛拉。那片乱糟糟的愤怒和好战的喊叫声立即被止住了；接着从树林的深处传出一种恸哭声，它充满悲哀的恐惧和彻底的绝望，颤抖着，拖

长着，你真会以为是地球上最后一线希望都快消失了才发出的。丛林中一阵巨大的骚乱；雨点般的射箭停止了，几支漫无目的的箭发出嗖嗖的响声，接着就是一片寂静，尾轮有气无力的击水声清楚地传入我的耳朵。正当我把舵轮转向右时，穿粉红睡衣的朝圣者着急不安地出现在门口，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跟我说：‘经理派我来……’突然他打住不说了。‘天哪！’他瞪着那个受伤的人叫了一声。

“我们两个白人立在他身边，面对他那闪光和询问似的眼神。我敢说，那眼神看起来仿佛他马上要用一种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向我们提出某个问题：但他一声没吭就死掉了，连四肢都没动一动，肌肉也没抽一下。只是到了最后一刻，他才紧紧地皱起眉头，好像是在回答某种我们无法看见的信号、无法听见的低语。就是那最后的皱眉使他那张黑皮肤的死人的脸呈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阴沉、忧思，挺吓人的。那询问似的眼神所发出的闪光迅速退去，成了一种空洞的呆滞。‘你会掌舵吗？’我迫切地问那个来传话的人。他看上去犹豫不决；但我猛地抓住他的胳膊，他立即明白不管他会不会我都要让他掌舵。说句实话，我当时特别想把鞋子和袜子换掉。‘他死了’，那家伙喃喃低语，显然刺激很大。我一边发疯似的扯着鞋带，一边说：‘毫无疑问他是死了。顺便说一句，我想库尔兹先生这会也一定死了。’

“这是我当时最主要的思想。我有一种特别失望的感觉，似乎已经发现自己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东西其实并不存在。即使我漂洋过海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跟库尔兹先生谈次话，我的情绪恐怕还没这个糟。跟……谈话……我把一只鞋子扔出船外，突然间意识到这正是我一直盼望的——跟库尔兹先生谈话。说来也怪，我发现自己从没想像过他在做事情，而老是想像他在

说话。我从没跟自己说‘现在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或‘这下子我再也不能和他握手了’，而是‘我再也听不见他说话了’。这人是声音的形式出现的，当然这不是说我没把他和某种行动联系起来，不是有人以各种各样嫉妒和羡慕的语气告诉我他收集、交换、哄骗和偷来的象牙比所有其他的代理人弄来的象牙加在一起还要多吗？关键不在这儿，关键在于他是一个天才，在他的才能当中最突出而且让人感觉确实存在的是他说话的本领，他的言谈——他的表达才能，那种令人迷惑不解、那种令人拨云见日、那种最崇高伟大而又最卑鄙下流、那种使光明之河为之抖动的表达才能，或者是从无法穿透的黑暗深处涌出的欺骗性。

“另一只鞋子也飞到那该死的河上去了。我心里想道：‘天哪！全完了。我们来得太晚了。’在一根长矛、一支箭或一根木棍之下，他已经消失了——那种才能已经消失了。到头来我还是听不到那家伙说话，——我的悲伤之情夸张强烈得令人惊奇，跟我在丛林中听到的野蛮人的悲嚎差不多。即使被剥夺了信仰，或失去了生活目标，我也不会感到如此的孤独和凄凉。……你为什么粗野地叹气？荒唐？是的，是很荒唐。老天爷！难道一个人就不可以——哎，给我一点烟。……”

他停住不说了，一阵沉默。一根火柴点着，照亮了马洛那瘦瘦的脸，疲惫不堪，两颊凹陷，眼睑低垂，一条条皱纹向下延伸，看上去他正集中注意力在思考什么。他使劲地吸着烟斗，烟斗上的火苗有规律地一隐一现，马洛那张脸庞也跟着在黑暗中时隐时没。火柴熄灭了。

“荒唐！”他叫了一声。“当你想讲点什么时，最糟糕的就是这个……你们大家都在这儿，每人都有两个可靠的地点，安然停泊着，就像一艘船抛了两个锚；这边拐弯处是一家肉铺，

另一个拐弯站着个警察，胃口极好，体温正常，——听着——一年到头都正常。荒唐，你们说荒唐，让荒唐见鬼去吧！亲爱的伙计，对一个完全是由于神经紧张而把一双新鞋子扔出船的人，你还能指望他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奇怪，自己当时怎么没掉眼泪。总的来说，我还是为自己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到自豪。想到要失去听天才库尔兹先生谈话的宝贵机会，我感到非常痛心。当然我错了，那机会正等着我呢。是的，我听得还太多了，而且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一个声音，除了声音他就所剩无几了。我听到——他——它——这个声音——许多其他的声音——所有这些人都是以声音的形式出现的——那时的记忆一直在我脑际萦回，它看不见，摸不着，好像一句无边无际而又莫名其妙的话语留下的正在消失的余音，愚蠢、残暴、肮脏、野蛮，或者说简直就是下流，无任何意义。声音，声音——甚至是那女孩本身——好了——”

他沉默了好长一会儿。

突然他又说了起来：“最后我是用一个谎言揭穿了他那套才能。女孩！什么女孩？我提到女孩了吗？噢，她跟这事没关系，完全没关系。她们，我指的是女人们，跟这事没关系，也应该没关系。我们必须帮助她们呆在她们自己那个美丽的世界中，否则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糟。是的，一定不能把她扯进来。你们真应该听听那个出土文物似的库尔兹先生说‘我的未婚妻’这句话。这样你们就会立刻了解到她跟此事是怎样毫无关系。还有库尔兹先生高贵的前额！人们说头发有时会继续生长，但这——这个标本，却秃得让你过目不忘。荒野曾拍过他的脑袋，你们看，这脑袋像个球——一个象牙球；荒野也曾抚摸过他，看，他枯萎了；荒野曾接受他、爱他、拥抱他，进入他的血管，消耗他的肌体，并用魔鬼的种种让人不可思议的仪

式把他的灵魂永远封闭在荒野中，他成了荒野的骄子和宠儿。象牙？我想是这样。成堆成堆的象牙，那破旧的泥棚都快让象牙撑破了。你会以为在那片土地上，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连一根象牙都没留下。‘大多数都成化石了’，经理以一种颇不以为然的口气说。那些象牙和我一样都没变成化石，但当他们把象牙挖出来时，却称它们为化石。有时这些黑人好像确实把象牙埋起来，但埋得不够深，无法挽救天才库尔兹先生的命运。我们的汽船装满象牙，还有许多堆在甲板上，这样他爱看多久、欣赏多久都可以，因为这欣赏象牙的爱好他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们真应该听他说‘我的象牙’这句话；是的，我听过。‘我的未婚妻，我的象牙，我的贸易站，我的河，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属于他。这使我屏住呼吸，等着倾听荒野发出的洪亮的笑声，这笑声定能震天动地，使恒星无法安坐其位。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不过这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属于什么，究竟有多少种黑暗势力占据了他。正是这种想法使得你毛骨悚然，这简直令人难以想像——而且这样想像对人也没好处。在这块土地的魔鬼中他已处于高位——我的话是字面意思。你们不懂。你们怎么会懂呢？——你们脚下是坚面的人行道，周围是随时准备为你欢呼或向你袭击的善良的邻居，你们小心翼翼地往返于那个肉店和警察之间，心里存着对谣言、绞刑架和疯人院的恐慌——你们怎么能想像得出来一双毫无约束的脚会把他带到什么样的原始时代呢？走过荒原——完全的荒凉，没有警察——走过沉寂，死一般的沉寂，连善良邻居悄声提醒你注意公众舆论的警告声都听不见。这些细节往往是问题的关键，当它们都不存在时，你必须依靠自己内在的力量，依靠你忠于信仰的能力。当然，你有可能愚蠢过头，反面不会出错——太迟钝了，甚至不知道自己正遭受种种

黑暗势力的围攻。我认为没有一个傻瓜曾为自己的灵魂与魔鬼达成交易：要么是傻瓜太傻，要么就是魔鬼太鬼——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总之两者必居其一。或者说你是一位至高无尚的非凡人物，除了圣音圣景，其他的一切你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么大地对于你只是一个立足点而已——这样对你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我就不想妄言了。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两者皆非。对于我们来说，大地是生存的地方，住在这里我们必须忍受种种的景象、声音还有臭气。天哪！——比如说，我们得吸入河马味而不受其感染。难道你没看见？你的力量起作用了，就是你对自己能力的信念，相信自己能挖出一些不显眼的洞把这些东西埋进去——是你忠心耿耿的力量，不是忠诚于自己，而是忠诚于一种抽象的、压断你脊梁骨的事业。这就够难了。注意，我不是想找借口，也不是想解释——我是想跟自己说明——说明库尔兹先生——说明库尔兹先生的阴魂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不知从哪儿来的阴魂，在它完全消失之前，因其对我令人惊奇的信任而让我感到荣幸，这是因为它能和我讲英语。原来的库尔兹有一部分教育是在英国接受的——他自己还好心地告诉过我——说他的同情从没用错地方。他母亲是半个英国人，他父亲是半个法国人。整个欧洲对库尔兹的成人都作出贡献；不久，我就了解到肃清野蛮习俗国际组织委托他起草一份报告，作为该组织未来工作的指导，这事做得非常恰当。他写了，我看见过，而且也读了。雄辩有力，振振有辞，不过我认为太危言耸听。他竟然能抽时间密密麻麻地写了十七页！但这一定是在他——这么说吧——在他神经错乱之前。为了写这个，他还得去主持某些半夜举行的舞会，这些舞会结束时总要举行一些无法形容的仪式——据我在不同时候所听到的说法来推测——这些仪式是献给他的——你们明白吗？——是献给库

尔兹先生的。不过这报告写得很美。但从我后来得知的情况来看，现在觉得开头那段是不祥的。他一开始就抛出这样的论调，说什么从我们白人现有的发展水平来看，‘在野蛮人的眼里必定是神人——我们是带着类似神的威力接近他们的，’如此等等，等等。‘只要我们运用一下自己的意志，我们就能永远对他们行使一种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等等，等等。从那点出发，他说得天花乱坠，我都被他迷住了。你们知道这篇夸夸其谈的文章虽然不好记，但措词可谓气派堂皇，让我感觉到庄严的神灵所拥有的异乎寻常的浩然之气，使我充满激情。这就是雄辩的无穷威力——词藻的——极度高尚的词藻的无穷威力。词句如施了魔法般地流畅，没有任何实际的暗示来打断它，只是最后一页的页边上才有一条类似注解性的东西，显然是后来才信手涂上去的，而且笔迹不稳，可以看作是对一种方法的说明。这段话非常简单，写在呼吁各种利他主义情感的动人文章的最后，它就像晴空中的一道闪电，既一目了然，也恐怖吓人，向我们发出火一般的呼喊：‘消灭这些畜生！’让人纳闷的是他显然把那很有价值的补充忘得干干净净，因为后来当他有点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一再地恳求我好好照管‘我的小册子’（他这么称），因为这东西对他未来的事业肯定会有很大影响。关于这一切我的信息非常可靠，而且最后发现我还得照顾他死后的名声。为了这本小册子我做的事已经够多了，应该有不可争辩的权力（如果我高兴的话）把它扔进垃圾箱里，让它与人类文明的垃圾和（用修辞的手法说）一切死狗烂猫一起永远享受安宁。但你们知道，那时我不能这样做。他不可能被人忘记。不管他是什么，反正他非同一般。他有一种蛊惑或恐吓那些原始人的威力，能让他们跳一种夸张的魔舞来向他致敬；他还能使那朝圣者渺小的灵魂充满痛苦和忧虑：他至少有一个

忠诚的朋友，他在世界上征服了一个既非原始愚昧，也非利欲熏心的人。不，我忘不了他。虽然我并不打算证明这家伙值得我们牺牲这么多条人命去寻找，但我还是忘不了他。我非常想念刚死去不久的掌舵工，——甚至当他尸体还躺在驾驶室里的時候，我已经想念他了。为这么一个价值不如黑色撒哈拉沙漠一颗沙石的野蛮人感到遗憾，你们也许会感到十分离奇。但难道你们没看见他确实做了点事，他掌过舵；连续几个月他一直跟在我的身后——一个帮手——一件工具。这是一种伙伴关系，他为我掌舵——我就得照顾他，我为他的缺陷而担心，于是我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纽带，而只是在这根纽带突然断了之后我才意识到。他被击中时投向我的目光中所含有的那份亲密和深奥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就像宣布一种在决定性时刻确立下来的远亲关系。

“可怜的傻瓜！要是他不去管那扇窗就好了。他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就像库尔兹先生——一棵随风倒的树。我一换好干拖鞋，就把他拖出去；不过拖他出去之前，我首先把矛从他身上拔出，我承认这事我是紧闭着双眼干的。他的两只脚跟一起越过了门口小小的台阶；肩膀紧贴着我的胸部；我拚命地从背后把他搂住。噢，他重，真重，我觉得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重。接着我就把他扔到河里去了。水流卷走了他，仿佛带走了一捆草，我看见他的尸体翻了两次，然后便永远消失了。当时所有的朝圣者和经理都聚集在驾驶室周围带棚的甲板上，像一群激动的喜鹊唧唧喳喳地叫着，有人还愤愤不平地说我把尸体处理得太仓促了，没心肝。他们为什么想把尸体留在船上，我无法猜测，也许是想给他涂防腐香油吧。不过，我还听到下面甲板上传来另一个人的咕哝声，非常不怀好意。我的那些伐木工朋友同样感到愤慨，他们好像更有理由

——虽然我承认这理由本身是相当不能让人接受的；噢，相当无法让人接受！我已拿定主意，如果刚死去的掌舵工非得被吃掉的话，那只有鱼儿才能享受。他活着时是一个二流的掌舵工，现在死了，或许能成为上等的诱饵，并可能引起什么惊人的麻烦。再说，我自己正急着去掌舵，那个穿粉红睡衣的人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笨蛋。

“那简单的葬礼一完毕我就去掌舵了。我们在河正中以半速前进，同时我听到有人在谈论我。他们对库尔兹已经不抱希望了，对贸易站也不抱希望了；库尔兹死了，贸易站烧毁了，等等，等等。那个红头发的朝圣者一想到已经为可怜的库尔兹先生报仇雪恨就激动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喂，我们一定在那个丛林中把他们杀了个痛快。你认为呢？说呀？’他真的跳起舞来了，这嗜血成性劲头十足的小叫化子。而实际上当他看见那个受伤的掌舵工时，他差不多昏过去了！我禁不住对他说：‘不管怎样，你们枪是打痛快了。’从当时树梢的飘动和瑟瑟的响声我已看出几乎所有的子弹都射得太高了。如果不瞄准，不把枪托在肩头，那就什么也打不中；但这些家伙是闭着眼睛把枪托在腕部上射出去的。我认为（而且我觉得自己是对的）是汽船汽笛的啸声把他们吓退的，一听到这么说，他们忘掉了库尔兹，全都怒气冲冲地冲着我表示抗议。

“经理站在舵轮旁悄悄地对我说无论如何必须在天黑前赶到河的下流。这时我看见远处河岸边有一块空旷地，还有某种建筑物的轮廓。‘那是什么？’我问。他惊奇地拍了拍手，叫道：‘贸易站！’我马上向岸边靠去，仍然是半速前进。

“从望远镜里我可以看见山坡上寸草不生，只是稀稀拉拉地点缀着几棵树；山顶上一排长长的破房子半截埋在高高的草丛里；尖屋顶上的大洞从远处看都是些黑黑的裂口；背景是从

林和树木。没有围墙，也没有什么篱笆；不过显然是曾经有过，因为在房子附近还残留着一排六根的细柱子，粗略地修整过，柱顶装饰着雕刻过的圆形木球。柱子之间的栏杆，或不管什么当年曾经有过的东西，已经消失了。当然周围全是森林，河岸看得很清楚，河边有个白人带着一顶像车轮似的大帽子，不停地用手在跟人打招呼。我把那森林的边缘上下仔细地查看了一番，几乎可以肯定有人在活动——人影到处无声息地移动着。我小心翼翼地把船开过去，然后关了引擎，让它自己漂着。岸上的那个人开始喊叫起来，催我们上岸。‘我们遭到进攻了，’经理嚷道。‘我知道，我知道，没事的，’另一个回答着，要多高兴有多高兴。‘来吧，没事的。我真高兴。’

“他的外表让我想起了曾经见过的某种东西——我曾经在哪儿见过的一种滑稽可笑的东西。我边驾着船靠岸边问自己，‘这家伙像什么呢？’突然间我想起来了，他像个小丑。他的衣服是由某种材料做成的，大概是棕色荷兰棉布吧，但到处都是补丁，有颜色鲜艳的补丁，蓝的，红的，黄的，——背上补丁，胸前是补丁，手肘上、膝盖上全是补丁；上衣的衣边镶着彩条，裤脚是猩红色的边；阳光使他看上去特别地愉快，而且也出奇地整洁，因为这些补丁补得非常漂亮。一张孩子气的脸，没长胡子，很白净，谈不上有什么特点，鼻子尖尖，蓝色的小眼睛，那张坦诚的脸上时而微笑时而皱眉，就像大风扫过的平原上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阴云密布。他叫道：‘小心点，船长！昨晚在这儿打了个树桩。’什么！又是树桩！我承认我骂得非常难听。我差点把这艘跛脚船戳个洞来宣布这次迷人航行的结束。岸上那小丑冲我翘起他那哈叭狗似的鼻子，满脸欢笑地问我：‘你是英国人吗？’我从舵轮上喊道：‘你是吗？’他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摇了摇头，似乎为我的失望而感到抱歉。

接着他又高兴起来了，鼓励地说：‘不要紧的！’我问：‘我们来得及吗？’他回答说：‘他在那上面，’他把头朝山上扬了扬，突然面色又变得阴郁了。他的脸就像春天的天空，说变就变，一会儿乌云密布一会儿阳光灿烂。

“当经理在全副武装的朝圣者们的尾随下去了那幢房子，那家伙就上船来了。我说：‘听着，我可不喜欢这样。那些土著人正在树林里躲着呢。’他认真地说让我放心，没事儿。又补充道：‘他们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很高兴你们来了，我整天都在驱赶他们。’我叫道：‘但你刚才不是说了没事的吗？’他回答道：‘他们并无恶意。’当我瞪眼看他时，他又改口说：‘不全是这样。’接着他又愉快地说：‘我敢说，你的驾驶室需要打扫了。’紧接着他又建议我在锅炉里存足足够的蒸气以便碰到麻烦时可以拉响汽笛。‘汽笛好好地叫上一声比你所有的枪支都管用，他们是些头脑简单的人。’他重复着这句话。他讲话速度快得让我没法插嘴，好像是要补偿一下他度过的许多寂寞日子，实际上他自己也笑着说事实就是这样。‘你跟库尔兹先生谈过话吗？’我问，‘你不是跟那个人谈话，而是听他说话，’他以一种赞扬的口气认真地说，‘但现在——’他挥了挥手臂，眨眼功夫就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中。一会儿他又跳了起来，抓住我的两只手，不停地摇着，同时还喋喋不休地说：‘水手兄弟……荣誉……高兴……快乐……自我介绍一下……俄国人……主教的儿子……唐波夫政府……什么？烟草！英国烟草，上等的英国烟草！真够朋友。抽烟？不抽烟的水手上哪儿找呀！’

“抽着烟他平静下来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他是从学校跑出来，搭一艘俄国船出了海；又从船上逃出，有一段时间在英国人船上干活；现在已经跟那位主教和解了。他一定要那样做。

‘人年轻时总要见见世面，积累经验，长长见识。’‘上这儿长长见识！’我打断他的话。‘这可说不准！我就在这儿见到了库尔兹先生，’他说话时表现出一副年轻人的郑重其事和不以为然的神态。那以后我就不再插话了。好像是他说服了岸上一家荷兰人开的贸易公司给他配备一些供给品和货物，心情轻松地出发去内陆，像婴儿似的一点没考虑会发生什么事。他一个人在那条河上流浪了二年，跟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断绝了联系。‘我并不像我看上去那么年轻。我二十五了，’他说。接着他又饶有兴趣地往下讲：‘开始老范·舒登总叫我见鬼去，但我一直跟着他，谈呀，说呀，唠叨不休，所以他就给我一些便宜货和几枝枪，跟我说他再也不想见到我。好心肠的荷兰老头，范·舒登！一年前我给他寄去一点象牙，这样的话，等我回去时他就不会叫我小偷了。希望他收到了，至于其他我并不在乎。我给你存好了一些木头，那就是我的旧房子，你看见了吗？’

“我把陶森写的书给了他。他好像想吻我，但又克制住了。他欣喜若狂地看着书，说：‘我剩下的唯一一本书了，我还以为丢了昵。你也知道，一个人到处跑会遇到许多麻烦。独木船有时会翻掉——有时候当那些人发怒时你得赶紧跑开。’他一页一页地翻着书。‘你用俄语记笔记吗？’我问；他点点头。‘我还以为用密码写的呢，’我说；他笑了笑，开始变得严肃起来，说：‘我费了不少劲来挡开那些人’；‘他们想把你杀掉吗？’我问。‘不，没有！’他大声嚷起来，然后又克制住了自己。‘那他们为什么要进攻我们？’我追问道。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不好意思地说：‘他们不想让他走。’‘他们不想让他走？’我好奇地问道；他故弄玄虚地点点头，‘告诉你吧，’他大声叫道，‘这人让我长了见识。’他伸开双臂，一双蓝色的小

眼睛圆睁睁地盯着我。

三

“我看着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就站在我面前，穿一件五颜六色的衣服，好像是从一家滑稽剧团里跑出来似的，充满热情，但让人难以置信。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大不可能、不可思议而且完全令人迷惑的事，他是个解不开的谜。他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怎么会跑这么远，又怎么会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没立刻消失，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他说：‘我往前走一段，再往前走一段，一直走到很远很远，远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回去。不要紧，有的是时间，我会有办法的。你快把库尔兹带走——快——我告诉你。’在他色彩斑驳的破衣服下面，在他的贫困、孤独和无益的漫游所必然带来的凄凉下而洋溢着青春的魅力。几个月——几年——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在那儿勇敢但又麻木地活着，俨然是一副坚不可摧的样子，而这全凭他的年轻和不顾后果的蛮勇。我不禁对他有些羡慕，有些嫉妒。这种魅力促使他勇往直前，这种魅力使得他刀枪不入。毫无疑问，他从这片荒原中想得到的只是能让他呼吸和前进的空间，仅此而已。他的需要就是生存下去，不惜冒最大的危险，不惜忍受最大限度的贫困勇往直前。如果说完全纯洁、不计得失、不讲实效的冒险精神曾经支配过人类的话，那这个浑身补丁的年轻人就是一个。我简直是嫉妒他拥有这股谦卑而明亮的火焰，它似乎完全烧毁了自我思想，甚至他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你都会忘了是他——你眼前的这个人——曾经历过这些事情。不过，他对库尔兹先生的忠心我并不嫉妒。他没思考过，忠心落到他的身上，他便以一种狂热的宿命论态度接受了它。

我必须说，在我看来这种忠心无论从哪方面都是他目前所碰到的最危险的东西。

“他们不可避免地碰到一起，就像两艘无风面停泊的船只，终于边靠边地停着。我想库尔兹需要听众，因为有时在森林里扎营，他们彻夜长谈；或者可能性更大一点是库尔兹一个人在讲。‘我们什么都谈，’他说，回忆令他相当激动，‘我忘了还有睡觉这回事。长夜好像一个小时似的一眨眼就过去了。什么都谈！什么都谈！……也谈到爱。’‘他竟然跟你谈爱！’我反问一句，觉得非常好玩。‘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他几乎是激昂地叫着，‘我们只是泛泛而谈。他让我明白许多事情——许多事情。’

“他抬起了双臂。当时我们站在甲板上，我那帮伐木工的工头正懒洋洋地在旁闲逛着，那双有力而又闪亮的眼睛朝他看去。我转过身来，不知为什么，但我敢向你保证，这片土地、这条河流、这带丛林，以及这阳光灿烂的苍穹本身从来从来没让我感到如此绝望、如此黑暗、如此让人无法渗透、对人类的弱点如此地毫无怜悯。‘那么，打那以后你就当然跟他在一起喽？’我问。

“恰恰相反。他们的交往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打断，正如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他曾两次护理库尔兹先生，帮他度过了大病（他谈起这事就好像谈到什么惊险的伟绩），不过一般说来库尔兹都是一个人到处走的，走到森林的深处。‘经常是这样，我来到这贸易站得等上好几天他才露面，’他说，‘啊，真值得等！——有时候。’‘他在干什么呢？勘探，或是什么别的？’我问；‘是的，当然是勘探。他发现了许许多多村庄，还有一个湖——他没有确切知道在哪个方向；问太多了会有危险——不过他的大多数勘探都是为了象牙。’我反驳说：‘可他那时没货

跟别人换呀。’‘还剩下许多子弹呢，’他说着，双眼看向远处。‘坦白地说，他抢劫了这片土地，’我说。他点了点头。‘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他嘟嘟囔囔地说了些关于沿湖村庄的事。‘库尔兹让整个部落都服从他，对吗？’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说：‘他们崇拜他。’说这句话时他的语调非常特别，我不禁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看到他很想谈库尔兹又不肯谈及的复杂表情，我觉得很惊异。库尔兹充满了他的生活，占据了他的思想，左右着他的情感。‘你指望怎样呢？’他突然大声嚷了起来，‘他是带着雷电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你知道他们从没见过那种东西，因而觉得很可怕。他有时是会显得很恐怖，你不能像衡量普通人那样衡量库尔兹先生。不，不能，绝对不能。为了让你有所了解，现在——告诉你也无所谓，有一天他想开枪打死我，但我仍不想议论他。’‘打死你！为什么？’我大叫一声；‘我房子附近那个村的首领给我一点象牙，你知道我经常帮他们打猎。他想要，而且没有任何理由。他扬言除非我把象牙给他并离开那片土地，否则他就要开枪打死我，因为他能这么做，而且他也喜欢，他想杀谁就杀谁，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这话一点不假。我把象牙给了他，我有什么好计较呢？但我没离开那个地方。不，不能，我不能离开他，当然在我们和好之前我得小心。那时他生了第二场病。后来我不得不躲着他；但我不在乎。他大多数时间都住在河边的那些村庄里。当他沿河下来时，有时会来找我，而有时我还是小心为妙。这个人受的苦难太多，他恨所有这一切，但不知怎的又摆脱不了。每当我有机会，我就央求他趁早离开，甚至主动提出来陪他回国。他总是说好的，然后又留下不走了；再次出发去猎取象牙，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在这些人中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他自己——你知道。’‘天哪！他疯

了，’我说。他气愤地抗议说库尔兹先生不可能疯；还说如果我，就在两天前，听见过库尔兹谈话，那就不敢提‘发疯’这词。……谈话时我已举起望远镜，正对着河岸看着，扫视着森林两边的界限和屋子后面。我感觉那边树丛里躲着人，那么沉寂，那么安静——静得像山顶上的那个破房子，这让我感到很不安。这个惊人的故事与其说是他讲给我听的，还不如说是我从凄凉的感慨，再加上他的耸肩、不连贯的话语以及以深深叹息而告终的暗示作为补充想像出来的；而从自然的外表上看不出任何迹象。森林无动于衷，像一副假面具——沉甸甸地像扇紧闭着的监牢大门——它们凝视着，那神情就像心里什么都明白似的，因而在耐心地等待着，沉默得让人无法接近。这俄国人告诉我就在最近库尔兹先生还带着湖边部落里的全部斗士来过河岸。他已几个月不见踪影——我想大约是在那儿设法取得当地人的崇拜吧——这回又神出鬼没地出现了，看样子是想过河或到下游进行一次抢劫。显而易见，想获取更多象牙的欲望占了上风，压倒了一——该怎么说呢——压倒了物质欲较弱的抱负。不过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我听说他躺倒了，孤立无助，所以我就来了——趁机帮他做点事，’这俄国人说，‘他的情况非常糟，非常糟。’我把望远镜的镜头对着那座房子，发现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只见那屋顶已经倒塌，长长的泥墙露出草丛，还有三个大小不一的方窗口，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我猛地一震，那早已不知去向的篱笆所留下的几根柱子，其中一根跳入我的镜头。你们应该记得我曾经说过一些试图用来装饰的东西在这片废墟中远看时给人印象很深，现在突然看上去更近了，第一效果是惊得我把头往后用力一仰，好像是躲开迎面过来的一拳。然后我拿着望远镜一根柱子一根柱子地看过来，发现自己的错误所在。这些圆圆的结不是装饰品，而是

有象征意义的。它们富有含义又令人迷惑，引人注目又令人心神不安——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思考的余地，也为从空中往下看的兀鹫（如果有的话）提供了粮食；但不管怎样它只为那些勤劳并愿意爬上柱子的蚂蚁提供粮食。那些柱子上的人头如果不是面朝屋子方向的话，那给人的印象会更深。只有一个，也就是我最先认出的那个，是朝我这边的。我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震惊，往后一退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出乎意料罢了。你们知道我原以为看见的是一个圆木头。我特地再去看看自己看到的第一个人头——在那儿挂着呢，黑黑的，干干的，两颊凹陷，双目紧闭，——一颗似乎是在柱子顶上睡着了的人头，那干缩的嘴唇露出窄窄的一线白牙齿，它在微笑着，永恒地微笑着，对着那个在永恒的沉睡中所做的无休止的滑稽的梦而微笑。

“我并不是在泄露任何贸易机密，实际上经理后来说过库尔兹先生的方法毁了整个地区。关于这点我没什么看法，但是有一点我想让你们清楚，那就是那些人头在那儿没有任何好处，它们只能表明库尔兹先生在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时毫无克制，表明他身上有欠缺的地方——某种小小的品质，每当迫切需要时，在他娓娓动听的雄辩中就找不到了。他自己是否知道这一缺点我无从得知，不过我认为他最终是明白的——只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明白。但这片荒原早已把他看透，对他的疯狂侵略进行了狠狠的报复。我认为荒原曾悄悄地告诉他关于他本人的一些情况，那些他自己不知道而且是在他与这片伟大的荒原交流之前根本没概念的东西——这种悄声交谈已证明有不可抗拒的迷惑力。它在他的体内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是一片空虚。……我放下望远镜，那颗刚才看上去近得可以说话的人头似乎突然从我身边跳开，远得让人无法

企及。

“库尔兹先生的崇拜者有点垂头丧气，他用一种匆忙而又含糊不清的声音开始向我保证，说他不敢把这些——算是象征吧——取下来。他不怕土著人，因为库尔兹先生不下命令，他们是不会动的。库尔兹的主宰地位是超乎寻常的。这地方周围一带都是这些人的营地，头领们每天都要来看他，而且每次都趴着走……‘我不想知道任何接近库尔兹先生时用的仪式，’我大声嚷道。说来也怪，我竟会产生这种感觉，觉得这些细节比库尔兹先生窗下柱子上晾的人头还要令人难以忍受，那毕竟只是一个野蛮的奇观罢了。那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似乎被带到了某个充满难以名状的恐惧而又暗淡无光的地方，那儿简单纯粹的原始状态对人是一种有益的宽慰，因为它显然是有权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那年轻人吃惊地看着我，我猜他大概没料到我并不崇拜库尔兹先生。他忘了我没有听过那些精彩的独白，关于什么来着？关于爱，关于公正，关于生活的行为准则或关于其他什么别的。如果说到在库尔兹先生前趴着走的话，他会跟那帮野蛮中最野的一个趴得一样。我不了解情况，他说这些头是叛乱者的头。我的笑声让他大为震惊。叛乱者！接下去我还会听到什么样的名称呢？有过敌人、罪犯、工人——这些是叛乱者，那些叛乱者的头在我看来都是服服贴贴地呆在柱子上。‘你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如何磨练像库尔兹这样的人，’库尔兹的最后一个信徒大声说。‘那么，对你呢？’我问。‘我！我！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思想，我不想从任何人那儿得到任何东西。你怎么能把我与他相比？……’他太激动了，表达不出来，突然他支持不住了，呻吟说：‘我不知道，我一直尽我所能让他活下来，这就够了。这一切我都没插手，我没能力。这儿连续几个月没一滴药，也没有供病人吃的食

物。他被人可耻地遗弃了。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伟大的思想，竟然被人遗弃，可耻呀，可耻！最后的十个夜晚我都没睡……’

“他的声音消失在黄昏的宁静中。我们谈话时，森林长长的影子滑下山坡，越过了那堆废墟，越过那一行有象征意义的柱子。所有这一切全笼罩在昏暗中，而在下面的我们却沐浴在阳光灿烂之中。与空阔地平行的那河段在一种寂静和耀眼的光辉中闪闪发光，上游和下游都是黑暗阴沉的河弯。河岸上一个人影都看不见，连森林都不再瑟瑟作响。

“突然那屋子的拐角处出现了一群人，好像是刚从地里钻出来似的。他们在齐腰深的杂草中跋涉着，大家挤得很紧，抬着一副临时凑成的担架。突然间在空旷的原野上响起了一声叫声，尖得刺破了宁静的空气，就像一支利箭直飞大地的心脏；好像是施了魔法似的，人流——赤身裸体的人——手执长矛，带着弓箭和盾牌，目露凶光，动作野蛮，经过阴暗沉思的森林，涌入这片开阔地。有那么一会儿，丛林颤抖，野草摇晃，接着一切都静下来，似乎在专注地倾听着。

“‘要是他当时不对他们说那几句该说的话，那我们全完了，’我胳膊肘边的俄国人说。抬担架的那帮人在离汽船还有一半路的地方停下，好像变成了化石。我看见担架上的人坐起来，瘦瘦的，一只胳膊举得很高，高出抬担架人的肩膀。‘希望善于泛泛谈论仁爱的人这次能找些特殊的理由救救我们的命，’我说。对于我们目前处境中荒唐的危险我非常反感，似乎受凶残幽灵支配的倒霉事已经不可避免了。我听不见声音，但通过望远镜我看得见那个瘦瘦的胳膊发布命令似的伸在那儿，下巴活动着，幽灵似的眼睛深陷在皮包骨头的脑袋上，阴森森地闪着光，头古怪地在扭动着。库尔兹——库尔兹——在

德语中是短的意思，不是吗？这名字跟他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事，也跟他死亡时的一切事一样地真实。他看上去至少有七英尺高。身上盖的东西已经掉下来了，露出了身体，又可怜又吓人，就像是从裹尸布中钻出来似的。我看见他的肋骨在动，瘦骨嶙峋的手臂在挥舞。这情景就像用老象牙雕刻出来的会活动的死神正在威胁一帮一动不动、用闪亮的黑铜制作而成的人。我看见他张大了嘴——这使他显得不可思议的贪婪，好像他想吞下整个天空、整个地球以及他面前所有的人，我隐约听见一阵低沉的话音。一定是他在喊叫。突然他向后倒下，担架摇了摇，抬担架的人又蹒跚地往前走；几乎是与此同时我注意到那帮土人在没有任何明显撤退动作的情况下突然消失了，好像刚才突然把他们喷出来的森林这会儿又突然一口气把他们收了回去。

“担架后面跟着的朝圣者中有几个背着枪——两支长枪、一支重步枪、一支轻型转轮卡宾枪——这位可怜的丘比特的雷电。经理在他脑袋边走着，俯身跟他嘀咕着什么。他们把他放在一间小船舱里——刚够得上放一张床和一二个方便小凳，你们知道。我们把他耽搁了的信都带来，床上散满了许多拆开了的信封和打开了的信。他的手虚弱地在这些纸中摸着，眼中射出的光芒以及镇定自若的倦怠表情让我惊讶。这不大像是久病虚弱的样子，他好像并不痛苦，这幽灵看上去满足而又平静，似乎此刻他的所有情感都已填平。

“他晃了晃乎中的信，盯着我说：‘我很高兴。’有人给他写信，而且信中谈的是我。这些特殊的推荐又出现了。他毫不费劲就发出那么洪亮的声音，甚至连嘴唇都不动一动，这确实让人惊奇。声音！一个声音！严肃、深沉、富有穿透力，而这发出声音的人看起来连低声细语的力气都没有了。不过他还是

有足够的力气，无疑是硬撑出来的，差点弄得我们大家都没命，这点你马上会听到。

“经理默默地出现在门口；我马上走过去，他随手把帘子拉上。朝圣者们都好奇地打量着俄国人，他正盯着河岸看。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

“从远处可以看出黑乎乎的人影，在阴沉沉的森林边缘模糊不清地移动着；河边两个古铜色的人形，倚着长矛，头上带着有斑点的兽皮做成的奇异头饰，如雕像般威武地伫立在那儿。沿着闪光的河岸一个充满野性的美丽女人幽灵般从左朝右走去。

“她迈着有节奏的步伐向前走着，身穿条纹毛边的衣服，目空一切地践踏脚下的土地，身上野蛮人用的装饰品丁当作响闪闪发光。她高高地昂着头；发型做成一个头盔的形状；膝部以下裹着铜制饰品，铜丝编织的臂铠包到手肘；茶褐色的脸上泛着红晕，脖子上套着无数条玻璃珠子串成的项链；她身上挂满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符咒以及巫师送的礼物，每走一步都丁当作响闪闪发光。她身上带的东西肯定有好几根象牙的价值。她野蛮而又出众，狂暴而又威严；她心慌不忙地走着，步伐里有某种预示着不祥而又庄严的东西。在这悲伤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一片沉寂，这广袤的荒野以及那有着丰饶和神秘生命的巨大躯体似乎都在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仿佛在看它自身黑暗而充满激情的灵魂所显示出来的形象。

“她走到与汽船平行的地方，立住不动，而朝我们，长长的影子投在水边上。她那野性的悲哀和无言的痛苦中混杂着由某种内心斗争主意未决而带来的恐惧，因而脸上表情凄惨并且凶猛。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盯着我们，恰像荒原本身，仿佛它正思考着一种难以猜测的目的。整整一分钟过去了，她这才

往前走了一步，身上发出一阵低低的丁当声，黄色金属隐约一闪，镶花边的衣服轻轻摆动，她停住了，好像失去了勇气。我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吼了一声，背后的那些朝圣者喃喃低语。她眼睛直盯着我们，仿佛她的生命取决于她那凝视不动的目光。突然间她伸开裸露的双臂，直挺挺地举过头顶，似乎她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要去触摸天空。与此同时，快速移动的影子投向大地，扫过河面，把我们的汽船也卷入了它那阴沉的怀抱。整个天空浮动着可怕的沉寂。

“她慢慢地转身走开了，沿着河岸，走进了左边的丛林。在她消失之前，从丛林的暮色中她那双闪亮的眼睛只回头朝我们看了一次。

“‘如果她自己提出要到船上来的话，我真要认为我会开枪打死她的，’穿着补丁的那个人紧张地说。‘最近的两个星期为了阻止她进屋我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有一天她进来了，为了我从储藏室捡来补衣服用的那些破布而跟我大吵一架。当时我穿得不体面，一定是这个原因，因为她怒气冲冲地跟库尔兹谈了一个小时，还不时地用手指指我。我不懂这部落的方言。那天我运气好，库尔兹病得太厉害了，没力气管这事，否则肯定会出事的。我不知道……不——我真的理解不了。也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这时我听见库尔兹在帘子后低声地叫着：‘救救我！——你的意思是救救象牙吧。不要说别的。救救我！是呀，我已经不得不救你了。你现在打乱了我的各项计划。病！病！还没病到你愿想像的那种程度，不要紧。我会实行我的计划——我会回来的，我会让你们看看我能干些什么。你连同你那些没出息的想法正干扰着我的计划。我会回来的，我……’

“经理出来了。令我感到荣幸的是他挽起我的手臂把我带

到一边，说：‘他情况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觉得有必要叹口气，但没有做到自始至终表现出悲哀的样子。‘我们已经为他尽力了——不是吗？但有个不可掩盖的事实：库尔兹先生对于这个公司是过大于功。他没意识到时机尚未成熟，还不适合采取强硬的行动。小心，谨慎——这就是我的原则。我们还必须谨慎。这个地区一段时间内对我们还是进不去。可叹呀！总的来说，我们的贸易要受到损失。我不否认现在有数量可观的象牙——大多是地下挖出来的腐烂货。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救出象牙——但你看这处境是多么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方法不好。’我看着河岸，说：‘你说方法不好？’他激动地说：‘毫无疑问。难道你不这么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方法，’过了一会儿我喃喃地说。‘一点不错，’他兴奋地说。‘我早料到这点。这表明他完全缺乏判断力。我有责任在恰当的时候指出来。’我说：‘哦，那家伙——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泥水匠，他会替你写出一份清楚的报告。’有那么一会儿他不知说什么好。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呼吸过这么恶劣的空气，因而在精神上转向库尔兹寻求解脱——绝对是寻求解脱。我强调说：‘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库尔兹先生是一个杰出人物。’他吃了一惊，朝我冷冰冰而且是恶狠狠地看了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他曾经是。’然后就转过身去不理睬我了。我受欢迎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发现自己被归入库尔兹一类，属于时机尚未成熟方法的支持者：我也是错误的。不过一个人如有机会选择，哪怕是恶梦，也就算不错了。

“实际上我是转向荒原寻求解脱，而不是向库尔兹先生，他，我愿意承认，等于是进了坟墓。有那么一会儿我也觉得自己被埋在一个充满难言秘密的大坟墓中。我感到一股难以忍受的力量正压迫着我的胸部，一种潮湿的泥土味，一股无形的压

倒一切的腐败味，一种难以穿透的夜的黑暗……俄国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听见他含糊不清结结巴巴地说什么‘水手兄弟——无法隐瞒——知道一些会损害库尔兹先生名声的事’，我等着他说完。显而易见，对于他来说库尔兹先生仍没进坟墓；我怀疑在他心目中库尔兹先生是永生不死的。我终于说：‘好啦，讲出来吧。我正好是库尔兹先生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

“他非常郑重其事地声明要不是我们是‘同行’，考虑到后果他会保守秘密的。‘他怀疑白人这方面对他存心不良，而且正在积极酝酿着——’‘你说得不错，’我说，当时我想起了曾偷听到的一段对话。‘经理认为应该吊死你。’听到这一消息他显得很担心，这让我开始觉得挺有意思。‘我最好还是悄悄地避开，’他认真地说，‘我不能在为库尔兹先生做什么了，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借口。拿什么来阻止他们呢？离这儿三百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兵站。’我说：‘听我的话，如果你在附近土人那儿有朋友的话，最好还是走吧。’他回答道：‘多着呢，他们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你也知道，我一无所求。’他站在那儿咬着嘴唇，然后说：‘我不想让这儿的白人们受到什么伤害，不过当然我考虑的是库尔兹先生的名声——不过你是水手兄弟，而且——’过了一会儿，我说：‘放心，只要我在，库尔兹先生的名声肯定没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这句话时有几分真诚。

“他放低了声音告诉我正是库尔兹下命令进攻这汽船的。‘有时他想起人家要把他带走，他就憎恨——当时他又以为人家……不过，这些事情我不懂，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以为这样就会把你们吓走——你们以为他死了就不会来找他了。我没法阻止他。最近一个月我日子可真难过。’我说：‘很好，他

这会儿没事了。’‘是，是的，’他咕哝着说，显然不是很相信。我说：‘谢谢，我会注意的。’‘可你别提起呀，嗯？’他焦急地求我。‘要是这儿有人知道，那他的名声可就糟了。’我非常认真地保证我一定守口如瓶。‘我有一条小船，还有三个黑人，在不远处等着。我要走了，你能给我几颗马蒂尼-亨利枪的子弹吗？’我有子弹，而且真给了他，不过做得相当机密。他朝我眨了眨眼睛，自己动手拿了我一把烟丝。‘你知道，水手之间——上好的英国烟丝。’走到驾驶室门口时，他转过身来，说：‘喂，你难道就没一双多余的鞋了吗？’他提起一只脚，‘你看。’鞋底是用打满了结头的绳子像草鞋一样捆在脚底上的。我翻出一双旧鞋子，他珍惜地看了看，然后把它塞在左腋下。他的一只衣袋（鲜红的）塞满了子弹，胀得鼓鼓的；另一只衣袋（深蓝的）露出那本陶森的书，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似乎觉得自己已做好充分准备，可以重新去跟荒原进行一番较量。‘呀，我再也，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你该听听他背诵诗——是他自己写的，他告诉我的。诗！’他回想起这些快乐的事时，眼睛圆圆地转动着。‘哦，他开阔了我的眼界！’我说：‘再见吧。’他与我握了握手，便消失在黑夜中。有时我不禁问自己是否真的遇见过他——是否真能遇见这样古怪的人！……

“半夜之后不久我醒来时，想起了他的警告。他曾提醒我有危险，在那星光点点的黑暗中，这种危险好像真的会存在，我不得不起来去查看一番。山上燃烧着一堆大火，刚好照亮了贸易站歪斜的屋角。其中一名代理人带着从我们这儿选去的几个黑人全副武装正在为象牙站岗放哨；然而在森林深处，红色闪光摇曳不定，在那模糊不清、圆柱形的、浓重的黑暗中好像时而隐没时而升起，这红光让我们看清了库尔兹先生崇拜者们

的确切营地，他们正在惊魂不定地监视着。一只大鼓单调的击鼓声使空中充满了沉闷的震响和徘徊的颤动。许多人各自念诵某种奇怪的咒语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从那黑漆漆的森林中传出，就像是蜜蜂出蜂房时发出的声音，对我半醒半睡的感官产生着一种奇异的麻醉效果。我想当时我是倚着船上栏杆打了个盹，突然爆发的一阵喊叫，一种被压抑的神秘的狂乱势不可遏地迸发出来，惊醒了我，使我不知所措。但这一切都突然被打断了，而那种低低的嗡嗡声仍在继续着，所产生的寂静既让人充耳可闻又具有镇定效果。我不经意地朝船舱里望了一眼，发现里面点着一盏灯，但库尔兹先生不在那儿。

“我想如果我当时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我肯定会大叫起来。但我开始以为自己看错了——这事似乎不可能。实际上，我完全被茫然的恐惧、纯粹抽象的惊骇吓坏了，而这种恐惧和惊骇与任何明确形态的肉体危险没有丝毫联系。是什么使这种情感变得如此不可抗拒，是——我该怎么下定义呢？——我所受到的精神上的震撼，仿佛是什么非常荒谬、令人不愿去想、让灵魂痛恨的东西出乎意料地硬塞给我。当然这种感觉是一闪而过，接着就是那种常有的处境极其危险的感觉，觉得有可能会突然出现一场进攻或大屠杀，或诸如此类的事，灾祸迫在眉睫，而其实这既令我高兴，又让我镇静。实际上这种情况令我的心情大为平静，所以我没叫出声来。

“有位代理人裹着一件长外套睡在一把椅子上，离我就三英尺远。那喊叫声没把他吵醒；他轻轻地打着鼻鼾；我让他一个人去睡，自己一步跳到岸上。我没有出卖库尔兹——我发过誓永远不出卖他——命中注定我必须忠实于我所选择的恶梦。我很想独自去对付这个幽灵，——直至今天我仍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小气，不愿让人来分享那段经历所拥有的独特的黑暗。

“我一上岸就发现一行痕迹——穿过野草的一条宽宽的痕迹。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是如何兴高采烈地自言自语，‘他不能走路——他用四肢在爬行——我找到他了。’草上湿漉漉地散着露水。我捏紧拳头大踏步地快速前进。当时我模模糊糊地想像着自己扑倒在他身上揍他一顿。我不知道。我有过一些愚蠢的念头。织绒线的老女人和那只猫闯进了我的记忆，这事的另一端就坐着这么一个不相称的人。我看见一排朝圣者从他们抵在髋部的温彻斯特枪中往空中射子弹。我想我是再也不可能回到汽船上去了，想像着自己将孤苦无助手无寸铁地生活在森林中，一直到老。你们知道，就是这些愚蠢的念头。我记得我把鼓声当作了自己的心跳，而且还对它平静而有规律的节奏而感到高兴。

“我直顺着那条痕迹追去，追了一会又停下来听听。夜色非常清朗；深蓝色的天空闪烁着露珠和星光，在这种背景衬托下黑色的东西静静地伫立着。我觉得前面有什么在动。那天夜里我对一切都出奇地有把握。实际上我已离开那条痕迹，跑了大大的半个圈（我完全相信自己当时还在暗暗发笑），想跑到那个有动静地方的前面，那个我看到过在动的地方——如果我确实看到过的话。我想智胜库尔兹，我们好像在玩一场孩子的游戏。

“我追着他了，如果他没听见我来，我当时肯定就绊倒在他身上了，可他及时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瘦瘦长长的，形象模糊不清，仿佛是大地吐出一股水汽，轻轻地摆动着，朦胧不清一声不响地站在我面前；我身后篝火正在树丛中隐现，林中传出了许多人的嘈杂声。我巧妙地截住了他的去路；但当我真的跟他面对面站着时，我似乎清醒了；我非常确切地看出了危险的程度。危险远远没有消除。要是他叫起来怎

么办？虽然他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但声音里仍充满活力。他用他那深沉的声音说：‘走开——你自己躲起来。’这声音非常可怕。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们离最近的那堆火不出三十码。一个黑色的人影站起来，迈开两条黑黑的长腿，挥动着两只长长的黑臂，从火光前走过。它头上有一对角——我想是羚羊角吧。毫无疑问，是一个术士，一个巫师。看上去够吓人的。‘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轻声地问。‘完全清楚，’他回答道，而且还特地抬高了声音，这声音听上去像是从远处传来似的，不过很响亮，仿佛从话筒里传出来的呼叫。我心里想道：‘要是他大叫起来，那我们可就完了。’这显然不是殴斗的场合，去揍那个幽灵——一个四处漂泊受尽折磨的人——是非常自然的事，但却令人反感。我说：‘你快完蛋了，彻底地完蛋。’你知道人有时会突来灵感。我的话一点不错，虽然当时他已彻彻底底地快完蛋了，但我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基础正在奠定——坚持——坚持直到最后——直到永远。

“‘我有宏伟的计划，’他犹豫不决地喃喃低语；‘是的，’我说，‘但如果你想叫的话，我会用——砸烂你的脑袋。’附近既无棍棒也无石块。于是我改口说：‘我干脆把你掐死。’他恳求说：‘我就要去做一些大事，’声音中充满着渴望，那种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语调让我不寒而栗。‘现在为了这个愚蠢的流氓——’‘你在欧洲的成功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已有了保证，’我镇静地对他说。你们知道我并不想掐死他，说实在的，掐死他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效果。我想破除这个魔法——荒原沉重而无声的魔法——它似乎唤醒库尔兹已经遗忘了的野性本能，让他想起他曾经得到满足的狂野的激情，从而把他拖向它那无情的怀抱。我确信正是这个原因才把他引出来，奔向森林的边缘，投向丛林，朝着那火光、朝着那鼓声、朝着那古怪咒

语所发出的嗡嗡声奔去；正是这个才使他那无法无天的灵魂越出了许可范围内的灵感。难道你们没看出我们处境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是否在头上敲一棍——虽然我也非常形象地感觉到这种危险的存在——而是在于我要对付这么一个人，并且不能借助任何高尚或卑鄙东西的名义对付他。我甚至得像那些黑人们一样祈求他——他本人——他那得意洋洋令人难以置信的堕落。我知道，既没什么东西凌驾于他之上也没什么受他支配。他把自己折腾得都不食人间烟火了。这该死的人！他把地球都踢成碎片了。他独自一人，站在他而前，我不知自己是脚踏实地呢，还是漂浮在空中。我一直在告诉你们我们的谈话内容——重复我们讲过的话——但又有什么用处呢？都是些普通的日常用语，一些生活中每一个醒着的日子里都要用的熟悉而又含糊的声音。但那又怎么样呢？我认为，这些话使人联想到梦境中才听到的话语和恶梦中才讲出的句子，真可怕。灵魂！如果有人曾跟灵魂抗争过，那就是我。而且我当时也不是与疯子争辩。不管你们是否相信，反正他当时神志相当清楚，而且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自己身上，集中得令人害怕，真的。他的头脑也很清楚。我只有一个机会，当然除非当场把他掐死，但这个做法不好，因为不可避免地要发出声音。但他的灵魂疯了。由于一个人在荒原上呆着，他的灵魂曾自我反省过，天哪！我告诉你们，他的灵魂疯了。我想由于我所犯下的罪孽，我不得不经历一番考验，亲自去窥探一下他的灵魂。没有一种雄辩像他最后吐露的真话那样能摧毁一个人对人类的信念。他内心也有一番斗争。我看见了，可以说我听见了。我看到了一个灵魂内所存在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奥秘，一个没有节制、没有信念、不知恐惧然而又是在内心盲目进行斗争的灵魂。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当我最后让他躺在那张长沙发上的时候，我擦了擦

额上的汗，我的两条腿在发抖，仿佛背着半吨东西下山似的。其实我只不过是搀扶着他，他那瘦骨嶙峋的双臂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他比一个孩子重不了多少。

“第二天中午当我们离开时，那帮人又从树林中涌了出来，于是空阔地上、山坡上到处都是古铜色的赤身裸体的人，他们呼吸着，颤动着。其实我一直知道那树林后面有人。我先把船往上游开了一点，然后再转过来往下游开去，两千只眼睛盯着这只溅起浪花、突突作响的水中怪物的每一个动作变化，看着它用可怕的尾巴击打着水面向空中吐着黑烟。在第一排人的前面，有三个人从头到脚都涂着鲜红的泥土，正沿着河岸焦躁不安地来回迈大步；当我们再次开到与他们平行的地方时，他们面朝着河流，跺着脚，点着长角的头，摇摆着猩红的身体；他们朝这只凶猛的水中怪物挥动着一束黑色的羽毛和一张拖着一条尾巴的癞狗皮（看上去像晒干了的葫芦）；他们间歇性地一齐喊出一连串令人迷惑不解的话语，根本不像人类语言所发出的声音；而那突然被打断的这群人的喃喃低语声则好像是在回答着某种邪恶的祈祷。

“我们把库尔兹先生搬进了驾驶室，因为那儿空气更充足一点。他躺在长沙发上，通过打开的窗户向外凝视着。那帮人开始骚动起来。那个发型像钢盔、脸色棕黄的女人冲到河的最边缘。她伸出双手，口中喊着什么，所有那帮野蛮的暴民跟着她一齐吼叫起来，声音清晰，快速而急促。

“‘这话你懂吗？’”我问。

“他越过我望着窗外，目光中充满着火一般的渴望，脸上还带着忧郁与仇恨相混合的表情。他没回答，但我看见了他的微笑，一丝意义难以捉摸的微笑出现在他那苍白的嘴唇上，过了一會兒，嘴唇痉挛似的抽动了一下。‘难道我不懂吗？’他慢

慢地说，这些话好像是被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从口中拖出来似的。

“我拉了一下汽笛；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看见甲板上的朝圣者们拿出了枪，那架势像是要取乐一番。汽笛的突然尖叫在那堆躯体中引起了一阵恐慌。‘不要这样！别把他们吓跑，’甲板上的一个人不高兴地大叫起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拉着绳子。他们四散逃走了。他们跳着，蹲着，转着方向，躲避着那声音带来的恐惧。那三个涂成红色的家伙直挺挺地倒下了，在岸上脸朝下趴着，好像被枪打死了似的。只有那个野蛮而又显高贵的女人连退都没退一步，隔着这条阴沉闪光的河把裸露的手臂伸向我们。

“接着甲板上的这帮蠢货开起他们卑鄙的玩笑，由于烟雾我再也看不见什么了。

“棕黄色的河流从黑暗的河心流出，以我们来时两倍的速度载着我们顺流而下，驶向大海；库尔兹的生命也在很快地衰退，退呀，退，从他的心脏退向那无情的时间的海洋。经理非常平静，现在他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担忧，他理解而又满足地看了我们俩人一眼：这件事完全按原来所期望的那样了结了。我看出在那帮主张‘错误方法’的人当中，不久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朝圣者们用不欢迎的眼光看着我。可以这么说，我要跟死人归为一类了。真奇怪，我竟然就接受了这种出乎意料的伙伴关系，选择了这些恶梦，它们是在这片被这些卑鄙贪婪的幽灵侵略的黑暗大地上强加给我的。

“库尔兹讲话了。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它直到最后一刻仍是深沉的。库尔兹曾经有一种力量，能把心中荒芜的黑暗掩藏在滔滔不绝的雄辩中，但他的声音比他那力量生存得更久。他在挣扎！他在挣扎！现在有些阴影——顺从地围绕着由他那

如簧巧舌转化而来的财富与名声——正萦绕在他那疲惫的头脑所留下的那片荒芜中。我的未婚妻、我的贸易站、我的事业、我的思想观点——这些就是他时不时要发表的关于他崇高情操的话题。真库尔兹的阴魂频繁光顾这个空洞的假库尔兹的床前，命中注定这个假库尔兹很快就要被埋在这片原始土地上。但是这个假库尔兹曾经深入过的那些奥秘引起了魔鬼般的爱和不可思议的恨，这两者正在为占有他的灵魂而斗争；他的灵魂充满着原始的情感，渴望着声誉和虚名，追求着徒有其表的成功及权利。

“有时他幼稚得让人看不起。他曾计划在那个不为人知的鬼地方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渴望自己从那儿回来时皇帝能去火车站恭候他的光临。他总是说：‘你要让他们看到你身上有真正有利可图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无限度地承认你的才干。当然你还得注意动机——正确的动机——要永远注意。’千篇一律的长长河道、一模一样的单调河弯，以及大量的百年大树从汽船边滑过，那些大树耐心地目送着这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肮脏的破铁片，它是变革的先驱，征服、贸易、屠杀和福音的先行者。我驾着汽船，目观前方。‘把窗关掉，看着这个我受不了，’有一天库尔兹突然说；我照做了。一阵沉默。‘但我还要来榨取你的心！’他对着那片无形的荒原大呼一声。

“正如我所料，我们的船出故障了，只好在一座小岛的尽头停下来修理。这次耽搁是动摇库尔兹信心的第一件事。一天早上他交给我一包文件和照片——两样东西用鞋带捆在一起。他说：‘替我保留着。那个讨厌的傻瓜（指经理）在我不注意的时候要偷看我的箱子。’下午我看见他时，他正闭着眼睛仰卧着，我悄悄地退出，但还是听到他在喃喃低语：‘为人要正直，死，死……’我听着，他没说什么别的。他是在梦中练习

演讲呢，还是念着报上哪篇文章的只言片语？他一直在给报纸写文章，而且还打算继续写。‘为了推崇我的思想。这是责任。’

“他的内心是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我看着他，就如你们俯身窥视一个躺在悬崖脚下终日不见阳光的人。但我没多少时间可以用在他身上，因为我得帮助机修师拆卸几只漏气的汽缸，把一根连接杆拉直，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生活在一大堆地狱般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废铁、锉刀、螺帽、螺栓、扳手、锤子、齿轮——这些都是我害怕的东西，因为我不会用。幸好我们船上还有锻炉，我就照管那东西；我成天在这堆废铜烂铁中劳累着——除非我得了疟疾站不住。

“一天晚上我点着一支蜡烛进屋，很惊奇地听他用稍微有点颤抖的声音说：‘我躺在黑暗中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烛光离他的眼睛不到一英尺远。我强迫自己轻声地回了一句：‘胡说！’然后就像钉在那儿似的站在他的床前。

“我以前从没在他的脸上看到类似这样的变化，希望以后也不要再看见。哦，我没有受到什么感触，而是被强烈地吸引住了。好像撕去了一层面纱，在那张象牙似的脸上，我看到了阴沉的骄傲、无情的力量、怯懦的恐惧——强烈而又无助的绝望表情。在这恍然大悟的关键时刻他是否又在细细地回顾着曾有过的欲望、诱惑和屈服呢？他对着某个形象、某个幻影轻轻地喊了一声——他喊了两次，可声音比呼吸高不了多少。

“‘可怕！可怕呀！’

“我吹灭了蜡烛，离开船舱。朝圣者们都在餐厅里吃饭，我在经理对面坐了下来，他抬起眼睛询问似的看了我一眼，对此我没加理会。他向后一靠，神态安详，以他特有的微笑封住了他那深不可测的卑鄙的城府。一群群小苍蝇不停地飞到灯

上、台布上，还飞到我们的手上和脸上。突然经理的听差在门口露出他那目空一切的黑脑袋，用尖刻轻蔑的口气说：‘库尔兹先生——他死了。’

“所有朝圣者都冲出去看。我原地不动，继续用餐。我相信他们肯定认为我无情到残酷的程度。然而我并没吃下去多少。餐厅里有灯——亮光，难道你们不明白——外边很黑，黑得可怕。我再也没有走近那位杰出的人——那个曾对自己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上所经历的冒险作出了判断的人。那声音消失了。还会有什么别的呢？当然我知道第二天朝圣者把什么东西埋在了一个泥坑里。

“接着他们差点把我也埋了。

“不过你们也知道了，我并没马上跟库尔兹一起去。我没有，我留下来把恶梦做完，再次表示我对库尔兹先生的忠诚。命运，我的命运！生命是个滑稽可笑的东西——徒劳地对无情的逻辑作出神秘的安排。从生命中你所能得到的最多无非是对自己的认识——但认识得太晚——一大堆无法弥补的遗憾。我曾与死亡搏斗过，这种搏斗要多没意思就多没意思。它在一片看不见摸不着的灰暗中进行，脚下及四周空无一物，没有观众，没有呐喊，没有荣耀，没有对胜利的巨大渴望，也没有对失败的极大恐惧，在一种不冷不热的怀疑主义的病态气氛中进行，你对自己的权利不怎么相信，更不相信你对手的权利。如果这样就算大智大慧的表现，那生命这个谜比我们一些人想像得要更难解。我差点就逮着最后一个机会把话说出来了，但我惭愧地发现我也许并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断言库尔兹先生是杰出人物的原因：他总有话可说，而且他说了。因为我在他身边窥视过，所以我更能明白他那眼神的含义，那看不见烛光却圆睁得足以容下整个宇宙、锋利得足以穿透在黑暗中

跳动的所有心脏的眼神。他已经总结过了——已经下了结论：‘可怕！’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毕竟这是某种信仰的表白；它公正、坚定，在低声细语中跳动着反抗的音符，有一种让人一瞥可见的真理的可怕面貌——欲望与仇恨奇怪地结合在一起。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我自己当时的窘境——一种阴沉心情的幻觉，不可名状，充满肉体痛苦；对所有事物的瞬息即逝——包括痛苦本身，表现出来的一种漫不经心的蔑视。不，我记住的不是这个，而是他的窘境，我好像亲自经历过他的窘境。没错，他确实迈出了那最后一大步，也跨过了那个边缘，而我却得到允许，缩回了犹豫不决的脚步。也许不同就在这里；也许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真理、所有的真诚都浓缩在那微不足道的一刻，我们都在那一刻跨过了无形的门槛。也许！我往往想我的总结该不只是一句漫不经心的轻蔑话吧。他的喊叫要好得多——好多了。它是一种肯定，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这种胜利是以无数次的失败、极度的恐怖，以及可恶的满足为代价的。但它仍是一场胜利！为此，我一直到最后，乃至他死后都对库尔兹忠心耿耿；长时间后当我再次听到时，不再是他的声音，而是他那滔滔不绝的雄辩通过一座透明纯洁得像水晶山崖似的灵魂传给我的回声。

“不，他们没把我埋掉，虽然我隐约记得有一段时间（想起来既让人惊异不已又让人不寒而栗）我穿行于一个既无希望也无欲望的不可思议的世界中。我发现自己又回到那座坟墓般的城市，看到人们匆匆忙忙地在街上来来往往，去窃取别人的一点钱，吞下他们低劣的食物，灌下他们那不干不净的啤酒，做着他们愚蠢而又毫无意义的梦，看到这些我就愤怒。他们妨碍了我的思考。他们是侵略者，他们对生活的了解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恼火的假象，因为我敢肯定我懂的东西他们根

本就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举止只不过是普通人在安全绝对有保证的情况下各司其事的举止，却令我反感，就像在无法理解的危险面前仍在炫耀着自己的愚蠢。我并不特别想去开导他们，但要想克制住自己不当他们的面嘲笑却有点难，他们目空一切自以为了不起。我敢说当时我身体不是很好。我在街上踉踉跄跄地走着——有各种事情要处理——朝着那些非常可敬的人们苦笑着。我承认我的行为不可原谅，不过那时我的体温很少正常。我亲爱的姑姑曾尽量想让我‘养足力气’，看来都做得文不对题。要养的不是我的力气，而是我的想像力需要得到安慰。我保存着库尔兹给我的那包文件，不知该怎么处理才好。他母亲最近死了，据说病中是他的未婚妻看护的。一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架着金边眼镜、一副公事公办样子的人有一天来找我，打听一些事。开始绕着弯子，后来又讨好巴结再三恳求，想打听一些他擅自称作文件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在那边我就为此跟经理吵过两架。那时我就拒绝交出那两包东西，哪怕是最小的纸片也不行；对这个带眼镜的人我也是同样的态度。最后他恶狠狠地威胁我，怒气冲冲地说公司有权知道关于‘领地’的每一点信息。他说：‘库尔兹先生对那些未开发地区的了解肯定是广泛而独特——因为他有非凡的才能，也因为他所处的悲惨的处境。’我向他保证，库尔兹先生的了解不管有多广泛，都与商业和管理方面的事无关。接着他提出科学作为理由：‘那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我把关于‘消灭野蛮习俗’的报告给他，并且把那条附言撕掉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来，但结果却对此不屑一顾，轻蔑地说：‘这不是我们有权了解的东西。’我说：‘那就不要指望别的了。只有五封私人信件。’他走的时候威胁说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处理此事，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但二天后，有个自

称是库尔兹表弟的人来了，非常迫切地想听听他亲爱的亲戚最后时刻的细节。他偶尔提到库尔兹原本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那人说：‘他具备获得巨大成功的素质。’他自己是一个风琴手（我相信），一头平直的灰发披散在油腻的大衣领子上。对他的话我没理由怀疑；直至今天我仍说不出库尔兹的职业，不知他是否有过职业——他的最大的才能又是什么。我曾以为他是个为报纸投稿的画家，或者是个会画画的记者——但连他的那个表兄（他在跟我谈话时吸过鼻烟）都讲不清楚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他是个全才——关于这点我同意这家伙的看法，为此他用一块很大的棉手帕擤了擤鼻子，声音弄得很响，然后带着老年人的激动心情告辞了，拿走几封无关紧要的家信和备忘录。最后，来了一位新闻记者，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亲爱的同事’的情况。这位来访者告诉我库尔兹的本行应该是‘站在民众一边’的政治家。他长着一对乌黑笔直的眉毛，粗硬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只眼镜系在一根宽带子上；谈得起劲时，他便说了实话；他说库尔兹根本不会写文章——‘可是，老天哪！那人的口才真不一般。他能震撼大会场。他有信仰——难道你们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信仰。他能让自己相信任何东西——任何东西。让他去做一个极端派政党的领袖，他肯定会很出色。’‘什么政党？’我问。‘无论什么样的政党，’对方回答。‘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难道我不是这样认为吗？我同意他的看法。他突然好奇地问我是否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库尔兹去那边的。我说：‘知道。’立即把那份著名的报告递给他让他去发表（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他匆匆忙忙地浏览一遍，口中不断地念念有词，认为‘可以发表’，便带着这个掠夺来的东西走了。

“最后我只留下薄薄的一包和那女孩的照片。我认为她很

美——我意思是说她的脸部表情很美。我知道可以通过阳光在照片上造成错觉，但谁都会觉得脸上那层细微的真诚，无论是摆布阳光还是姿态都无法装出来。她似乎准备倾听你的诉说，毫无内心的保留，没有丝毫的猜疑，没有考虑过自己。我决定回去亲自把照片和信还给她。好奇？是的；但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情感。属于库尔兹的东西都已从我手上交出了：他的灵魂、他的躯体、他的贸易站、他的计划、他的象牙、他的事业。留下的只有他的名声和他的未婚妻——我想把这个也交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交给过去——把他留给我的一切东西都亲自交给我们共同命运的最后两个字——忘却。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许是无意识中一种忠诚的冲动，也许是想实现潜伏于人类生存事实中的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必然。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但我去了。

“我认为他死后留给人们的记忆就像其他死者一样——一些阴影最终快速地从人们头脑中掠过时所留下的一种模糊的印象；但在高大沉重的门前，在静穆得像墓地中一条维护良好的通道般的大街两边的高大房子之间，我仿佛看到了他躺在担架上的情景；他贪婪地张大着嘴巴，似乎要把整个地球连同生活着的人类一起吞下。当时他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跟活着时一模一样——一个对光彩的外表和可怕的现实都贪得无厌的影子；比黑夜的影子更黑的影子，隐藏在高贵华丽的雄辩外表下。那幻象好像跟我一起进了屋——那担架，那幽灵般抬担架的人，那群对他唯命是从的崇拜者，那森林的阴郁气氛，那黑漆漆弯道间河面的闪光，那规律而低沉的鼓声，如同心跳——一颗征服黑暗的心的跳动。对于荒原来说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一场侵略性的报复性的袭击，我认为我必须独自阻止它，为的是拯救另一个灵魂。在那遥远的地方，在头上长角的

形体在我背后骚动之际，在那红红的火光中，在那耐心等待的森林中，他跟我说过一些话，现在这些话又断断续续地回到我的耳边，让我再次听到这些简单的话中所带有的不祥和恐怖的信息。我记起了他可怜的恳求、卑鄙的威胁、填不满的邪恶欲望、他灵魂的丑恶、折磨和极度的痛苦。后来我仿佛看到了他镇定自若但又无精打采的样子，有一天，他说：‘现在这么多象牙真的全是我的了，公司没付钱。我是冒着巨大的个人生命危险收集起来的。不过我仍担心他们会想办法据为己有。嗯，这事挺难办的。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反抗？我要的只不过是公正。’……他只求公正——只求公正。我在二楼的红木门前拉响了门铃，我在等的时候，他似乎从玻璃窗里往外瞪着我——那眼神硕大无比，好像要包容、谴责、憎恶整个宇宙。我仿佛听见了他低沉的喊叫：‘可怕！可怕呀！’

“夜幕降临。我得在一间高大的客厅里等待接见；那客厅有三扇落地窗，好像三根裹着帷幔的发光的柱子。家具的镀金弯脚和靠背在模糊不清的曲线中闪着光，那高高的大理石壁炉泛着冷冰冰的纪念碑似的白光。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架大钢琴；平滑的表面发出黑色的光，好像一具浅黑色的磨光的石棺。一扇高高的门开了又关上——我站了起来。

“她走向前来，一身黑装，脸色苍白，在暮色中向我飘来。她在服丧。他死了一年多了，一年多前消息传来；看上去她会永远记住他并为他带孝。她拉着我的双手，喃喃低语说：‘我听说你要来。’我注意到她已不是很年轻了——我指她不怎么女孩子气。她有一种成熟的忠诚、信仰和承受的能力。房间似乎变得更黑了，仿佛那个阴云密布的傍晚所有的悲哀都聚集在她的额头上。这头漂亮的头发，这苍白的脸色，这纯洁的眉头似乎都被灰色的光环包围着，透过这光环，一双黑亮的眼睛在

凝视着我。她的眼神是坦率的、深沉的、自信的，也是信赖别人的。她昂着悲伤的头，好像她为这份悲伤感到自豪似的，好像她要说，我——只有我才知道他配得上什么样的哀悼。我们握手时，她脸上出现一种可怕的凄凉神色，看得出来她是个不甘受时间捉弄的人。对她来说，他昨天才死。天哪！那印象的力量是如此之大，我也似乎觉得他是昨天才死的——不，这会儿才死。我在同一刹那看见了他们俩——他的死亡和她的悲哀——我看见了在他死的那一刹那间她的悲哀。你们明白吗？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我听到他们在一起。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活下来了’；在她那绝望和遗憾交织在一起的口气中，我那竖起来倾听的耳朵似乎清清楚楚地听到对他永恒的谴责所作的低声总结。我问自己究竟在那干什么，只觉得心里一阵恐慌，好像闯进了一个残酷并且充满荒唐奥秘的地方，闯进了一个人类不适合看的地方。她示意我坐到一把椅子上。我们一起坐下。我轻轻地把那包东西放在桌子上，她把手放在那上面……她在默哀之后喃喃地说：‘你很了解他。’

“‘在那儿人们熟得很快，’我说，‘人与人之间能了解到什么程度，我就了解他到什么程度。’

“‘而且你崇拜他，’她说，‘认识他的人不可能不崇拜他，是吗？’

“‘他是个杰出的人，’我不置可否地说。接着面对她若有所求的急切的目光，我知道她在等着我再往下说，于是我接着说：‘不可能不……’

“‘爱他，’她迫不及待地把话接完，令我哑然震惊，说不出话来。‘说得对！对极了！但你要知道没人像我这么了解他！我得到他全部崇高的信赖。我最了解他。’

“‘你最了解他，’我重复着她的话。也许她说得对。我们

讲话的时候，房间变得越来越暗，只有她那光滑洁白的额头，在她那不可扑灭的信仰和爱的灯光照耀下，仍闪着亮光。

“‘你曾是他的朋友，’她接着说；‘他的朋友’，她重复了一下，声音比刚才稍高点。‘如果他把这个交给你，托你送给我的话，你一定是他的朋友。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谈谈——噢，我一定要讲。我要你——曾经听到他临终嘱咐的人——知道我配得上他……这不是骄傲。……是的！我自豪地知道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他——他亲口对我说的。自他母亲去逝后，我就没人——没人可以——’

“我听着。暮色更浓了。我甚至没有把握他给我的那包东西是否给对了。我怀疑他想让我照看的是另一包文件；那包东西在他死后，我看见经理在灯光下仔细地检查着。这姑娘谈下去，相信我是同情他的，因而痛苦有所减轻；她像口渴难受的人喝水似的谈下去。我听说她跟库尔兹订婚遭到她家人的反对，因为库尔兹不够富有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是否一辈子都一贫如洗。从他跟我说的话中我可以推测出来他是受不了比较贫穷的生活才到那边去的。

“‘……听过他说话的人谁能不是他的朋友呢？’她说着，‘他靠自己身上最好的品质吸引他们接近他。’她急切地看着我，又接着说：‘这是伟大人物的才能。’她低沉的话音似乎有其他的声音在伴奏，那些我曾听到过的充满神秘、凄凉和悲哀的声音——河流潺潺的流水声，风中摇摆的树木的飒飒声，人群的低语声，从远处传来的无法理解的叫喊所产生的微弱的回响，还有一种从永恒的黑暗外传来的窃窃私语声。‘但你听到他说话了！你懂他的意思！’

“‘是的，我懂，’我说时内心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绝望的感情，但面对她所怀有的信念，面对那伟大的救苦救难的幻觉，

我低下了头；因为那幻觉曾以其超自然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照亮了我无能保护她免受其害，也无能保护我自己免受其害的那种扬扬得意的黑暗。

“‘对我——对我们——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呀，’她非常慷慨地改正说；然后又轻声地添了一句，‘对整个世界。’凭着黄昏的最后亮光，我看见她的眼睛在闪烁，充满了泪水——不会滴下来的泪水。

“‘我曾经非常幸福——非常幸运——非常自豪，’她接着说，‘太幸运了。有一小段时间太幸福了。现在我不幸了——终生不幸。’

“她站起来，那头漂亮的头发在金色的闪光中似乎捉住了夕阳的全部余辉。我也站了起来。

“‘而所有这些，’她悲伤地接着往下说，‘他所有的承诺、所有的伟大、所有慷慨的胸怀、他高贵的心灵，所有这些什么也没留下——除了回忆什么也没留下。你和我——’

“‘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我急忙说。

“‘不！’她大喊一声，‘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失去——这么伟大的生命不应白白牺牲，不可能除了悲哀什么也没留下。你知道他有宏伟的规划。我也知道——也许我不懂——但别人懂。一定会留点什么下来，至少他说过的话没有消失。’

“‘他说过的话会留下来的，’我说。‘还有他树立的榜样，’她自言自语地说：‘人们敬重他——他的每一行为中优秀的品质都在闪光。他的榜样——’

“我说：‘没错，还有他的榜样。是的，还有他的榜样，我给忘了。’

“‘但我没忘。我不能——我无法相信——还无法相信。我无法相信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不能相信人们永远、永远、永

远见不着他了。’

“她伸出双臂，仿佛在追一个退隐去的身影；她把两臂伸在暗处，苍白的手合在一起横在窗前正在消失的窄窄的亮光中。再也见不着他！那时我看他看得非常清楚。只要我活着，我就能见到这个雄辩的幽灵；我也能见到她，一个熟悉的悲哀的阴影，她的姿势很像另一个同样悲哀的人：那个全身挂满无用的符咒，曾在那条魔鬼般的河流、黑暗的河流的粼粼闪光中伸出她那裸露的棕色双臂的人。她突然声音很轻地说：‘他死了，但仍像活着一样。’

“一股隐约的怒气在我心中升起，我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的死都跟他的一生相称。’

“‘可我没跟他在一起，’她咕哝着说。在一种无限的同情面前，我的怒气平息下去了。

“‘能做的都——’我含糊不清地说。

“‘可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比他的亲生母亲——甚至比他自己，都更相信他。他需要我！我！我会珍惜他的每一声叹息，他说过的每一个字，他做过的每一个手势，他有过的每种眼神。’

“我只觉得胸部一阵冰凉，压抑住声音说：‘别。’

“‘原谅我。我——我——独自一人哀悼了这么久——独自一人……你跟他在一起，直到最后？我想起了他的孤独。他身边没有一个人像我这么理解他的。也许没人听……’

“我用发抖的声音说：‘我和他一直呆到最后，我听见了他临终讲的话……’我吓得没往下说。

“她用伤心的语调说：‘把那些话重复一遍吧。我想——我想——要点东西——要点什么——可以靠它活下去。’

“我差点对着她大喊起来：‘难道你没听见？’我们周围的

暮色正以一种持续不断的低语声重复着他最后的话，那低语声就像正在刮起的一阵风似乎威胁着要增强。‘可怕呀！可怕！’

“‘他最后的话——我可以靠着它活下去，’她坚持着，‘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

“我打起精神，慢慢地说：

“‘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是——你的名字。’”

“我听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接着我的心停止了跳动，被一声狂喜而又可怕的喊叫，被一声由于不可想像的胜利和难以名状的痛苦而发出的喊叫吓得停住了。‘我早知道——我有把握的！’……她知道，她有把握。我听见她在哭泣，双手捂着脸。我觉得在我逃走之前，这幢房子会塌下来，天会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但什么也没发生，老天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倒塌。我很想知道，如果我把应属于库尔兹的那份公正还给他的话，天是否会塌下来。他不是说过他只要公正吗？但我不能。我不能告诉她，要不就太黑暗了——实在太黑暗了……”

马洛停下不说了，坐到一边，形象模糊、一声不响，那姿态活像一个打坐默想的菩萨。一段时间里谁也没动。“我们错过第一次退潮了，”经理突然说。我抬起头。远处海面被一堆乌云挡住了，通向天际的宁静的河道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阴沉沉地流动着——似乎流入那无边无际的黑暗的心中。